

隔簾花影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隔  
簾  
花  
影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  
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

顧問

周 林 鮑正鵠 顧廷龍

編委

安平秋 李田意 李致忠 柳存仁

侯忠義 馬幼垣 袁世碩 徐朔方

章培恒 楊牧之 魏同賢

## 前 言

袁世碩

《隔簾花影》四十八回，不題撰人。卷首有四橋居士序，稱觀《金瓶梅》，西門慶平生「淫蕩無節，蠻橫已極」，然所得報應，不過「妻散人亡，家門零落」，「似乎天道悠遠，所報不足以蔽其辜」，所以要「繼正、續編而作」此書。言及「續編」，却僅舉正編之名與所叙之事，個中緣故就在于：此書實際上是刪改丁耀亢的《續金瓶梅》而成，易名為《隔簾花影》。《續金瓶梅》刊行問世不久，康熙四年（一六六五）秋，作者即肇禍被逮下獄，年終結案，詔令焚書。刪改其書，易名而出，顯然是為了蒙混世人之目，逃避文網。四橋居士可能即為刪改者。

此書作者刪改《續金瓶梅》，一是改頭換面：更換了原著主要人物姓名，如改西門慶為南宮吉，吳月娘為楚雲娘，小廝玳安為泰定等，從而也就改寫了原來的回目；二是刪削內容：刪掉了原著中大量引用佛典道經儒理、侈談因果報應的抽象說教，及若干叙寫陰司冥報的情節，同時也刪去了叙宋金間「朝廷君臣忠佞貞淫大案」的內容，如宋徽宗被擄，張邦昌稱帝，韓世忠、梁紅玉戰金山等故事。自然，對少數章節也作了些修改，如刪掉了原書寫西門慶於冥中受刑罰的第四、五兩回，此書便於第一回將南宮吉生前好色貪財之事作了簡單交代；原書第四十一回前後寫春梅托生之梅玉嫁與金國將領之子哈木兒，此書第三十一回前後保留其情節，寫易名之香玉嫁的是宋朝福建將軍之子金子堅。這樣，《隔簾花影》故事情節便較原著集中而緊湊，但

原著所寄寓的借舊事抒明清易代之恨的意思，也就基本消除了。

四橋居士生平不詳。小說《快心編》（課花書屋藏版），亦題「四橋居士評點」。胡士璽先生曾於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四《快心編》條下批注：「按成裕堂刊小本《琵琶記》卷一末題『雍正乙卯春日七旬灌叟程自莘氏校刊於吳門之課花書屋』。又卷首《重刊七才子書序》，末題『雍正乙卯元旦日耕野程士任自莘甫題於成裕堂』。序中有『任老而閑居，優遊一室』語，蓋此為程氏晚年刊，年正七旬也。」（《明清小說論叢》第四輯）時代相合，《隔簾花影》之制作者可能即為此人，待考實。

本書據上海古籍出版社所藏初刻本影印。原書板心高一九四毫米，寬一三六毫米。卷四十八末四頁係抄配而成。但它本此數頁次序有顛倒，而所抄者並無錯簡，或原收藏者發現後故意更換，亦未可知。

古本三世報

隔簾花影

本衙藏板

易曰積善之家必壽考積不善之家必夭折  
積善之家必壽考積不善之家必夭折  
積善之家必壽考積不善之家必夭折  
積善之家必壽考積不善之家必夭折  
積善之家必壽考積不善之家必夭折  
積善之家必壽考積不善之家必夭折  
積善之家必壽考積不善之家必夭折  
積善之家必壽考積不善之家必夭折  
積善之家必壽考積不善之家必夭折  
積善之家必壽考積不善之家必夭折



固不爽毫髮即或為作  
善之人未嘗獲若此惡  
之人未見遭殃其皆不  
無可將然古道無私不  
私於其時必報于其後

不報於其身必報於其  
子孫從未有善人永不  
獲福惡人世言家業也  
報之之機遲速不同人  
特未之深觀而點察了

金瓶梅一書雖係寓言  
但觀西門平生所為淫  
蕩無節毫釐已極一旦  
反才即受臨終乃字辱  
福以終至其報後亦不

過毒散財亡家門戶落  
而心忮乎王道德遠所  
報不足以致之古者此隔  
簾花影四十八卷所以  
繼正續編而作也至

于西門易為利宮月姪  
易為空姪孝可易為慧  
習其條一切人等名曰  
俱更俾閱者驚生筆端  
变幻波瀾綺麗筆量減

其所自始生實此書素  
素不過借影指點去而  
編方相為表裏之妙故  
南宮去生首初色黃時  
寫事於首卷輕、點色

以後怕人情之惡滿載  
應之分明極力描寫以  
見吾人不報無事不報  
直至妻子歷盡苦辛終  
悔于為善以贖前愆而

流已揆之福善細法：  
理孰明較善則善也  
不獨源合于六經之旨  
止為冥于世道人心者  
不小後之覽者幸勿以



可之而勿之也

四橋居士謹頌

新鐫古本批評三世報隔簾花影目錄

第一回

生前業貪財好色

死後報寡婦孤兒

第二回

寡婦避兵拋棄城居投野處

惡奴欺主勾通外賊劫家財

第三回

楚雲娘驚惡夢拾湖珠

岑姑子留男尼念淫佛

第四回

禍機深財未用時先喪命

天報速人纔殺處早傷身

第五回

啣冤賊婦激忿出首仇人賊

無義貪官負德忘刑恩主母

第六回

白眼無情五歲孤兒遭折辱

黃金尙在四條貪命受災殃

第七回

富室貧兒生埋金受報

前愁孽女死對案歸娼

第八回

武女客乘高興林下結盟

文海官怜孤貧雪中送炭

第九回

屠木赤掠賣故人兒

楚雲娘途逢舊僕婦

第十回

南宮吉夢談今昔事

皮員外冤讎綉簾前

第十回。

李師師舖排風月好色貪財

沈子金賣俏行奸先娘後女

第十二回

皮員外使愁錢買臭厭

沈子金塗假血慶新紅

第十三回

看破了想提防一時催百輛

再難來拚不得半夜賊桃夭

第十四回

薄倖郎見金先負義

癡心婦臨死尙思人

第十五回

馬玉嬌美、局騙痴兒

沈子金浪瑣身落圈套

第十六回

櫻桃女有義情戀主投江

千戶子無廉耻吹簫乞食

第十七回

客船上萍踪遇舊人

給孤寺烏棲食殘米

第十八回

高秋嶽君子心義送雲娘

宋狗腿小人情周全泰定

第十九回

留高僧善士參禪

逢故主義僕得信

第二十回

淮安城下萍飄寡婦泣窮途

青浦舟中星散離人驚會面

第二十一回。

花園營有女傷春

沐河橋無心遇舊

第二十二回

30

老守脩雙弁伐枯桑

俏佳人同感泄邪火

第二十三回。

淫女奔隣 狂風雨夜作良媒  
書生避色 指琉璃燭代明燭

第二十四回。

武城縣喬美傳書

齊王府寶兒得意

第二十五回

皮員外冤恨新從頭

李師師風流不到底

第二十六回



青樓穢地鼎分三教堂

大覺正宗旁參百花法

第二十七回

二美女誨淫遊佛殿

一老尼惑衆念蓮經

第二十八回

觀邪教女郎亂性

開齋堂貧婿逢妻

第二十九回

嚴父拜友窺波縱

浪子逢姣童着魔

第三十回

風流子逢怨耦嚴親畢命  
美姣女遇情郎慈母相依

第三十一回。

抱病懷春空房遭鬼魅

貪花懼內借館效鸞鳳

第三十二回

母夜叉強逞今世兇

袁玉奴夢訴前生恨

第三十三回

侯瘸子思妻告狀

丹桂姐着鬼失魂

第三十四回

小莫破大難容脩嘗滯苦  
人齷齪鬼風流悟入空門

第三十五回

蓮淨女看破往因度香玉  
侯瘸子忝明術業了殘生

第三十六回

毛橘塘一服藥安居富貴  
胡員外百萬戶獻作人情

第三十七回

小人有捷徑借財寶以投誠  
奸惡無他能選美人而獻媚

第三十八回

胡員外消衆怒細七分屍  
毛橋塘泄公忿團七受箭

第三十九回

董翠七被騙烹雞  
屠本素受明喂狗

第四十回

月巖師破佛得珠  
趙居士捐家造寺

第四十一回

老寡婦痛無兒甘祝髮

小孝子浪尋母忽遭擒

第四十二回

兌環婦無意逢夫

訪主僕甘心獨宿

第四十三回

小劫賊獻僧爲佛寶

大因緣避婿贈絲鞭

第四十四回

鴛鴦帳和尙婿談經

虎狼穴盜賊妻贈剽

第四十五回

要尋消息貼鄉貫十方堂

誤聽姓名枉奔波甘露寺

第四十六回

離別久母子富財全不識

緣法至主僕對出恰相逢

第四十七回

宿孽償完兒見母

新緣另結客無家

第四十八回

仁義不虧金藏大開佛法

孝慈具足蓮臺現出人倫

新鐫古本批評三世報隔簾花影目錄畢

新編 古本批評繡像三世報隔簾花影

第一回

生前業會財好色

死後報寡婦孤兒

詩曰

古今何地不歌偈。

無臭無聲疑混沌。

饒他好巧逃王法。

論到冥冥彰報應。

又曰

蒼蒼不是巧安排。

獨有青天一坦平。

有張有主最分明。

任是欺瞞脫世評。

何曾毫髮肯容情。

自受皆由自作來。



善惡理明難替代。

影形業在怎分辦。

突當後報驚無妄。

細想前因信正該。

此事從來毫不爽。

不須疑惑不須猜。

話說大宋末年。山東東昌府武城縣地方。有個土財主。覆姓南宮。名吉。他出身市井。乘着一派好時運。做起人家。遂只認做是他自家的才能。本事上得來。便不守本分。凡事竟不管好歹。敢作敢爲。果然運好。偏生做着就得一注財利。故一發做的胆大了。後來做出了名。就費些勢力。扭曲作益。也要做成了。由此做去。雖做得快活。就有些做的人都害怕了。他見人害怕的多。恐防暗算。只得用些貲財。幹了個千戶前程。將身子遮蓋在大權貴的官府名下。使人算計他不得。故地方鄉黨。俱讓他三分。這

南宮吉論他作事強橫。雖然是個小人。却有一段好處。爲人慷慨慈祥。絕不難爲窮苦之人。有人奉承得他快活。便要他周濟些銀錢。他到不吝。故此就有一班小人朋友。在他門下走動。捧他的臀。呵他的卵胞。說他是個豪傑。稱他是個福人。他竟信以爲真。故使着一蓬風。時時傷些天理。竟不自知。然細細想來。他別事傷的天理也還有限。獨到了女色二字上。便死也不顧了。他娶了一個正室。姓楚。小名雲娘。他爲人甚是賢惠。又生得姿容秀潔。要算八九分人才。這南宮吉若是個安分守己之人。娶了如此一個妻子。便終身相守。也不叫做房幃寂寞了。誰知這南宮吉淫心太重。看了桃花紅的可愛。又想着李花白的可憐。便東勾西引。一連就娶了五六個。一個陶氏。綽號銀紐絲。一個

水氏綽號紅綉鞋。這兩個更覺妖冶。最爲南宮吉所溺愛。還有一個喬氏。叫做倩女。原是娼妓出身。還有一個盧氏。小名叫做燕姐。人就順口稱他做盧家燕。還有一個叫做袁玉奴。還有一個了鬢。叫做紅香。頗有幾分顏色。也是南宮吉收在身邊用的。若論財主家。這五、六個妻妾。一一俱是自家用聘財明媒正娶了來家。雖說犯分。却也還不傷天理。怎奈他都是先看上。鑽狗洞。偷到手。然後倚錢勢。歪廝纏。千方百計。謀了來家。不是透拐他的家財。就是謀害他的夫命。如此作爲。你道傷天理。不傷天理。所以天理不容。只活到三十三歲上。就一旦暴病死了。若論他既一身死了。便有些冤債。也可算做償了。誰知這冤債。不是糊塗償得的。有一分。定要還他一分。生前不能償。死後也要償。

的自身不能償子孫也要償的。今生不能償後世也要償的。萬萬不爽。所以叫做三世報。但償在眼前。人便知道他從前的過惡。便歡喜道。這是現世報了。若報到死後。或是子孫。或是後世人。便有知有不知。就知道些影響的大意。也不知天理之報應。一一如此之巧妙。故書愈閒暇。聊將這南宮吉死後與子孫後世昭報之事。細細拈出。請世人三餐飯罷時。一着眼。五夜夢迴裏。一思量也。可見積善降祥。積不善降殃。天理之昭然。有如此。猶於人事之邪心。收一收。庶不負一番立言之意。正是。

淫亂人心。糾不住。

奸邪王法也難查。

惟存天理昭明報。

點滴毫厘不許差。

話說這南宮吉平生所爲不端之事。非一一時也不能細述。若

其大意前已表過。但想他做了一世的閻閻好惡。遲了半生的市井強梁。苦掙的家財。不減泰山北斗。蓋造的房屋。何殊天室。仙宮。坐擁着大妻小妾。呼使着百婢千奴。誰知樂極悲生。泰消否至。一旦貪淫死去。過不得一二年。姦騙來的婢妾。早又被別人奸騙了去。附和他的一班損友。早又去附和他人。家人小厮。逃者逃。盜者盜。十人中存不得一個。生意買賣。原不是將本求利。川流不息之計。故夥計生心。漸漸不能如前。再過些時。消的消。折的折。竟一文也沒得進門。忙檢點家中的時勢。有如秋葉之落。又有如春雪之消。不是動人嘲笑。就是惹人談論。還虧得他。這個正室楚雲娘。是個有志氣。能貞守的婦人。又生了一個遺腹子。叫做慧哥。替他撐持門戶。此將家人。只有一個泰定兒。

不改常守着不去使女。只有細珠已配與泰定做媳婦。有些仁義。跟隨度日。其餘盡皆星散。不知去向。到了徽宗二十一年間。又不幸遇着金兵入寇。把汴京圍了。擄掠金銀子女無算。此時山東河北地方。傳聞得俱被金兵破了。過不多時。口又開得濟南府也破了。衆人都議說。武城去臨清不遠。况一向富庶有名。怎能保得金兵不來。管錢。此時金兵尚不知在何處。早有無數地方土賊。乘着人心慌亂。東西放火。假招搖說是金兵來了。四下裡唬嚇人家。那些膽小的。早逃的逃。躲的躲。紛紛不絕。泰定見打探得知。只得報與楚雲娘知道。楚雲娘聽了。直驚得痴呆。連話都說不出。欲待隨衆逃避。偌大的房屋家計。却叫誰人看管。欲要守定不逃。又恐怕倉促中。被金兵掠去。豈不出醜。我便拚

着一死盡節又想這三四歲的兒子。一旦也遭屠戮。便要絕了南宮之嗣。倒不如棄了家緣。且留得母子之命。再作區處。筭計定了。便叫泰定。將家中房屋。該封的封了。該鎖的鎖了。且遮掩一時。又在家捱了一日。見信息越緊。人家逃躲的。絡繹不絕。便接納不定。只得叫細珠。抱着慧哥。泰定拿着些盤纏。并隨身行李。相伴出門。這楚雲。娘從來出門。俱是擡轎子。雙僕跟隨。何曾自走一步。今見事急。只得走走便走。終是不慣。見了人。未免退縮。縮纔走得三五百步。剛轉得一個灣。不隄防一陣人。亂烘烘。冲將來。口裏只嚷道。不好了。金兵已在後了。雲娘吃了一驚。便顧不得好歹。只跟定細珠。慧哥。往前急走。及走得出城心。纔放些。再回頭看時。早不知泰定。是在那裏。冲散。竟不見。

來了。欲待要找尋，不敢復入城中。欲要等待，又怕撞着金兵。沒奈何，只得隨着衆人，一步一步，往前走去。走了二三里路，忽遇見一个大寺，問人說是普福寺。衆人就有坐在寺門前歇息的，也有進寺去尋躲藏的。楚雲娘此時已走不動，只得也走進寺裏來看光景。不期這普福寺的僧官，蓋造大殿化緣時，曾受了南宮吉五十兩布施，時常送盒盤來走動，一向認得楚雲娘的。忽今日見了，雖知南宮吉已死，却曉得楚雲娘，還是富室，不敢怠慢，只得殷勤款待，留他在一間淨室裏存身。雲娘到了此時，此際便是受恩深處，喜出望外。不料躲不得一兩日，金兵來的信息，一發緊了。這僧官雖說是个和尚，却身邊有些積蓄，也怕有失，便顧不得雲娘的生死，竟趁着黑夜，悄悄躲往遠山破。



寺去了。到了次日。雲娘起來。只兒躲難。婦人越來的多。這僧官與幾個和尚。影兒早已不見。因與細珠說道。僧官逃去。到也罷了。只是這粥飯。却怎生有的吃。細珠道。娘且莫要謊。我方纔在他香積厨下。尋水淨面。看見他還藏着一甕米。在傢伙厨底下。我們且俏俏煮吃了。再作區處。雲娘道。既有米。就好捱了。二人算計着。到夜靜時。佛前取火。煮些稀粥充飢。又苦熬了兩日。不期這一日。天還未亮。早有許多人。跑進寺來。亂嚷道。不好了。金兵已進城。放火殺人。劫擄了城中。劫擄完。只怕還要到城外來。劫擄哩。這普福寺離城不遠。恐亦不能保全。還是躲遠些的好。說話紛七。楚雲娘聽了。早又嚇得心驚膽跳。細珠抱慧哥在懷中。見娘驚慌。也只是啼哭。雲娘欲要住下。又見人都害怕躲去。

了。欲要再尋遠處去躲。泰定又失散了。兩個婦人抱着一個襖子。身邊無錢。又不認得路。却往何處去好。躊躇許久。看土寺裏躲的婦人。一個也沒了。心下越慌。因對細珠商量。道人都走盡。眼見的這裡存不得身了。只好跟着人。隨路去撞了細珠。道沒有別法。只好如此。因依舊抱了慧哥。同着雲娘。走了出來。剛走到大殿上。只見佛面前琉璃底下。早有一個老僧。盤着脚。在那禪打坐。看見雲娘領着細珠。懷抱慧哥。要走出殿去。忽開口叫道。女菩薩。此處安穩。不消別去。楚雲娘此時慌忙。張口雖看見和尚打坐。却不會留心細看。忽聽明叫。他莫去。忙回身一看。時方見那老和尚。

長眉垂作髮。

細骨結成骸。

厚背山般起。

謙腰弓樣排。

白頭籠雪帽。

赤腳踏泥鞋。

妙處請來看。

是呆還是乖。

楚雲娘細看那老僧生得有些異像。又見他出言奇異。知是不凡。因拜倒在地。說道。難婦楚氏。難子慧兒。已是寡婦孤兒。苦不朕言。今又遭此兵火之變。去住無門。正在迷途。乞老佛慈悲。指示一條生路。那老僧道。生列皆是往因。躲避要有緣法。你母子往因雖遠。却此寺與你有緣法。你此處不躲。更思何往。楚雲娘道。此處既然可躲。爲何這些婦女。轉紛去了。老僧道。他們於此無緣。自然別尋生死。怎麼一例論得。雲娘見老僧說話有些奇異。不敢不信。因再拜道。多蒙老佛指迷。還望垂慈保祐。拜罷。

仍同細珠抱了慧哥。又躲了進去。躲便躲了。却提心吊膽。不能暫安。忽又有人躲將來。說道。城裏已殺得人山人海了。只怕就要殺到這裡來哩。這裡如何存得身住。遂又慌上的去了。楚雲娘聽見。怎不驚慌。欲要躲到別處去。聽了老和尚之言。不敢妄走。欲要再尋老和尚問聲。那老和尚又不知那裏去了。到夜間。烏黑的一個大空寺裡。止得他兩個婦女。一個孩子。墩在裡面。孤上恹上。好不苦惱。若非報應。安能至此。正是。

只思奢侈易爲歡。

不道災生受苦難。

顛苦流離嘗一遍。

始知大福是平安。

楚雲娘同慧哥細珠。躲在寺中。雖驚上慌上。苦捱了兩日夜。却喜得果如老僧之言。安上穩上。并無一個兵馬。到寺中來攪擾。

只到第三日。方纔有人走進寺來。傳說道。金兵已去了。早有許多逃難的百姓。你說不見了妻。我說不見了子。都紛紛到寺中來找尋。細珠見了。就要勸雲娘出寺來回家去。雲娘正要起身。只見泰定晃也找尋將來了。大家相見。問明兵果退去。方纔歡喜。商量同回家去。只因這一同回家去。有分教。驚飛烏鵲。方纔定。暗伏豺狼。又逞兇。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寡婦避兵拋棄城居投野處

惡奴欺主勾通外賊劫家財

詩曰

浮漚聚散豈爲期。

零亂花魂風雨吹。

綉枕餘香春夢影。

檀槽流韻斷腸詞。

難將白雪留蘇小。

誰借黃金鑄牧之。

我亦多情題恨譜。

傾城何必恨蛾眉。

話說楚雲娘在普福寺躲兵。幸得平安躲過。只見秦定來找尋着了。大家歡喜。便算計還家。仍叫細珠抱着四歲慧哥。同進城來。到得城中一看。好不驚恐。只見

城門燒燬。垛口推平。一堆白骨露屍骸。幾處朱門成瓦礫。三街六巷不見親戚故舊。往來十室九空。那有鷄犬人烟。燈火庭堂。倒圍屏何在。寢房燒。床榻無存。後園花下見人頭。厨屋灶前堆馬糞。

楚雲娘一路走來。四下觀看。見人家房屋。東坍西毀。道傍死屍半掩。半露。甚是傷心。到了自家門首。全不認得大門燒了。直至廳前。厦簷塌了。剩下些破椅折棹。俱是燒去半截。走到儀門裏。土房門外。雖沒燒壞。門窗已盡行拆去。厨房前馬糞滿地。雲娘又驚又慟。正待放聲大哭。却好作怪。只見一個老媽。從他五娘紅綉鞋院子裡走出來。蓬頭垢面。身上又無布裙。倒把雲娘唬了一跳。忙問道。你是誰。那老媽也不答應。是誰先鳴的。

哭。起來雲娘上前細看。繼認的是銀紐絲的舊人老馬。他一向知南宮吉家富。雖說遭變。未免還有些遺存。故日七來搜尋。不想今日雲娘回家。老馬因叫道。我的奶上。你那裡躲來。叫我尋了好幾日。那裡沒尋到。又看着慧哥道。這還是過世老爹的積德。人家好兒好女。也不知拆散了多少。恁娘兒們這樣團圓來家。也是你老人家一生行好。沒傷了天理。說着。就去細珠懷裏。接過慧哥來抱。那慧哥飢了半日。哭着要飯吃。一時鍋灶俱無。那裡討米去。老馬去腰裏取出一个火燒餅。餛來。遞與慧哥。總不罷了。因對雲娘說道。這還是兵來時。我帶的乾糧。沒吃了。這幾日都在人家宅子裏。尋剩下的飯吃。纔剩了這一个。一面說着話。雲娘走的乏了。就叫老馬同在破屋石臺基上坐下。問



說人家誰亡誰存的信。好不可怜。老馬又說。我在養濟院裏。親  
眼見楚大舅被兵殺了。雲娘聽知。又哭了一場。老馬又說。還虧  
大營催的緊。只在城中住。扎得三日營。沒大搜尋。這些燒毀的。  
都是兵去了。城裏土賊放的火。好搶財物。後來又聽得金兵說。  
破了東京。還要回來。在臨清住扎。恐怕這裏也還躲不過。只這  
一句話。早嚇得雲娘又面如土色。忙和泰定商議。道這破宅如  
何宿得到。不如還往城外買的劉千戶家。庄上去。如今全福現  
住在那裏。看破草房。且住這一夜。明日再作商議。泰定道。娘這  
也說得是。要去就去。雲娘因對着老馬說道。你老人家。無見無  
女。在城裏。也不是久住的。肯看往常。和龜娘兒們做伴也好。老  
馬道。我的奶。說的那裡話。受你老人家的恩。多哩。我的兩間

屋也是燒了。脫不了也是這裡一宿。那裏一宿。我跟你老人家。還是舊人。就有甚麼東西帶不了的。我替你帶在身上。還放心些。一行說着。大家走出城來。那時日已半西。秋天漸短。及至走到庄上。日已落山。全福和他媳婦子。聽見雲娘到了。慌忙接進屋裏坐下。雲娘看見三間草屋。偏安着單扇門。當門一條土炕。支鍋。倒鎖着兩間。內裏柴草堆滿。細珠在窗外一張見有許多。大包。俱藏在草堆裏。亂蓬蓬放着。也不言語。雲娘見天色晚了。又沒燈油。大家忍飢安歇。只落得一條布被。跨了泰定。向鄰舍老王家。借了半升米。胡亂做些稀粥。雲娘慧哥各吃了半碗。就睡在炕上。細珠和老馬在炕前打鋪。泰定全福俱在閒壁尋宿。原來這全福從小做家人。就不學好。後來南宮吉死了。見全

壽益財出去了。也就欺心尋事。終日炒鬧。把當舖那三家衣裳偷了。被雲娘逐出。在庄上居住。今見雲娘失勢。來此逃荒。就生了不良之心。要乘機劫他的財物。奈雲娘空身。并無包裹。未知身邊有無。不敢動手。他那屋裡包裹。俱是乘着兵亂。先到南宮吉家。把雲娘埋的衣服首飾。盡行掘出。又各處地下掘了幾個大坑。只不見金銀。此心不死。這夜和泰定睡在閒壁。用話試探。說道。這武城縣住不得了。當初過世的老頭兒。積成箇大過活。如今便宜外人去了。撇下這寡婦孤兒。咱們領着東奔西躲。一個盤費也沒了。難道這些家私。地上的沒了。地下的也沒有。你我還立个主意。和這寡婦說个明白。拿出來防身。救他母子性命。他寡婦家不知好歹。一時間金兵回來。大家逃命。撇在空宅。

子裏也是瞎賬。這泰定是个好人也。就信了。明日使細珠把這些話和雲娘說了。雲娘欲待不聽。如今這個身子。又無親戚兄弟。隨着他們逃躲。就不取出銀子來。也是任然知道大亂了。回家不回家。次日天明。就叫泰定全福。跟着和細珠進城來。只留下老馬看守慧哥。同行到城。已是巳牌時候。全福先尋了一把銀。一把斧。一个大皮箱。帶在身邊。到了宅中。在上房床後樓梯下。找那埋的衣服首飾。已被人盡情掘去。剩兩個大坑。雲娘只叫得苦。全福在傍冷笑。又走到珠明軒。東山祠邊。掘起太湖石下。埋着一個磁罈。上蓋鉄犁一面。內藏着赤煦。七黃燠。七白麩。七好妙東西。雲娘取出約有一千餘金。因說道。這些東西。還是你爹與胡喜講公事的。就便埋在此處。且取出來度命喜的。

全福泰定手忙足亂。將一半放在匣內。用被包了。盛不盡的。二人解下。腰間搭包裝起。停當。先拿了出城。夫等雲娘與細珠也。到佛堂裏銅佛座下。取出一串湖珠。一百單八顆。是南宮吉得的。柳君實家的。這兩項俱是不義之財。只道取出來度日。誰知取出來是報應作禍。此時誰人得知。雲娘將數珠。悄悄縫入貼身衣內。慢走出宅。同細珠尋舊路回庄。及至到了庄上。天色晚了。老馬抱慧哥接進屋去。不題。却說泰定全福得了金銀。忙忙奔出城來。全福在路上。就和泰定商議道。這些財帛。活該是我們的。你我平分一半。多少留些給這寡婦。也就彀了。不然他拿這些東西。敢自家過活不成。遇着那沒良心的。連他母子性命。還不保。這財帛也是別人的。泰定聽了。只不答應。又走了一二

里。全福就站在路旁小解。樹下歇息。泰定見全福背着被包的匣子住下了。也就不走。只見後面一個人大踏步趕將來。叫聲老全。你們走的好快。等我一會。全走一步也好。泰定二人回頭看時。認的是提刑衙門裏弓兵李小溪。大家拱了拱手。說道。好驚恐。你在那裡躲來。泰定笑道。彼此造化。又重相見了。李小溪見二人走的慌。又背着個匣子。破被包着。只疑是城裏搶的物件。因問道。是甚麼東西。泰定答道。空宅子裏還有些破衣破件。拾將來使用。亂後上賊槍了幾次。連人家地皮都捲去了。還有甚好東西。說着話。走了一里多路。李小溪在西村分路。全福趕上路傍。附耳說了許久話。李小溪笑嘻嘻的去了。這二人總回庄上來。全福推走不動。坐一會。總走一會。到了庄上。天已昏黑。雲

娘見二人不到。正在納悶。二人到了。方纔放心。全福要將匣子放在間壁。泰定不肯。只得放在床下。用些破瓮破簾片。暫時遮蓋。再作商議。二人腰間的約有二百餘金。雲娘便不叫他取出。只說你們帶的東西。原各人帶着罷。少不得大家同過日子。看過世老爹恩養恁一場。只撒下這點骨血也。只在恁各人心中。罷了。說着。不覺恹恹淚下。那老馬也來說些好話。是夜晚景。買些燈油。全福媳婦。殺鷄煮飯。大家吃了一飽。全福自去村裏。取了二斤燒酒。把泰定哄個六醉。大家睡去。正是。

費盡机謀百種心。

安知天道巧相尋。

東隣失物西隣得。

江上私船海上沉。

暗室可能辭艷色。

道傍誰肯返遺金。

由來鴛鴦難覓飽

割肉填還苦更深

却說全福用燒酒哄醉泰定。約有一更時候自家扒起來。取了一桿朴刀在手。悄上西村訪李小溪說話。那李小溪原是路旁先約就的。知道全福要來先沽下二斤燒酒。點着燈守他。忽聽狗叫。小溪迎出門來。把全福邀在東邊一間小屋坑上坐下。叫渾家篩起酒來。全福說且休吃酒。就把這楚雲娘取出金銀之事。說了一遍。道且是送上門的一股橫財。取之甚易。不可失了機會。原來李小溪積年在衙門裏的蠹賊。近因亂後。也和這些上賊俱有手尾。一聞此言如何不喜。跳起來和全福說道。這宗財有兩樣取法。有善取。有惡取。只要做得妙。纔是手段。全福問道。怎麼是善取。是惡取。李小溪道。若要惡取。如今趁着大亂。



沒有王法。傳將咱的十弟兄來。明火執杖。打開門。把楚雲娘。泰定殺了。把細珠賣了。財作衆人平分。你我多得一半。南宮吉。原是外住的破落戶起家。沒有甚麼親族。日後說着是大亂。被上賊殺了。不知幾時。纔有王法。那個來告狀。這是惡取。只是用的人多。也要多分些去。莫若善取。更妙。趁着三四更天。黑地裏。又無月色。我叫着我的兒子李大漢。同你我三人。只用一人火把。將草屋燒着。一聲喊起。大家齊說有賊。那泰定是胆小。後生和雲娘。一定要跑走逃命。放條路着他走了。後面吆喝着趕殺。只丟兩塊石頭。嚇的他走頭沒命。那個敢回來。咱們却將那銀子拿來藏下。日後只說有賊劫去。連你還做個好人。下次好相見。我和你三七分。情愿讓你一半。你說此計何如。善取其財。還不

傷天理豈不是兩全之美。全福聽了。喜歡的當不得因跳起來。說道。好計好計。今晚有三更了。就該早去。怕天明有人行走。不。便這些東西。連我的幾個衣包。俱寄在你家罷。好搪人的眼目。我也就搬在你這村裏住了。商量已定。卽時叫大兒子李大漢出來。也有三十來歲。一條壯漢。專以賭博剪綹爲生。也是一路的人。各拿口朴刀。將燒酒篩熱吃了。幾大碗。助膽而行。來到劉家庄上。先把場圍一垛。桿草點起。跳過墻去。燒起後邊屋簷來。全福大叫有賊。謊的泰定扒起。百忙裏穿不上褲子。赤着脚。叫細珠開門。快往外跑。這幾個婦女。那个是有膽的。雲娘只嚇得亂戰。先抱起慧哥來。泰定細珠。總着雲娘。往外黑影裏。不顧高低。一步一跌。只往無火處亂走。只聽一片聲喊。說休叫走了。趕

上拿人。說得楚雲娘細珠老馬。各不相顧。俱伏在牆外蒿子地裏。只聽得石塊亂打將來。雲娘抱着慧哥。黑暗地裡。那裡藏躲得及。早有一塊磚頭打將來。把慧哥的頭打破。大叫一聲。早沒氣了。雲娘也顧不得孩兒死活。抱着走過庄外。河崖林子裏。伏成一堆。用袖子將慧哥口邊的沿上的。那敢放他啼哭。直等到五更時候。庄上狗還亂吠。火也不明了。人也不喊了。天色漸明。泰定扶着雲娘。不敢回庄。可往那裏去。正在驚慌間。那全福已將金銀和他的包袱細軟之物。俱付與李小溪父子挑去。却來找尋雲娘。知在河邊林裡。遠處放聲哭將來。大叫天殺我。一步一聲。走到雲娘跟前。砌到在地。大哭道。連我的包袱衣裳。幾年掙的過活。都被搶去了。說畢。又哭。連泰定也信了。雲娘抱起。

慧哥一看額角上已打傷。急忙用綿花塞好。抱着後回庄來。一間草屋已燒了半間。收拾的房裡乾乾淨淨。止剩下一堆亂草。雲娘不覺放聲大哭。老馬勸个不住。待要尋个無常。又有死人留下的這點孽種。往前日子怎麼樣過。正說着話。全福媳婦來哭一會炒一會。說是帶了銀子來連累他家窮了。也要搬了。不在這孤庄子上守着。幾間破屋倒像還有銀子一般。一面說着。一面全福就去揭鍋。收拾破盆木杓粗碗草蓆。做了一担挑起來。辭了雲娘和他媳婦。竟揚長去了。雲娘尋思。今夜就沒處安身。那裡去好。倒是老馬道。我想起一條路來。你該去尋他。且住些時聽些亂信。再作計較。正是。

榮華趨奉人也有。

患難扶持个也無。

此一去有分教雲娘再走風塵歷盡東南西北苦分開母子遍  
嘗兵火雪霜貧不知老馬說那里去好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楚雲娘驚惡夢捨胡珠

岑姑子留男尼念淫佛

詩曰

忝破虛空事七禪

多藏厚利亦徒然

慳貪徒積生前債

施濟聊酬此世緣

摩什自能成寶刹

如來原不受金磚

塵根欲斷先求捨

淨洗泥塗種白蓮

話說楚雲娘因庄上被劫。不敢久住。又無親戚相投。正自悲哀。忽老馬說你老人家。還記得觀音院岑姑子麼。他在城裏與地藏菴王姑子告了狀。因出城來。在這村東裏。又起了个準提殿。

好不興旺。前日造檀香。接引佛像。我還隨喜了一會。離這庄上。不上五里路。咱今尋他。且住這一宿。他是女僧家。你是個舊檀。越有不留的。就有些亂信。咱一個女道家。也好藏躲。雲娘聽說。點頭。泰定也說那裡去的是。卽時細珠抱着慧哥。老馬泰定。領路。不一時。望見菴門。是一條小橋。枕着流水。在大路傍邊。一帶。深林進去。甚是幽僻。但見。

清。七佛舍。小。七僧房。數株古柏當門。幾樹喬松架屋。小橋流水。遶柴扉。時聞香氣。野岸疎林。飛水鷺。遙見旛揚。掩門月下。須防夜半。老僧敲。補衲燈前。時其池邊。雙鳥宿。

一行說話。早到庵前。只見一個小狗兒。汪。七吠進去了。庵門緊閉。衆人走困。且在簷石坐歇。却說岑姑子。因那年爲他寺裏。引

姦起。鬻犯了人命。當官一檢。失了體面。城裏巷子就不住了。歇了些時。後來衆施主。與道奶兒們。因這村裏。有個舊準提庵。日久招不住人。來的和尚。都不學好。就請岑姑子來住。他安禪講經。刻像。做道場。引得鄉下一班邪教婦女。來聽宣卷。拜徒弟。不消一年。就蓋了三間方丈。三間韋馱殿。終日送齋送米的。好不熱鬧。近因兵亂。躲了幾日回來。因此終日開門。同徒弟。幻音。幻像。三時工課。那日聽得狗叫。使幻音開門去看。見雲娘。人坐在門前。原是認得的。忙道。快請奶兒進去。好不殷勤。雲娘先在正殿上。拜了菩薩。幻音敲的磬响。岑姑子忙整衣而出。只說來的官客。一見雲娘。不覺滿面堆下笑來說道。我的奶兒。這樣荒亂。你在那裡來。我就各處施主家。一個信也問不出來。因



看着慧哥道哥兒長成了。這幾年不到宅裏來。珠姐成家幾時了。卽時燒水請雲娘沐浴。拿幾件布衫替雲娘換上底衣。忙的幻音幻像做飯不迭。此時已近午。先在方丈裏留吃茶。糕餅菓。果八盤。碟子喜的慧哥取了。棗子在手。只是吃全不暇。生雲娘看了笑道。你還認的岑師父。改日捨在庵裡罷。也省得帶累我。拖來曳去。不一時又拿土米飯來。又是油餅。莫說素菜齊整。就是四碟小菜也時新可口。吃完飯苦茶嗽了口。那泰定細珠老馬。都在厨下安排在炕桌上吃餅去了。雲娘見他這等誠敬。也是窮途容易見德。十分感激。心中轉痛切一番。飯罷天晚。岑姑子把自已禪房請雲娘安歇。別有一間淨房。鋪床經卷香爐。掛着一幅達摩渡江圖。是他的客室。在此宣卷。因幻像炕上躺

去不題。前人有詩一首。說這患難相逢。人情冷暖。景道是。

簞麥飯君臣重。

漂母怜飢國士生。

若使德終無倦色。

何人不感道傍情。

却說岑姑子恭敬雲娘。也只說他舊家豪富。雖南宮吉死了數年。還有家事。那知亂後家破身孤。被盜一貧如洗。來投他庵裡安身。老鶴打牙倒先扯了仙鶴一條腿。好七一個庵觀添上了男女四五口。一住五六日。見雲娘不動身。就尋出法兒來。使幻音探細珠口氣道。這庵因新造。沒錢糧。如今纔蓋的三間殿。這章馱還沒貼金。接引佛檀香雕的。纏有身子也。還沒貼金。又少安的佛心五臟。須要金子珍珠琥珀瓊瑤八寶攢成。用五色絲線繫在佛的肚內。纔完功果。少也得三四百兩銀子。那裡去化。

如你奶也這等大檀越。總完的善事。慧哥長大了。也該捨些。替  
他人家念保命壽生經。隨他兵荒馬亂。自有伽藍保護。再不遭  
劫。教的細珠聽說。不合把雲娘避亂出城。家中衣服物件。被人  
劫得一空。有些金銀。前夜遭賊。劫个罄淨。險些不把哥兒頭打  
破了。如今紮着絹子。還沒好。連被子也沒一條哩。那幻音和岑  
姑子說了。總知道雲娘是富室的貧婆。夫家的寡婦。只有一日  
窮似一日的了。那有重新的日子。就禮貌漸疎。茶飯懶俱。每日  
只着細珠在大家的鍋邊。盛些稀粥薄湯。不過是一碗菹菜豆  
腐。後來幾日。連餅也沒了。岑姑子假罵徒弟。罵火頭。又把小鍋  
搗去。小屋做飯。搗不與雲娘交言。把臉揚着。一个笑面。也沒有。  
雲娘情知沒甚布施。久住無光。那日隨着念佛。跪香。睡到三更。

時分合眼朦朧。只見一個穿白衣的老嫗。合掌問雲娘。化他那一百串八顆胡珠。雲娘尋思。一會本待要捨。因家業全無。還要與慧哥日後成人長大。度日營家。如何捨得。正在遲疑。只見那一百八顆明珠。忽化成一百八顆首級。俱像南宮吉生前面目。鮮血淋漓。滿地亂滾。嚇得雲娘大叫一聲而醒。原來却是一夢。因叫起細珠來。訴說一遍。天還未明。姑子們早起來敲磬念佛。也是雲娘素有善根。把一串胡珠。從衣底折下。親到佛前。拈香頂禮。就掛在準提菩薩右手指上。以助造佛之費。那岑姑子見雲娘捨了一串胡珠。約值五百餘金。滿臉陪笑。問訊了雲娘。就請去吃齋。又比前加倍豐盛。不消細說。一炷香消。即將那珠子收入櫃裏去了。雲娘從此又得安身。將及一月。老馬回家去了。

泰定又去訪楚大舅家的信息。止有楚大衿子和二舅寄在遠村窮親家住。沒有衣服。出不得門。那時正逢十月下元之期。先一日掛起旛來。做解厄道場。晚上放施食。請了鄰近幾個尼姑。堂上閉經打法器。也有村裏送盆頭米的。拖男抱女忙亂到晚。雲娘藏在屋裏。不好出來。到了十五日黃昏時候。有三個女僧。一個胖大黑粗。約有三十餘歲。一個面黃身細。四十多歲。一個不上二。十五六歲。紫膛面皮。像新出家的。還是雙小兒。穿着僧鞋。挑着經單蒲團禪鉢也來隨喜投宿。幻音看見認得。歡天喜地。報與師父。先接衣鉢進去。兩下相見。問訊了。就在經房安歇。雲娘也不知是那巷裏的女僧。不好問他。是夜道場已畢。衆尼僧散去。止留下後來的三個尼僧。與岑姑子經堂裡宿。一

住三日。只見那小姑七和那四十多歲的出來走動。那個黑胖粗大姑子不見出頭。只在法炕上蒙着被面。壁朝裏而臥。說是有病。也不見他要湯水吃。一日也是合當有事。細珠日常只在後院毛廁上小便。那一日五更起來的早了些。見開了菜園門。一直走去。有兩間盛柴炭的屋緊閉着門。一个小窻戶土坯堆了半截。露出一個眼來。細珠正待在窻下撒尿。還沒解下中衣。忽聽得屋裡搖得兵七兵七的声响。不住的亂動。嚇了一跳。又聽得一片淫声浪語。一似人交媾一般。忙起來悄悄向窻眼裏一瞧。原來是岑姑子與那個黑胖尼姑。幹那男女交媾之事。恐怕裡邊看見。忙閃開竊聽。只聽見一個道。負心的賊禿。你因何事。這半年不來看七老娘。我知道你有心上人。忘了我也你。

且說那小姑子是你那裡弄來的那一個道我的娘。我那一時不想着你好容易上的你這門。不知有多少睜眼的看哩。今聽得你做道場。纔尋出這个法來。這小姑子也是我的俗徒弟。相處的久了。他丈夫遭亂。被兵殺了。纔跟了我出家。那黃臉的是他師父。是个知趣的。說着又声响起來。細珠恐怕闔門看見。兩步做一步。氣呼七奔到角門首。正見幻音念完了功課。也到後園裡來。撞个滿懷。問細珠道。這早上的你起來做甚麼。細珠道。我小解去來。就不言語。一直往後園裏去了。細珠明知是去尋那假尼姑。就躲在厨下看他。又住一會。岑姑子方走來。只見氣喘汗流。唇紅嘴潤。腮邊添些春色。如酒醉相似。曾有禪房淫詩一首道。

莫道禪房非洞房

空上色上不相妨

散花正借摩登女

行雨來尋極樂方

脂粉旖旎同氣味

袈裟舞袖其郎當

傳經生个鳩摩什

同上西天拜法王

細珠坐在厨房門首。足有两个時辰。幻音總出園來。把園門鎖上。直到厨邊取水。淨了手。眉黃頰赤。十分爽快。各自去上灶。不題。到了夜間。細珠悄和雲娘細說一遍。雲娘總知這尼。偈是佛門中的色鬼。女流中的強盜。因思這和尚住久了。知我是不寡婦。和姑子們來算計我。又不敢聲揚。弄出事來。可不丟醜。想了一夜。久住在此。也不是常法。不如再尋別路。次日早起來。因辭岑姑子道。我要同泰定上城裏去看。那岑姑子不知其



意忙說道我的奶上。這天漸上冷了。你到那裏去。這幾日佛事忙。想是我待你不周。你老人家計較起來。常言熟不講禮。咱與你是一家。突然的這樣去了。也使人笑話。雲娘道。那有這話。打攪的岑爺還少哩。因他大衫子有信來。替他大舅出殯。我城裏去問上老馬宅子裡。破床破龕的。胡亂換幾個錢來。好做冬衣穿。你這些人。有一尺布哩。說畢。叫細珠抱着慧哥。帶了泰定往外就走。岑姑子見留不住。也愛没人好放心。與和尚行事。便說道。既有事要去。過幾日我再使幻音來接奶上。罷遂一面送出庵來。千恩萬謝。作別。闕上庵門去了。雲娘上路。自入城找尋。楚大衫子信息。正是孤身一似無巢燕。又遶空梁。別處飛。雲娘未知此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鵬機深財未用時先喪命  
天報速人纔殺處早傷身

詩曰

反覆人心搃似棋。

勸君切莫占便宜。

魚因貪餌遭鈎繫。

鳥爲啣虫被網羈。

利伏刀傍多寓殺。

錢埋戈側定逢危。

古人造字還垂誡。

剖腹藏珠世不知。

話說楚雲娘辭了岑尼回城。只說與楚大舅送殯去了。且按下不題。却說這家人全福與小溪合謀。假粧強盜。夜間將雲娘金銀劫去。全福因要脫身。遂將自己先掘雲娘埋下的包袱皮箱。

等件俱交付李小溪父子連夜挑去西村家裏藏下。全福夫婦反來粧神做鬼哭一回。叫一回。辭了雲娘。竟搬在李小溪家開壁。指望和他三七分。那金銀還不肯給他一半。尋思着這些大皮箱封鎖的是雲娘自己的首飾衣服。金簪銀釵珠冠也有三四頂。連銀紐絲紅綉鞋撤下的物件。俱在箱子裏。少說也值五百銀子。那包袱裏是南宮吉的官衣。盃盤尺頭。和那貂鼠披風兩三件。好少東西。慢上的一件上取出。向當舖裡典些銀子。和李小溪合夥。却不是一个現成財主。心裏想着。口裏念着。老婆商議着。甚是快活。况且新租的是三間草屋。一口廚房。小上的一個院子。還有一口井。好不方便。過了三日。老婆說。咱那包袱。趁今黑夜拿了過來罷。怕李小溪家婦女留了咱的針頭。

腦相厚。問不好說。怕傷了和氣。全福說：「你不知李小溪原是咱老爹衙門裡人。極是義氣的。我照顧了他這一場富貴。他就十分昧心。敢做出這樣事來。還要商議做夥計開店。要拜交外要的緊了。着他說咱小器。到看低了咱。老婆聽了。便一聲也不言語。正是

鼠狐同住原非伴

鵲蚌相持又有人。

謾道我謀偏巧妙。

誰知他算更精神。

却說李小溪那夜得了這注大財。喜之不盡。路上和兒子李大漢商議道：「這宗財。真是天送上門來。又不費手腳。又不露眼目。到家有五更天氣。悄悄叫開門。後園有個埋葫蘆葡萄的地窖。使上些草把金子連匣盛着。用土埋好。又取出兩個大磁瓮。把包

被皮箱內首飾弄的亂騰。也倒了兩缸。俱是明晃晃珠子金鐲。金首飾貂襖蟒緞。全家喜之不勝。李小溪的老婆道。你和全二叔。兩個做的難道。不分些給他。咱就藏起來。還該留些給他。省的費嘴傷了和氣。李大漢道。好容易的財帛到了咱手裏。再分給別人。犯了官。各人的賊名。誰替咱命兒們不成。商議了許久。李小溪因留下一个包袱。是南宮吉冬夏的官衣。一套是天藍雲緞員領。攢着虎補。綠緞襯衣。一套是懷素紗員領。沒有補子。月白紗襯衣。又是一件織的玉色緞子飛魚披風。原是胡太監送的。又是幾件舊潞紬。豆黃色女衫。紫絲紬衣衫。對襟銀紅綾比甲。新舊兩件白綾花裙。两个首帕。一對金裹頭簪子。而隻銀挖兒。也重三錢多。還要拿幾件。李大漢攔住道。教了各人家的。

財帛難道是全福血汗裏掙。和誰合的夥計。憑契取的銀子。有誰是証見。交付與俺的敢。和誰說。他不過是南宮吉家一個毛奴才。主子趕出來。又領了外人。劫了他家主母的財物。他還敢聲揚出來。先犯了一個大罪名。總扳的別人。依着我。這幾件衣裳給他。還是便宜了他。好說便罷。畧敢有些閒言閒語。先打他個下馬威。這亂世裏。哄到沒人處。給他個絕後計。他一個窮老婆。還不知他漢子怎麼死哩。幾句話。倒把李小溪點出殺人心。說動貪財胆。各自計較。藏在心裏。不題。那一日。李小溪見全福新搬在駝隣。因在城裏買些肝肺板腸。與一大塊牛肉。二筋。燒酒。殺了隻鷄。替全福暖鍋。請到小屋炕上坐下。安了一張低桌。兩人上炕。李大漢往來斟酒。接進菜肉來擺下。也就來炕

君上坐下。大家把門關了。商議李小溪先說道。這銀子還好零  
 使。只金子不敢這裡賣。不是臨清。就上東京去。這三百兩金子。  
 七也變七八。換值二三千銀子。製下貨來。咱就在臨清開了青  
 布店。咱兄弟二人。一個上南製貨。一個在店開張。不消二年。連  
 本三合。這布貨是算得出的。又不零星。又沒有剩貨。全福聽了。  
 滿心歡喜。因接說道。這布行生意好多哩。南宮吉家。起手就是  
 生藥舖。和布行得利。這臨清地方。三行生意。惟布行是上等。不  
 拘有幾千幾萬布來。不消幾日。就發脫了。都是兩京三邊上的  
 大客人。秦來地收。各邊關上去賣。還掙錢哩。說到快活處。燒酒  
 一飲而盡。全福便道。這幾日。弄得一個錢也沒有。天又冷了。還  
 待要買幾疋布穿。不知那包袱裏。有穿的衣服沒有。待取出來。

看。上。李。小。溪。聽。了。只。管。吃。酒。也。不。答。應。李。大。漢。又。斟。上。一。杯。全。福。又。說。道。那。包。袱。裏。還。有。一。包。散。碎。銀。子。是。那。日。匣。子。沒。盛。了。的。咱。取。出。來。糴。下。些。米。糧。過。了。年。咱。弟。兄。們。好。出。門。做。生。意。把。金。子。賣。了。就。不。愁。窮。了。李。小。溪。聽。了。又。不。答。應。這。全。福。悶。上。心。來。也。有。幾。分。着。急。李。大。漢。又。來。斟。酒。全。福。一。手。接。住。鐘。子。道。酒。不。吃。了。倒。是。這。黑。夜。裏。沒。人。看。見。把。前。日。那。匣。子。和。包。袱。取。出。看。上。大。家。記。個。明。白。哥。還。收。着。我。那。窄。房。窄。屋。的。也。沒。處。盛。他。只。這。包。袱。裏。有。舊。衣。舊。裳。拿。出。幾。件。來。穿。罷。恁。弟。媳。婦。還。沒。有。綿。襖。哩。李。小。溪。見。逼。的。急。了。粧。做。幾。分。醉。把。眼。也。斜。看。着。道。你。這。話。通。不。在。行。這。個。東。西。可。是。一。時。間。就。拿。得。出。來。的。那。一。黑。夜。挑。到。這。裏。我。通。走。的。力。氣。也。沒。了。到。虧。他。一。個。壓。上。背。上。的。



擔將來小人小家有個人來。那裡去躲藏。惹出事來不是要的。各人擔着個死罪在。身上你還救不得我哩。指着李大漢道。虧了他黑夜裏挖了個五尺多深的窖子。一頓埋了蒼蠅蚊子。敢啣你的一個米粒去不成。我看你忙忙的只怕人昧了你的。豈有此理。人也要有良心。終不成咱兩個就不做夥計了。依着我說明日請個香紙來。咱弟兄兩人先明一明心。村裏開王廟設了誓。從今後你我比親兄弟一樣。如有負心的不得好報。到明日把開了。只推不在家。咱兩個取開窖子原說過的。我只要三分別的你都拿了去。賢弟你心下何如。說的金福笑了。又吃幾杯酒也。醉了各人散去。全福到家老婆接着問他怎樣說了。全福就將明日取匣子分用把包袱拿過來的話說了一遍。夫妻

都信李小溪是个好人。大家睡去。不題。到天明。李小溪先取了一件貂鼠披風。往城裏趙二官人家。新開的當舖去當。只要十兩銀子。推說是一个過路的遠客。投在他家。托他來當的。原來在南宮吉家。當當的數計鄧三。自從南宮吉死後。見没人做主。就轉投在新起家的趙二官人門下。照舊當舖。在東門口裏。認得李小溪。接過皮襖來。看了又看。有些眼熟。一時只想不起來。秤了十兩銀子給他去了。後來細想道。像南宮大官人家。那大娘的這件披風。怎麼到他手裏。又想到這等時勢。兵過槍城。誰家的東西沒失了。也就丟下了。却說次日。全福早起。要與李小溪取匣子包袱。走去叫門。没一个人答應。連李大漢都出去了。問他老婆。說是趕集去了。全福坐等了一日。甚是疑悶。至黃

昏。又過去問道。還沒回家。老婆道。他道。光景有些弔。躲這不是。咱打的鬼兒。送上門給他吃。將來這財物。還要費手。全福半信。半疑。只說他不像這樣人。便叫媳婦。你過去和他老婆。再要口包袱。試上他的口氣。這全福老婆。穿上布裙。一直走過牆西來。問李卜溪家。推說討火。坐在炕邊上。叙起話來說道。天冷了。沒有綿襖。那包袱裏。還有幾件舊綿衣。裳要早些取出來。漿洗漿洗。那李卜溪的老婆。是個潑婦。極是不良的。把臉變了道。沒的浪聲浪氣。放屁拉臊。精扯淡的話。誰是你家奴才。收着你家的包袱。半夜三更。敲門打戶。恁家漢子來開的。老娘一夜沒合上眼。領了俺家漢子。和兒子去。不知做的是甚麼勾當。還來俺家要包袱。恁的包袱。怎麼到了俺家來。隨恁和誰說。人也不信。

有這樣事氣得個全福老婆把臉蠟黃了道。嫂子不要這樣說。等大爺來家。當面招對他原說。今日來取包袱。我纔來說。難道這些東西就昧了不成。也要個良心天理。李小溪老婆接話道。要有良心有天理。就不做出這樣事了。說得全福老婆進不來。退不去。又不敢高声爭嚷。怕人聽見。這全福隔牆聽着這邊亂炒。知道說不來。疾忙叫的老婆去。故意說道。慢工的講。你這樣小器。俺弟兄們分的甚麼彼此。俱各不言語了。李小溪父子吃的大醉來家。老婆細心告訴他。說全福老婆來要包袱。着我說了一頓閉口無言的去了。到了次日。全福過來。假裝出賢。說老婆們見小因取包袱險不爭起來。大家笑了。李小溪過意不去。說道。包袱是我取出一個來。今夜你先取去。用着等明日閉了。

大家開窖子。好看東西賢弟。你休姓子氣。你沒處收拾。到不如我蘇的嚴緊全福也。答應道。且放着罷。甚麼大事。到了一更天。李大漢把包袱擡着。從牆上丟過去。全福夫妻滿心歡喜。又道。李小溪還是個好人。我說他不肯負了咱這場好心。打開一看。原來是幾件員領。兩個舊綉絹小襖。幾枝簪子。豈不值十數兩銀子。這橫光景。難道就騙了咱這幾千金銀子去罷。一百說着一百又想。如今變了臉。他只是一个不認賬。又不敢經官告理。不如還是好吡吡的到手。各人自己做主意便了。且不言語。到了次年正月十五日。全福買了一副三牲。請了香紙。要和李小溪交拜賭咒。那李小溪等不的一聲。換了一件新青直裰。齊吡整吡進的廟來。上了香紙。各人賭了兩個昧心咒。說誰要負心。

誰先死了。全福李小溪平拜了。因李小溪大全福五歲。就稱李小溪是哥。李小溪叫全福是弟。到家又叫李大漢來。與全福夫婦磕了頭。稱作叔。上。上。從此且不言語。全福每日見李小溪。每日買酒買肉。使錢。他却一文也無。幾件官衣。又不敢拿出去。當忍氣吞聲。和老婆設了一計道。咱如今只說和他合夥開布店。去臨清買貨。他自然取出金子來賣。那時買下幾百箇布來。這便是藏不了的。他敢不分與。我那時節到官。也不怕他。強似這金子。是開不得口的。夫妻議定。到明日和李小溪說。要上臨清去賣金買布的話。李小溪順口接說道。賢弟這識見。高多哩。我聽服你是條漢子。你終日指望要分這金子。你就怪殺我。上。也不敢取出來。萬一事發。各人性命要緊。如今看个出行的日。

子我和你人不知鬼不覺。你我腰間各帶一半。扮作走差模樣。背个黃包袱。說是兗州府上臨清下文書的。到臨清。置了貨。開起店來。過兩個月。把他娘們僱輛車子。離了武城。往臨清住下。誰來問你。此計如何。全福聽說。喜的當不得道。我說哥是好人。你弟婦。他那知道哥這等小心。只說是不給包袱。聒的我耳朵也聾了。今日果然哥的主意極是。忙叫李大漢借个歷日。看了正月二十八日。是出行開市納財的好日子。定於這日起身。長行全福心喜。正中下懷。不知此去吉凶。有詩爲証。

結義穿窬入綠林。

此中管鮑怎分金。

同行奸作腰纏計。

失却頭顱沒處尋。

到了二十八日。全福穿了一件半舊半破的青衣。早起過來叫

門。李小溪已和他兒子李大漢計較停當。只見他穿着一件烏青舊布坐馬小衣。脚上兩耳麻鞋。笑嘻嘻的迎出來。先開上門。忙請全福小屋裏去。拿出那匣子來。叫全福看。可不是原封不動。你如今總知做哥的托妻寄子。還要做大事哩。一面說着。把金子分作兩堆。都是十兩一錠的。每人包起十五錠。放在搭包。貼身底下。這李小溪還說收拾的不好。他包作三小包。兩肩窩上帶了兩包。腰間帶了一包。各人背個黃包袱。也不敢帶刀棍。只扮作下文書的公差。各人囑付了渾家。也不吃飯。喜上歡上。上路去了。走了兩日。天氣寒冷。路上吃兩鐘燒酒。又行原來全福不知這條路。是上小河口去的。不是大路。李小溪領着。往斜往西下去十里多路。一望都是河泊。沒有人家。全福也有些害



怕道。咱不錯走了路了。我跟着老爺來接接院。那是這條路。李  
 小溪道。你不知。這條小路。近二十里。又無人走。咱身上帶着行  
 李。敢走大路。如今响馬土賊極多。這條路安穩些。說不及話。只  
 見前面林子。密。層。層。一。個。人。在。那。裡。探。頭。探。腦。行。到。林。子。裏。  
 只見李小溪坐在石頭土道。我且歇。全福也坐住了。那時日  
 色將落。沒人行走。只見林子裡。鑽出一個人來。腰帶着刺心刀。  
 手執齊眉棍。望着全福。腦門劈來。全福赤手空拳。大叫好賊。李  
 小溪怕他走了。早一手抹住。只見。

棍當腦蓋。逆的血漿直流。刀刺心窩。絞的肝腸稀碎。一個  
 踏着脖項。用黃土填塞咽喉。一個按着胃脯。使白刃先割  
 首級。叫不應。頭上青天。卽是鬪羅追命鬼。現放着腰間黃

物這絕斷送負心奴。綠林深處隱屍骸。青草披前流熱血。這絕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借賊殺賊。鬼神之巧。李小溪怕有人認得。割下頭來。林子後使刀掘個凹坑。用上埋了。使塊石頭蓋着。然後拖了屍首。在深草裏。剥下那條胳膊。將十五錠金子。給李大漢帶在腰間。不敢久留。忙離了小河口。林子裏父子商議。且不可回家。却往那裡去好。李大漢笑道。你老人家怎麼當差來。這一時就糊塗了。咱有這些行李。父子二人上了臨清。把金子賣了。總好做生意。難道全福會做買賣。咱父子二人。到不那。个奴才麼。李小溪聽了大喜道。有理。就迤斜找上大路來。此時天已黃昏。歇了一夜。明日又走。可霎作怪。只見一陣旋風。隨他父子亂滾。一直往北去了。這是臨清河口地方。來往官員客

商極多。原來自金兵搶過路上行商稀少。有一夥土賊起來。搶了村坊。和些大營的遊兵。做了响馬。約有二三百人。不時截路。那李小溪父子正走。只見前面起了一陣旋風。刮的對面不見人。風過後。只見有二三十匹戰馬。上人盡裹紅巾。看見李小溪父子走路。胡哨了一聲。就有一枝箭射來。先射中了李大漢的左腿。跌倒在地。到底是李小溪。久走江湖。知是响馬。就連忙解下一包金子。放在路旁地下。使腳踏起土來。蓋了。早已人馬走到跟前。大声叫道。快丟行李。饒你狗命去罷。二人跪在地下。苦求道。實係公差。現有文書。並無財物。那馬上大賊。信是公差。也就放過去了。怎奈步下土賊。趕上來。說道。怎沒財物。這衣裳也是錢。即將二人剥的赤條條。翻出兩大包。又一搭包。都是金

子忙稟知馬上賊請。將來看見看个不了。因問道你這金子是那裏來的。季小溪道。走兗州太爺差送與按院老爺。要幹陞的賊們听了大喜道。這等樂得用叫声得財。一陣風去了。季小溪父子二人嚇得呆了半晌。方拔去箭。赤手空拳。走了幾步。望見馬去遠了。纔蹙回身。取出埋的一包五錠金子來。忙依舊繫在腰裏。父子面面相覷。季小溪因說道。好薄命呵。李大漢道。這五十兩金子也還值四百多銀子。家裏還有五百兩銀子。這些首飾衣裳也還有二于以外的財帛也。勾咱爺兒們過了。這不成是咱自家的東西。但回家去商議。怎麼哄全福的老婆。總得無事。兩人垂首喪氣。慢上再回大路。正是

小路截來大路拋。

烏鴉啣肉遇鵬鵬。

如今世路多如此

摠替旁人先上腰

此一去未知這剩下的金帛。李小溪如何享用。全福的這條死命。日後作何發覺。只因這一享用發覺。有分教。黃金索債。連累殺四條性命。白手爭財。撮弄成冤家。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鄭克賊婦激忿出首仇人賊

無義貪官負義妄刑恩主母

詩曰

孽薪冤火日熬煎

浪死虛生自古然

貪性直教金接斗

名心何日浪回舡

毒沙射影能爲禍

惡刺鈎衣到處牽

但看虛盈知此理

龐公常欲散家緣

却說李小溪一路走着。沉吟因和李大漢商議道。這回去全福老婆。問咱要人。却怎麼打發李大漢道。這甚麼打緊。如今我和你一路回去。別人也生疑。我且去東昌府王小一家住些時。你

自己回家。只說全福和我上東京賣金子去了。臨清地面小賣不開這些金子。等我到東昌府和衆朋友要上東京去。打聽打聽再作理會。李小溪只得依從。到僻靜林子裏取了一錠金子。與李大漢帶了。又給他些散碎銀兩。父子分路。李小溪自回武城來。那日捱到天晚黃昏時。悄悄上進門。老婆接着問道。大漢和他全二叔哩。小溪便說臨清地方小。通賣不開。又沒好價。他二人上東京賣去了。我牽挂着這個差使。眼看有了新官到任。怕革出衙門來。人家笑話。老婆也就不言語了。一夜歇息不題。却說全福老婆自從漢子出去。只是肉跳心驚。那日夜間做了一夢。見全福渾身是血。哭着說。人害了我命。你還不告狀。等待幾時就嚇了一身冷汗。醒了天明起來。纔待過牆來問信。早聽見

李小溪說話吃了一驚。忙過來問全福的信。李小溪因說全福和李大漢往東京賣金子去了。我爲差使回來。怕誤了點。那等他們有信來。我還要上臨清去買布。全福老婆也似信似疑的。只得罷了。終是不放心。街上去討了一卦。是白虎神纏着。應上主有孝服。行人血光之災。又因李家老婆常比小爭小嫌。又把他家的包袱皮箱不給他。懷恨在心。不是一口待要和他爭嚷。到官怕全福在京沒有長短。可不是自家先跳下水去。總拉人待不做聲。或全福被他謀害。得了財去。我還不知道。尋思了半月。打聽不出個信來。那日合當有事。全福老婆屋後撒尿。只隔着一堵牆。聽見鏝的土响。一似鉄鏝掘地一般。在牆縫裏一張。原來是李小溪使鏝把把地窖子取開。拿出他家的皮箱包袱。



在那裏盤算他老婆在旁箠道。那個值多少銀子。也有取出來。的。放在地下。要去當錢。他老婆道。你也賣了他好幾件。他家老婆日七來炒。等他漢子來。還要和咱打官司。寧可出首。不肯便宜了咱哩。這些時。好不和我合氣。李小溪笑了。笑道。着他等着他漢子。只好到那一世裏托生了來罷。好不好把這淫婦也殺了。搯斷一根線。全福老婆聽見這幾句言語。顯是實情。纔知道他謀殺了全福。實要昧他的財物。又是疼人。又是疼財。不敢露出。一聲來。明日早起來。使包頭裹了頭。怕漏洩風聲。把那二套官衣拿着。使綿單包了。只推去當。却走到武城縣來出首。此時縣裏缺知縣。却是代捕丞仁署印。你道這丞仁是誰。官從何來。原是一介小人。因他在南宮吉家做夥計。會得奉承。虧南宮吉

提授扶持。總得做起官來。道日見全福老婆。嚙投文進來。巫仁原是認得的。因先問道。你有何事出首。全福老婆道。是出首賊情事。恐怕漏洩。不敢與人寫狀。巫仁聽見。說是賊情。忙叫到公案前。趕開門子。低上問他。他總從頭細說一遍。道是李小溪喚他全福。吃醉了。叫他裝賊。搶了南宮吉家楚雲娘的家私。金子三百兩。銀子一千兩。衣服首飾。八皮箱。四包袱。現藏在他家裡。如今却把全福殺了。只分了兩套官衣給小婦人。還要害小婦人的性命。巫仁因又問道。果有這些東西麼。不要胡講。全福老婆道。這些東西。現埋在他家後園窖子裏。怎麼沒有。老爺只拿他老婆來。授着。就招了。巫仁听了這話。好似半天上吊下了。幾个大元寶來。怎麼不喜。疾忙傳了番捕弓兵。壯丁各役。帶着

器械飛奔出城。至仁親自騎馬緊跟上西村裡來。那李小溪和老婆正商議着。要當和風臥兔。和那皮襖。怕過了春天。不好收拾。恰七在家坐地。教人撲了个着。只見鄉約地方。領着一群人進來。把李小溪和老婆都上了繩。不知是那裡的帳。先帶到村頭上。閔王廟見了至仁。至仁卽叫衆人押着。另使弓兵和地方。把他家門封了。一齊回縣。正不知犯的是甚麼罪。一村人多捏了兩把汗。到了縣前。看見全福妻子。抱着些衣裳。望着李小溪。兩口不住嘴的殺人賊長。殺人賊短罵起來。他總知道是全福老婆來出首做賊的事。把頭低了一聲沒言語。這至仁原在南宮吉家和鄧三一班做夥計。後來送在縣裏做書吏。熬出這個官來。南宮吉家財帛豐足。他那件不知道。因此看做一股大財。

急上拿了李小溪兩口來。就像得了活寶一樣。即時陞堂兩邊  
排下皂快刑具。將李小溪兩口帶上來。跪在案前。就問到全福  
劫財的緣由。那李小溪是積年的衙棍。那裡肯招。只說是全福  
夫妻。拐出東西。寄放在小的家裏。有兩個包袱是實。因與小的  
老婆炒鬧。總拿着他偷的衣裳。污賴小的。小的若果和他做賊。  
他怎肯把贓物都放在小的家裏。巫仁道。現有全福妻子。活口  
出首。你還不招。就是一夾棍。四十敲。又打了三十板。那李小溪  
只是不招。大叫冤屈。鈴七辨話。全福妻跪在傍邊說道。他老婆  
夜來開窖子。又埋了一夜。只搜起他來。敢不實說。巫仁喝令搜  
起他來。只一搜一百敲。婦人家沒經官法。不由的一五一十。從  
頭實訴。全福夜間叫他。去粧賊。得了一個匣子和包袱皮箱來。

現今件上都有。只當了一件皮襖。巫仁見他招了大喜。卽叫鬆了刑具。同婦人去起。又怕手下人多。失落物件。依前騎馬。自押着。徑到李小溪家中。全福妻指着那埋的去處。掘開窖子。果然鎖着个大皮箱。一切包袱皮箱。竈中物件。俱有。巫仁怕人多。碍眼。不好開看。把一千閑人逐出街。上來叫老婆取鎖匙開了。只見十个大元寶。足有五百兩。但不見金子在何處。又取櫛子。將老婆櫛起。原來只剩了四錠金子。沒放在匣裏。用个破黏帽包着。藏在壁眼子裡。使泥漫了。老婆受不得刑。又招了。纔取出來。再櫻起來。問那二百五十兩金子。百口不招。只說沒有了。巫仁把匣箱使封皮封了。挑着包袱。押着婦人。再回縣來。把李小溪下了死牢。老婆送入女監。全福媳婦招保候審。巫仁退堂。把

匣子皮箱包袱內的東西打開了細一看但見

赤艷七黃金四錠。白晃七元寶五雙。明珠錯落冠輪嵌滿。  
密周圍金飾叮噹。釵釧參差光燦爛。面前瓔珞九鳳穿花。  
翠觀珠垂多寶鈿。胸前攢領雙龍盤日。榴睛母綠繫金梭。  
耍秧兒打成金虎。下墜裙鈴。倒垂蓮鑲就玉魚。粧成瓊珮。  
銀鼠紫貂舍獬孫皮。何羨雉頭裘暖。金珀犀杯奇楠香帶。  
更比火浣價高。只此異宝奇珍。不數綾羅縐緞。錦圍金谷。  
三千里鶴背揚州十萬錢。

那巫仁一個窮光棍。做個小官。那曾見這些東西。真是眼裡出  
火口內垂涎。看一會喜一會。這豈不是天送來的富貴。把賊情  
問个明白。申詳報了上司。不過是十數兩銀子幾件破衣服。做

了。賍把這厮放在牢裡。沒對証。這物件不是我巫爺的。還有誰哩。心裡又想。還有那二百五十兩金子。難道罷了。又上堂來。提出李小溪來。一腦箍。箍的兩目努出二寸高。只是不招。又夾了一夾棍。打了一百槓子。腿骨已折。只得實說。是上臨清。遇响馬劫去了。巫仁那裡肯信。唱道。既然遇賊。這四錠金子。因何又在家裡。這分明是奸佞不招。又換上新夾棍。只得招出。兒子李大漢。拿了一錠上東昌府去了。巫仁始終不信。把夾棍且開了。恐死了沒活口。一面起關文。拿李大漢去不題。世間無巧不成話。當初南宮吉。姦娶銀紐絲時。因銀紐絲與一個醫生毛橘。有此瓜葛。南宮吉倚勢惱他。曾把他痛打一頓。他受了許多凌辱。無面目在本縣居住。遂躲到別州外府賣藥。十年因這大亂後。

這回來遂在縣門前開了个小小生藥舖和衙門人來往。巫仁原係舊交。因常來替他過付銀錢。他的屁股。這一日偶進衙來。與巫仁醫治楊梅瘡。遇見南宮吉家失盜的事。不覺觸起舊恨。借風吹火。因對巫仁說道。南宮吉富甲武城。他的財室還多哩。外邊人說全福和他家人泰定打夥做賊。後因他大老婆楚雲娘與泰定有姦。怕審出實情。就不肯認盜。如今借盜作由頭。把這姦情問出來。他手裡的珠寶金銀。還不知有多少。這賊的物件。還不設那零頭哩。說的巫仁動火。不勝大喜。纔知這個金銀窖子。又出在這裡。即時出票拘楚雲娘泰定。問失主不報盜的情由。竟把南宮吉當日提拔他做官的恩義。丟到東洋大海去了。有詩單咏小人負心道。



附勢趨炎日世情

山川瞬息路難平

茶蘼花好偏藏刺。

狗吻毒多莫作羹。

門冷自然忘霍衛。

義深何處覓程嬰。

松邊其種藤蘿樹。

枝老根枯葉轉榮。

却說楚雲娘。從岑姑子庵裡辭了進城。到了破宅子裡。收拾了紅綉鞋住的樓。丁下且權住着。還有些爛窻戶折板凳。叫泰定截了做柴燒。泰定身邊還有帶的幾兩碎銀子。買了一个半大鍋做飯。又找將楚大衿子來。抱頭哭了一場。商量着替楚大舅出殯。且留大衿子在宅裡做伴。到了十一月。總買幾件故衣舊被。添上幾件綿衣。又給慧哥做了個藍布綿襖。到底是大人家。破床破甕燒剩的屋上梁棟。還賣好些錢。暫救目前窮。那日

舊夥計鄧三遇見秦不定問大娘的消息。纔知雲娘回家。鄧三買了一方猪肉。一副蹄肚。兩隻燒雞。一盤紅棗。又是一瓶黃酒。着他老婆來看哥。見了雲娘。哭了一回。好不親熱。纔說起他如今在趙二官人家。進了當舖。就是到了別家。也忘不了你老人家。和老爹的恩義。雲娘道。誰似你看常。還來看我。看就勾了。又費錢買東西。我自在此姑子庵。捨了珠子。如今吃了長齋。這孩子作怪。從生下來。四五歲。天戒的一點葷也不吃。這些東西。就留着和大姑子吃了去。說着。老馬進來。看見鄧三。嫂買了禮來。都說他兩口是好人。就和細珠上廚。先篩了酒。一磁壺。把鷄切了。擺在大衿子。鄧三嫂面前。纔去煮肉。雲娘笑道。又沒个家伙。一把壺。還是拾的屋墻子裡的。這幾日。纔買了个盆洗臉。說着。

叫慧哥來。你鄧三嫂作揖。就捧着一碗棗子。慧哥接着吃了。到天晚。鄧三嫂回去。雲娘送出門來。囑付了。又囑付你两口。常來看。這孩子也是你的情。却說泰定夫婦二人。極知好夕。細珠每日跟着雲娘。與慧哥梳頭做鞋。不多出去。泰定沒有事。就在破門樓底下。開了个糧食舖。每日也掙二三升米。送進家吃。不覺冬盡春來。到了三月清明。雲娘買紙和慧哥上墳。方纔到家。泰定聽得人說。賊偷了南宮老爹家。多少東西。在城外起賊來了。泰定趕上細問。逸知是全福串通李小儀的緣故。忙走進和雲娘說。咱們的東西有了。原來如此。如此。和雲娘細述一遍。又說咱該選个領子領賊去。不論怎樣。咱也得一半強。如沒了。如今代捕巫典史。署了堂印。又是咱家舊人看。

庵爹的舊恩都領了來也是有的他那官是那裡來的那年按院爺來咱家吃酒席上講着總准考滿換了籍貫部裡的文書還是我上京去托蔡閣老家高大爺部裡領的憑難道就忘了說着善善上的雲娘道失過的財帛知道人心怎麼樣就領出小一半來也罷沒的張揚的人知道甚麼金子銀子到還惹出事來一言未盡只見二門口一個人探上頭又出去了泰定出來問他那人忙取出一張縣裏的紙票硃筆點着原來是楚氏與泰定名字。說了一驚問道甚麼事那差人說那裡知道只見後堂傳出票來立等見去只怕是叫去領贓一句投着泰定心事往內飛跑和雲娘說去了雲娘道就領贓也不消我出官寡婦人家有名無實漢子做了一場官我不去你自家去回罷。

那差人那裏肯依。只在門前炒住。了一回。就炒進院子來。道：「泰定。你這奴才。還倚着你家主子。大模大樣的。還是在提刑司做千戶哩。說不及。拿出繩來。把泰定拴了。雲娘無奈。何只得眼含雙淚。面帶愁容。換上了个舊包頭。青布掛藍絹裙。隨着公差往縣前來。見他口裏胡罵。只得取出一千銅錢。折个酒飯。那差人攢在地下。那里肯受。還要拴鎖雲娘。眾人勸着罷了。雲娘使老馬和楚大衿子。看着慧哥。自叫細珠。纜扶着。走到縣前。只見三街兩巷。都道南宮吉家老婆出來打官司。多少看的巫仁。聽說到了。即便打鼓升堂。忙叫泰定上去。問這失盜緣由。泰定只得從先說起。全福引着李小溪做賊。小的全不知道。一字巫仁大怒道。你這奴才。與全福李小溪一同做盜。後來將財物瓜分了。

盧楚氏有姦。纏不敢報盜。不打如何肯招。喝叫着實打先重責了二十大板。又問他的姦情。泰定哭着道。小的怎麼敢就打死小的。也沒處說。巫仁要他招承。好詐雲娘的銀子。就叫夾起來。又是一夾。二十敲。那泰定小廝。從小沒受官刑。夾的急了。口裏胡亂道。我招我招。住了夾。又沒了口詞。一邊夾着。一邊就叫雲娘上去。雲娘在臺下跪着。只嚇的亂戰。已是糊塗了。及上堂去跪下。全說不出話來。巫仁問道。滿縣裡都知你與泰定有姦。既然失盜。因何不報官。無私也有弊了。快實說。我不難爲你。雲娘原是個正直之人。只道是問賊情的事。見他一口咬住。口說有姦。不覺一片烈性如火。因指着巫仁怒說道。你就做官罷我。也還認得你一個清門淨戶人家。就不值錢。養着家人。又没人

告俺。你捏造出這話來。要詐我的銀子。有甚麼証見。平白地屈打成招。也要天理。巫仁大怒。可怜把雲娘一樓二十歲。樓的在堂上亂叫亂滾。如何招承的來。巫仁無法奈何。只得寄倉另審。把泰定也送了監裏。這裡總使人上倉裏問雲娘要銀子。講價錢。這是貪官的手段。如此利害。險不嘆殺了武城縣的平民。腸懷了那有冤仇的光棍。不知將來作何結果。這是遺金反累貞良婦。餘禍翻歸積善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白眼無情誰憐五歲孤兒。  
黃金尙在。可惜四條貧命。

詩曰

世情薄處亦堪傷

轉眼秋風細也涼

義犬守家終恋主

飢鷹搜肉必先揚

從來清白無遺禍

自古貪爭有厚亡

試看群鴟環腐鼠

可憐寸齒未能嘗

話說楚雲娘被巫仁要誣他姦情。詐他的銀子。搜得在堂上。呼屈和泰定送在牢裏。因使人和雲娘說。要一千兩銀子。纔放他。若不送銀。便要害他性命。那知雲娘手內一文錢也沒有。經過



大亂止剝破宅一處那裡去湊。那日細珠扶雲娘。撈打了送監。忙忙回去。楚大裨子老馬。怕連累着一溜煙都躲了。只撇下細珠和五歲慧哥。在那一座破宅子裏。四顧無親。斗米文錢。從那裡來。又想着雲娘。泰定在牢裏。那一日了。又沒送碗飯進去。看也只得手拖着慧哥。提着米湯。戰兢的縣門前來。那慧哥說得亂哭。細珠兩淚悲啼。不敢進去。衙門裏也有好人。認的他的道。這是場屈官司。我領你進去看。你主子去了。到了牢門。首傳與雲娘。在那送飯的門口。細珠看見雲娘。大哭雲娘。望着慧哥大哭。多少傍人落淚。也有說這大娘子。原是好入。除了家。還遭官司的。也有說南宮吉傷了天理。這是當初姦人妻子。今日也害自己妻子。當初坑人的財物。今日也要坑自家的財物。天理

循環。一還一報。雲娘哭了一會。因向細珠道。我已是死的人了。那裡有個銀子救命。撇下這個孩子。在你罷了。也是他爹傷了天理。不留這幾兩銀子。怎麼惹出禍來。從今以後。隨你那裡去討得些米。送飯給泰定吃。我一日吃不得兩碗飯。不消來管我了。如今只落了一處破宅子。和个庄子。留着也不用你尋。鄧三叔。央他請主賣去。他還是個好人。說着哭進去了。倉裡的女人們。都來勸雲娘道。你還有這個兒子。哭出病來。誰來疼你。又指着細珠道。你不消送飯來了。俺這裡就沒有兩碗飯。他吃。雲娘進去了。細珠把飯送到牢裏。給泰定吃了。傳出來。着他去尋他爹的朋友。替本赤戚小奇。與一班舊夥計。或者想那舊情。尋法救他。這細珠離了監口。揸着慧哥。走一會。抱一會上獅子東。

街屠本赤家來却說屠本赤名字叫做屠心一向在南宮吉家做朋友大獲財利酒食是不消說的近因南宮死了沒有營運遂又投在赤發財主趙二官人家來先說他娶了喬倩女又把南宮吉家一班夥計都說與趙二官家做益那趙二官時常叫屠本赤往來或是保債放鹽俱有些利息照樣的油嘴蜜舌奉承不在話下因聞知道雲娘的官司又要勸趙二官娶雲娘爲妾說他手裏的東西不計其數還沒動一點哩喜得那趙二官人是秀才納的監生畧知禮法因辭道南宮吉在日也都相識豈有娶他夫人爲妾之理屠本赤方不好再言語了那日在家忽見細珠領進孩子去就做不認的道你是誰家的細珠眼裏含着泪道二叔你難道就不認得我了我是南宮老爹家細珠

從小服事你老人家不知吃了多少東西哩。看着本赤就磕下頭去。哭了。本赤又故意的把眼擦了一擦。道：這幾年沒見。我就不認你了。看了看慧哥。上穿一個藍綿布小襖。下穿綿布破褲。也沒有襪。赤脚穿着破鞋。餓得飢黃面瘦。幾日不曾洗臉。竟是貧兒模樣。本赤情知是南宮的孤子。故意問道：這孩子是你的。你幾時有了丈夫來。細珠道：這就是俺大娘生的哥兒。本赤纔點了點頭。道：你來有甚麼話說。莫非你大娘守不得寡。破人家欺負孩子。又小。依着我。有這些家事。早尋個人家。還不受小人之氣。細珠道：二叔。你不知道。如今俺家遭的橫禍。現今俺娘和泰定都在牢裏。把前後事情和巫仁要銀子的事。說了一遍。俺娘着我來。和你老人家說。于萬看俺爹的面上。把兩處的宅子。

庄子不論多少價錢。只救得娘。與泰定出來。還買禮來謝你。本赤尋思一會道。等我慢上尋主。只在門前和細珠說話。也不讓進屋裡去。慧哥有半日沒吃飯。爇着要燒餅吃。本赤把袖子抖一抖道。我就沒帶着一個錢。你且回去。等我尋了主子。叫你去罷。說着就開了門。佯長進去了。這細珠背着慧哥。往戚小奇家去。分明在屋裏。看見細珠。只推不在家。其餘衆夥計。都不知挪到那裏去了。細珠從沒出門。那裡去找。因慧哥要吃飯。只得背着尋路回家。走到大街轉灣小巷口。忽然撞着一個騎驢帶眼紗的婦人。齊上整上。望着細珠笑嘻嘻的下驢來道。珠姐。你那裡去。怎麼這個模樣。我遠上看見。險不待過去了。把細珠讓過來拜了。又問道。肯的是慧哥。這細珠總認得是拘欄裡的陳宝。

如當初南宮吉在時。那一遭酒席上。不是他們來頑。要又問道。大娘好麼。細珠從頭說了一遍。陳宝兒聽了。不住他擦淚道。大娘好個人兒。怎麼遭這樣事。說着話。慧哥又哭。要飯吃。這陳宝兒。見到有人心忙。把頭上銀掠兒。拔下一枝來。遞與細珠道。你拿去換些錢來。給哥兒買碗麵吃罷。吊了兩眼淚。上驢去了。可伶可伶。正是。

錦上添花天下有。

雪中送炭世間無。

多情故舊烟花女。

愧殺辜恩負義徒。

按下雲娘在監不題。却說這巫仁逼拷雲娘要金子。風聲大了。城裏城外。俱張揚出去。是幾千金子。他得了賊贓。不報上司。如今還把他家大娘子。拿在監裏。要一千兩哩。因這巫仁原是他

家夥計人心俱各不平。這武城縣學生員有個柳學官。兒子叫做柳懋義。是個好秀才。爲人義氣。南宮吉在日曾借銀五十兩。與柳學官上任去濟南做訓導。全不要利錢。以此時常念南宮吉之德。至今未還此債。又因巫仁鑽營代捕署着縣印待朋友十分放肆。就約了原在南宮吉家做先生的莊素齋。着他具一個公呈。不日刑廳查盤。下學行香邀闔學公講。公呈寫完。直等到四月中。山東新按院出京。行文各處推官查盤。因亂後地方多事。凡係盜賊。申提親審。那東昌府推官江西人。拔貢出身。姓談名采。是個極負氣性的。發牌到武城縣。過了臨清。這巫仁騎馬接到交界。跟着進城。次日行香。總盤倉庫查城。只見到了文廟前。這些生員有二百餘人。排班打躬行香已畢。上堂講書。各

領了賞紙。這些生員一齊跪下。說有公呈。爲地方大事。刑廳接  
了一看。只見上寫着。

具呈東昌府武城縣儒學廩增附生員柳懋義。莊弘仁等。  
呈爲假官謀印。隱匿賊贓事。竊照本縣典史巫仁。原係已  
故提刑千戶南宮吉門下書辦。因冒籍納吏。入部鑽營。得  
官。金兵屠城。縣官被擄。伊乘机借名捕官。權帶印務。而不  
言其原籍武城。實本縣之惡盜也。去歲故主因失盜未報。  
有原告家主出首在官。賊首李小溪已捉在監。得贓金珠  
蟒緞等物。不下萬金。并賊不報隱贓肥己。衙役等証。又將  
主母楚氏。強捏姦情。逼索千金。一縷一夾。至今監羈不放。  
夫以本縣之巨奸假官。害衆故主之命婦。迫獄索金。此真



天地未有之奇。堯王法不容之巨惡也。伏乞追贓剪惡。免害地方。而斯文亦有賴矣。爲此上呈。須至呈者。

計開首狀在案原贓。

金元寶三十錠。

銀元寶一百錠。

俱在匣收入

大皮箱八隻。

金銀釵釧珠冠不計其數。

大包袱八個。

官衣金帶蟒緞盃盤不計其數。

已上家人全福妻胡氏原狀提証。

刑廳接來一看。大驚。卽叫巫典史先查他籍貫。寫的是汴京人。於某年由吏員出身。衆生員齊聲稟道。他現在大街西。買的楊舉人家宅子。開着酒飯店。因大亂沒有縣官。先借代捕名色。後因前任按臺來丈地。見沒官辦事。鑽了署印。不料東京大亂。部

裏大選停了。遂在此橫行。太宗師若不爲地方除害。還要覓核臺面遞。這一句。那一句。把个巫典史嚇的面如土色。卽時鎖了。將印封庫。叫學官看守城池。待申過按院。另差官署印。原來刑廳見許多贓物。也指望巫仁來孝順些。完了公事。回上察院。巫仁見事情壞了。只得封了一百兩銀一錠金子。使長隨通了信。悄上送了進去。正是因投狗口翻招事。鼠到塲前更起貪。有詩爲証。

花枝一朶向人開。

蜂蝶紛上復回。

多少東風吹不醒。

採花又見一蜂來。

却說這談四尊。初見衆生員呈詞。也不深信。暗想道。贓是有些。那有許多。或是學校中虛揚巫典史的惡跡。至夜間。長隨悄上。

送上巫典史稟帖見寫着白米一百石黃米十石就吃了一驚。傳進一个大匣子來。燈下取出一看。素匙上的黃金一錠約有十兩。又是兩個五十兩的大元宝。不覺喜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想道這厮可惡。既有這三百兩金子如何只送一錠與我。難道你分這點木頭給我吃了。你到吃整分。我就是這樣賤賣了法罷。尋思一夜到天明。掩了門。傳巫典史進後堂去。迴避了衙役道。你只把這三百兩金子交出來。我再不究你別物。隨你報多少。賍我還與你做主。這巫仁只是磕頭說原。只這一錠金子小的怎麼敢隱瞞。刑廳大怒就升堂。叫拿大板來重責了二十板。即時送監和泰定。李小溪一處監候。全福妻見巫仁得了賍。又不究他丈夫的人命。去領包袱又不給他。因此補遞了一張。

劫財殺命的狀。連巫仁都告在裏頭。把這贓物。開的和公呈一  
般。刑廳見了。又使長隨來問巫仁要金子。他百口不吐。長隨口  
了。刑廳大惱。怕武城縣無官。悞了縣事。將闔學公呈。全福妻的  
原狀。一封筒申報按院去。訖那按院見許多贓物。未免動了个  
隔壁聞香啖蜜之意。也就要一口全吞。不許零抽半點。批了兩  
行硃字。仰刑廳嚴審。并原駐解報。時方搜括助邊。不得少開漏  
報。審官叅處不便。又差两个心腹承差。上東昌府守提。又發一  
個牌票。仰東昌道查府佐等官。有才守者。署武城縣印。票到東  
昌。有一個汪通判。極是貪濫的。就使了三百兩人情。求本道批  
他署印。要得這金子。本道卽行文。仰汪通判上武城署印。并刑  
廳提李小溪全福妻巫仁一千人犯來審。不提却說這巫仁。自

已昧了三錠金子。怕審出來有罪。秘通禁子。許了他五十兩銀子。連夜在櫃床上。使點手段。可憐一個李小溪。好七光棍。斷送一條性命。并不曾動那金子分毫。正值汪通判到任。禁子遞了李小溪死呈。說是棒瘡重。死在櫃上。汪通判大怒說。這事已申報按院。立等解審。今先死了活口。這賊証不對怎了。把禁子打了三十寄監。申刑廳定奪去了。却說這李大漢。自從小河口殺了全福。不敢回家。與李小溪商議。上東昌府裡。破落戶開賭場。的王小一家。躲着分了些銀子。不合給他一錠金子。帶在腰裏。從來鬼神弄人。翻巧成拙。那李大漢是個光棍。久在錢場賭博。豈肯拿出金子來賭。只因在王小一家。住了半个月。先贏了四五十串錢。後忽輸了沒的撈稍。就拿出這些銀子。關着不期又

偷了着了急。又一時酒醉。就拿出一錠赤金。重十兩。險不驚倒。這些賭錢。搗子齊來。湊起注子。大家要贏他那金子。又被李大漢奪了一個老光根。叫做皮篋籬。他沒有錢。只要在裡頭出空注。記賒票。衆人不依。把他推出去。正值地方有土賊的時候。他卽時報了捕衙。將李大漢捉去。要審。早武城縣李小溪事發來。關提李大漢偷金子的事。這裏又不肯發。也要提來。得些油水。不期刑廳報按院知道。是一件事。先發刑廳提去。而審李大漢。不招。夾了一夾。馱了一百二十。纔招了。問金子原數。只道小的老子李小溪知道。怕小的年小。漏洩了事實。不知數目。就寄了東昌府監。那日汪通判申到李小溪死了。刑廳大驚。沒有活口。賍証不明。怎麼報上。次日一千人犯都到了。刑廳升堂。逐一嚴

審先把全福妻子叫上去問得明白。次叫李小溪老婆上去問。金子的實數。又是一撥一百。敲老婆纔說了實數。是三百兩。又叫李大漢上去。李大漢明知是人死了。恨這巫仁害他老子。一口咬住。原有三百兩金子。是三十錠。俱一齊交與巫仁連皮匣。拿到後堂去了。和這老婆俱咬住巫仁。報他殺父之仇。隨巫仁怎麼分辨。現放着這錠金子。刑廳也只得和前銀子。申他買官。漏駐以博清吏之名。又叫同時捕役面對。俱推在巫仁身上說。皮箱鎖着巫仁連箱子包袱。俱帶入後堂。并不曾寄庫。可憐這巫仁。又是一夾。三十大板。打入大牢。不題。且說這楚雲娘見起解。李小溪一干正犯去了。原沒有楚雲娘。泰定名字。自然該保出的。那汪通判原爲這一件賊贓。謀來署印。如今按院批刑廳

親審全不經手。先折了這三百兩本錢料。這武城縣還有甚麼大事。依舊要追比。這不報盜的情由。先是鄧三楚二舅投了保狀。不准要審。了解上。雲娘慌了。使細珠往屠本赤家連催三次。賣房子。只推說這亂後。宅產不值錢。幾間破屋。還不值百十兩銀子。誰家肯買。一邊又向趙二官人說。這宅子前廳後樓并花園書房。費有半萬銀子修的。那件不是我手裏過的。如今十個錢賣一個錢少。也得五百兩銀子。還不彀蓋那座大廳哩。劉皇親家庄子。是我一美盤。兌的一千八百兩銀子立的文書。咱如今壓着他賣。連庄宅給他三百兩銀子罷。人在難中。那裡不是積福處。說着。趙二官肯了。共出了七百兩本赤。背着鄧三和衆人。使細珠對雲娘說。趙家只出三百銀子。給你打點官司完了。



官司剩多少儘着送過來。這里屠本赤又去尋了莊素齋來道。係學校體面。不在。了出公呈一場。我們空受他恩。只好吊淚罷。了。還得列位。一个公呈。俺約些百姓跪門。大家保出這大娘來。也是陰德。那莊素齋。那知屠本赤借學校體面。要騙那賣宅子的銀子。遂約了柳學官的大公子。和些秀才們。十數个人。次日。上堂一講。說這南宮提刑妻楚氏。原也受封過的。巫仁詐他的銀子。要拿訊頭。送在牢裏。因此諸生。纔遞了公呈。蒙刑尊准放。又没人告他。上司票。又没有名字。望公祖。父母釋放。如不肯。只得上府去見刑尊。汪通判難了半日。道。他是失主。尚日後。上司要人。却怎麼處。衆秀才道。生員等。係他在外聽候。就是了。那屠本赤。順水推船。約了一班舊夥計。跪在門外。汪通判無可奈何。

只得准了保卽時開監門放出雲娘和泰定來。雲娘只道是屠本赤使的銀子。誰知是汪通判畏懼學校公論白白放了。到次日屠本赤拿着五十兩銀子給雲娘。說是講定三百兩銀子使了二百五十兩。送汪通判。纔得出來。雲娘就叫本赤代筆寫了賣契。纔收了銀子。感激不盡。又使泰定稱十兩銀子謝他。只是不受道。俺就盡個情。也是該的。受過大官人的恩。還少哩。雲娘又讓纔接了。說着吊下淚來。雲娘也吊淚。說是他不忘舊。那知屠本赤於中取利。先扣起三百兩。讓趙二官家下衆人。落了五十兩頭。投處招對趙二官人。也不知道。這是光棍昧心。其巧如此。後來本赤餓死道傍。並無子女。天報在後不題。且說按院見提不上金子來。三四日來催提一遍。原駐皮箱包袱。一匙解到。

只不見金子。捉上承差。每人十五板。打箇將死。又下來催。只得把李大漢并老婆。俱用非刑。或是竹簽釘指。碎磁夾腿。一面拶夾着。只是說巫仁收去了。又把巫仁用非刑夾打。纔招出三錠金子。在武城縣。一面提了金子。并巫仁妻女。一齊吊拷。幾番逼拷。幾死。再沒口詞。不消數日。巫仁先死在監中。李大漢也死了。只存李小溪老婆。是箇活口。同全福妻解上。五錠金子。一百兩銀子。刑廳沒敢留。下一分。按院到底不信。把談推官。泰爲貪贓革職。提問汪通判也降了。可憐這一股無義之財。傾了四條性命。壞了兩個刑官。按院雖得此財。不過一年金兵大入。宦囊一卷而去。總是虛花照眼。何曾沾得分毫。熱火消冰。到底全無着落。未知雲娘子母。後來作何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富室貧兒生埋金受報

前愁孽女死對案歸娼

詩曰

福有因緣禍有門

甘同枝葉苦同根

果隨瓜豈人人種

水滴堂簷點點痕

慳父必然生蕩子

棘叢安得產蘭孫

百年冤鬼來尋債

隔世還追地下魂

却說雲娘保子出獄且按下不題。單表汴京城裡出了一箇大財主。姓賈名仁。排行第八。他父親是錦衣衛役。出身在京專好拿訛頭通線索。後來死了。生下賈八。更是乖巧。頂着父親差使。

六部九卿內宮廠衛二十四座衙門走的爛熟。先在童貫京營裡喫一分守備錢糧。後來和高俅蔡京這幾個大權臣宅裡大管家結了親拜成兄弟。就大弄起來。又認了林靈素做乾爹。不止外官連司理大監提督三宮的老公們。沒一箇不通聲氣。又結拜李師師做乾姐。曰此京師起他一個混名叫做真亡。賈八又因他專騙大錢。他少人幾千幾百。不還人家。只推說忘記了。沒有這宗賬。若是人該他的。還了。又賴人重還。也只推說忘記。不曾收有錢。有勢。誰不怕他。所以混名一發。叫的通行家。儻住在綿花小巷。後來駙馬街買了宅子。蓋的樓閣亭臺花園書房。俱照內裡款式。城裡當舖鹽店香蠟店綢緞店。何止二三十處。夥計有一二百人。只是一件年過六十無子娶了許多姬妾。

生一个就死一个。一屋老婆吃飯罷了。如此大錢。他平生一文不捨。就是人情往來。百文錢的也沒有。回這靖康皇帝喜花石缸。他就開了花石店。蘇杭盆景。無般不有。在良岳後街上。那時士大夫家。俱有花石一盆。虎刺有賣到三百兩的。掙錢極易。道君皇帝也常取進去。中意了。常賜三五百兩。直到金兵過河。還拿着大天平。兌人銀子。家下蓋造樓房。不歇工。他小舅子方指揮。和他對門居住。是世襲鑾儀衛指揮。五十多歲。只有一女。叫做春姐。常抱來賈家頑耍。且是生得眉清目秀。一个小兒口兒乖巧伶俐的。當不得又會哄人。賈家沒个孩子。常是姑娘長。姑娘短。哄得賈家一羣婦人。看如寶貝一般。常是過來頑耍。一二日不肯放回去。年長十歲。又好个苗條身子。纏的一點兒。

小脚兒梳着个假髻兒就是个牙人兒一般。没人不爱就學唱曲子識字兒抹骨牌一教即會。後來兩下親戚走的熟了。回賣家無子衆婦人就請把春姐過繼了來。養着頑耍做伴。方家娘子不肯只許兩下走着都叫爹娘。那春姐又會哄人。娘長娘短叫的賈家老婆比親生的還稀罕他衣裳金珠墜子常日的送來不絕。後至金兵亂了。賈家算計這些金銀寶貝儘自不少。那裡去藏。就在那住的羣樓花洞水窖之下穿井有十餘處。把金銀打就大磚用漆包了一層。包起約有二丈餘深。使土培平舖上磚石。偌大一个宅院。那裡去找。却暗包記了不題。看官你道這藏法妙不妙。誰知慳貪來的財物。決不許他妄用。故癡篋藏了以待有福。正是人心如此如此。天意未然未然。有詩道得

好

百歲光陰既不多

勞心苦弄欲如何

充饑不過三食飯

覆體能穿幾疋羅

金玉千箱憂盜賊

田園萬頃怕催科

夜來脫襪魂離殼

一箇銅錢帶得麼

且表這方家女兒春姐到了十一歲上忽然頭痛腦悶眼赤腮紅只是要睡不住聲哭幾日全不飲食忽然後夜間和他母親睡在床上只見他陡然大叫一聲跳起來兩眼圓睜說這家事不  
是我轉盜與人是你許下謝他的就是嫁了他也是沒奈何誰  
見我接他過牆先姦後娶的說畢又大叫一聲滿地打滾一似  
有人打的一般身上一塊青一塊紅哭了一會就沒了聲只是



心窩裡亂跳。說得方指揮夫妻主意全無。叫着春姐。只不答應。兩個小眼閉得緊。上的臉似金人一般。兩口兒哭得沒法了。趕夜裡去叫前門上師婆老劉來看。說是中惡。拿符水桃枝香紙銀錢。剪個紙人兒。用漿水往東方送。說是遇見鬼了。守到天明。只是不醒。慌的對門賈家婦人。一群都跑過來圍着哭我的嬌兒。心肝亂成一塊。拿姜湯往小口裡灌。那春姐那裡得醒。只是大家抱的抱。哭的哭。因把那常穿的一件大紅縐紗小衫兒。扎花白綾比甲兒。荳黃扎花裙兒。替他穿上。又把一雙金嵌寶石小白果墜兒給他帶在小耳朵上。忙忙把個假油髻兒紅繩兒。扎在小兒髮弁上。換上一雙小兒紅鞋。停在房裡。床上大家圍着哭。那賈仁過來看了也。自心酸。叫人去看杉木去了。又叫黃

醫官取抱龍丸去大家忙亂不題

愛鑽情根骨肉緣

彭殤生死亦同然

改頭換面知誰是

空使爹娘淚眼穿

衆人哭了一會見方指揮娘子碾倒地下哭的昏迷勸也不住。賈家第五个妾妓者出身極是伶俐道我看这孩子不像短命的没病没灾怎麼就死了用手去摸他心口不住的亂跳忙道：「娘休哭這孩子還沒死。」慌張怎的不信都來摸他心底可不還跳只是口裡沒氣說不久黃醫官到了賈亡方指揮進來說：「婦人且躲開好等黃醫官看脈用藥。」那黃醫官是御前有名的老醫極知脈理問道：「姑娘今年十幾歲？」賈仁道：「十一歲。」黃醫官道：「十一歲脈還不全只用一指先攔在右手尺脈上又看了關。」

寸二部住了一會又取左手心脉肝脉三部俱看完笑道姑娘不死非三日即五日可以還魂此是業鬼追寃前生罪案犯了關王闖不消用藥且把这抱龍丸用薑湯灌下保護他元神罷这房裡燒香念佛看經懺悔等心口裡漸已溫暖就好了說畢黃醫官要去賈仁請到對門待了一盞茶還是方栢揮封上二兩書信去謝了这婦人們守着姑娘不敢哭將藥灌下去牙關緊閉又流了出來不住手去摸春姐心窩果然溫暖只不見有氣这婦人們守到了三日全然不醒待說死了又心口溫暖時常跳動那些王師婆李師婆張姑子劉姑子日夜來看这家說該跳神那家說該拜懺方指揮只这一女如何捨得連忙去黃花寺請了六個尼姑在住房中間安下壇場拜梁王懺婦女一

家隨着跪拜直拜到第五日。那春姐如夢如醒忽然哭了一聲。又沒氣了。這些婦女聽見春姐哭了一聲。就拾了寶貝一般忙來抱的抱。拍的拍。又哭又喜。和賈家一群老婆就擠了個滿屋。一時鬧動了東京城。說是女孩兒五日還魂。豈不是件異事。總服黃醫官脈理。春姐漸漸活了。父母問他病中之事。竟一些也不知道。自此以後精神養好。一發嬌媚。且說賈仁將金銀埋了。慳貪之心。雖然放下幾分。却只恨不曾生得兒子。他家中。有十數個有名的美妾。又有房下侍婢二三十人。俱是江南兩京出類能文會唱的。只是各坐空房。不見有孕。忽一日。因人還債。准了个使女。叫做蘭香。胖大粗醜。厨上略會些飲食。京師有半灶之稱。不知怎麼樣。老賈看上了一時動興。不消一月。就定了胎。

把個賈仁喜極各處對人誇說。他家有好事了。到臨月之時。賈仁做一夢。有一個人從南門進來。手持一塊金磚。說來還債。賈仁平日貪心。見了金磚。兩手抱住不放。那人來奪。賈仁又爭着不肯撒手。忽然大叫一聲而醒。夜正三更。家人來報。廚房內蘭香添了一個哥兒。慌忙起來。淨手焚香。向天叩拜道。也是我賈仁一生沒傷天理。因此龍天不絕我後。過了三日。親友知道。都來賀喜。也有送湯米的。送盒子的。送金錢銀錢的金鎖銀鎖的。賈仁有財有勢。到了滿月。送的財寶賀儀。約有千金。這賈仁喜的是錢。說這孩子日後就是個掌財的。可雲作怪。雖是生的齊整。胖大兩耳垂肩。只是兩眼不開。不住的流些紅淚。叫醫婆來看。說是胎熱。過到百日自然好了。賈仁也自憑他覓了兩個

奶子恐怕失奶因是夢見金磚生的就取名金哥到了百日這些親友脩禮來賀也擺了三四十席酒席前抱出金哥就和金打的娃乚一般頭戴金鈴織錦壽字冠兒織錦大紅袂兒金蝦蟆頭鞋兒胸前金麒麟金鎖手鐲脚鐲都是金子裹滿了那孩子兩眼不睜一似睡着一般親友各誇福像不絕且接下不題却說春姐又過了二年十三歲了出落的風流姿色十分嬌媚就像个画上一幅小美人圖又學的識字能文吟詩度曲因賈家有江南娶來名妓都會書画琴碁因此春姐見了就會不消請師偏是靈巧賈仁家生了子常乚過來與金哥頑耍那日清明打鞦韆接了春姐過來在後園吊了一架絲繩花枝高掛在綠楊之外那穿婦人們也有單打的也有雙打的真如彩鳳斜

飛雙鸞同舞打了一會該春姐上去但見

穿一件賽榴花滴胭脂的絳色紗衫却襯着淡柳黃染輕粉的比甲繫一條轉鏡面研雲影的雪光素練斜映着點翡翠織細錦的裙拖身子兒不長不短恰似步月飛瓊眉頰兒不白不紅疑是凌波洛女蝶粉初調未向西隣窺宋玉鶯黃未靚先來東閣竊韓香恍疑紅杏出牆來但恐青鸞隨鳳去

春姐在賈園戲打鞦韆不至緊不期賈家後花園緊接着御河西岸一帶都是秦樓楚館中間函閣飛簷垂楊四遠長廊有二百餘間灣曲曲一個大院子却是李師師的樂府這李師師雖是一個樂戶只因道君皇帝幸過便與眾不同他的住宅竟像道君的外宅一般一路紅牆內這地道聖駕不時遊幸天下

有名的花魁誰敢輕見。賈仁財大有線索。又與他結拜了。纔敢在他府西蓋這座花園。那日御駕遊了艮岳。因是清明。忽然由地道中幸李師師府。要看那汴河外士女踏青。人民行樂。正和李師師在迎銜閣飲酒。憑欄直對着這河上賈家花園。也是天假其便。春姐正打鞦韆。真是身輕如燕。舞腰細似流鶯。一个小小红梳。風飄裙帶。汗濕鮫鮓。高高撮在那垂楊枝外。一上一下。正面對着閣上。真龍看个不足。酒罷回宮去了。這李師師見此女子忽然生心。即差的當人去賈家訪是誰家小姑娘。細細問明。知道是方指揮家。只此一女常在賈家頑耍。昨日打鞦韆的就是他。還怕有些不真。又將慣做京嫖王婆。叫來細問。王婆說起這女子纔十三歲。生得風流典雅。真个是美人兒。一京城



裡也找不出第二個來。又說這雙陸骨牌琴棋書畫賈家三房下揚州娶的個瘦馬。他常常教他。偏是一見就會。如今家裡學唱清曲哩。喜得個李師。好似得了活寶的。即使人先和賈人。員外說是聖駕在樓上親見。要選貴人。如有造化。生下太子。甚麼富貴沒有。老賈正爲金兵索餉。朝廷內庫空虛。派在京官富戶各出一半老賈派了一萬。正無線索。可免。忽聞此信。聽不的一聲。真是喜從天降。因想道。我該這一萬助邊銀子。正好就這一個題目。出脫連忙走到方指揮客位裡坐下。方指揮出來。老賈就笑嘻嘻道。你天大的喜來了。我來報喜哩。方指揮問道。何事。這賈八道如此如此說了一遍。道這奉旨聘選。誰敢不遵。你只奉了旨。就有內邊老公公御賜羊酒金緞下來。就該安排下他。

隨身官粧的衣服往宮裡送一人朝廷的瘋妃就是姑娘年小誰敢留在家裡說着方指揮娘子也出來見了不覺兩眼淚落說一生一世止得這點骨血平空裡弔下這個禍來生生的把一家折散了甚麼喜事說罷放聲大哭奶娘傳進去春姐聽見也嗚吶的哭方指揮也在傍揩淚賈八勸道這是孩子的造化終不然留他一世有个不出門的人家還尋不着這樣門路整萬銀子打點求選皇后哩如今正宮孟娘也使了多少銀子纔挨進宮去你就哭也沒法這誰敢違了旨說个不字連一家性命都坑了你們且商議回他的話這李師也家提調着三宮朝廷的枕邊言比這閻老體面還効你惱了他不成方指揮是老實人心亂了向賈八說姐夫在你張王我雖裏了个職一點事

也不知道該怎麼樣敢不聽你說何況這孩子已是兩下分養着的說着都不哭了正是

林外天桃傍水開

月移花影上陽臺

色香原是無心物

俱爲多情牽出來

話說李師師因看見方家姑娘打的鞦韆可愛就尋出這個題目來要引他上了竿兒接過來教梳籠着勾搭道君皇帝故意假作奉旨去聘選叫他回不得又遇着老賈心內有事要我個題目好省下他助邊銀子如何不盡力攬掇那指揮老寔人那知道賈八要借別人的水潑自家的火當日大家應允了同師師的話不知他怎成起本不在話下不消幾日就有一個公公拿紅帖來方家拜了又拿紅帖請過賈員外來作了揖只說恭

喜方纔安了坐，就是兩牽羊一擔紅泥頭，御酒四疋金緞一對，銀花瓶重斛方指揮夫婦朝上接了旨行九拜禮，要留席不肯。任方指揮吊着淚，問進宮的日子，公公低聲道：「這是李媽媽那邊奉的旨，還要問他。俺們不過奉了皇爺旨意，送這金幣來，誰敢問他送出門上馬去了？」這方指揮家就像死了人的終口母子，悲啼這賈家娘子們也有勸的，也有嘆的，不一日替春姐做的官樣織金裙襖，繡帶官靴，買家也破費幾兩金子，打的金鳳釵，金龍頭大簪，珍珠結佩之類，送來添粧。方家也備千金嫁粧。那日李師師家遣王婆來說：「今夜聖駕要親到李府裡看選姑娘，只要一頂二人轎子，悄悄擡在他家，先面了駕，纔定日子往宮裏送這賈方二家，怎敢不信？」即時將姑娘打扮的金並玉裹。

香薰了髮向沐浴了身體。又有一種仙藥。是透骨香。一袋有二  
十九。俱是異香。和春藥丸成婦人臨卧服了。那香從下體透出。  
異香。渾身香滑無比。當時東宮潘奢大老。和內裡多用此藥。等  
到日西時候。使一頂花簾小轎。四百結綵紅。那春姐拜了天地。  
別了爹娘。眼淚簌簌。只得上轎而去。又不許親眷到門。恐有洩  
漏。原說就聖駕選過。送回家。另擇吉日入宮。那知是桃花落水。  
無回路。柳絮隨風。不轉頭。有詩曰

世間好物不堅牢

象爲牙傷香自燒

籠鏤鸚鵡因巧語

網羅翡翠惜奇毛

高才賈傅名多誤

絕色王嬙命自招

自古佳人偏遇劫

幾多金屋有藏嬌

君官聽說原來這天子京師地方。五方所聚無般不有。無事不  
奇。這些切騙神棍飛簷走壁。僞官詐物。僞旨穿宮。此等大騙子  
不知多少。從那裡說起。今日李師也。因看上方家女兒。假傳旨  
意。美了這一般大搗子。來質兩個窮花子。太監穿上兩件蟒衣。  
使幾疋緞子。白騙了良家女兒。來入了樂籍。這方指揮一個老  
實人。那知道這雲裡手的勾當。就是賈八打的大光棍。不過是  
通些線索。詐銀子為主。也不知道這指山買礮。借水行船的手  
段。那道君皇帝。雖是荒淫。因這金兵。兩入汴京。終日來索歲幣。  
大將郭藥師。又降了大金。引兵入犯。因貶了蔡京。父子斬了童  
貫。科道上。本把高俅。王黼。楊戩。这一起奸臣。殺的殺。貶的貶。俱  
各抄籍。助餉用的是李綱。趙鼎。張所。一班賢臣。那有選取嬖

之理。只因當初曾有此蕩遊。把个李師匕擡舉的和妃嬪一樣。他遂高擡聲價。到此時。目自己色衰。怕門庭冷落。空負这个大名家下侍女。雖彈箏歌舞者不少。却沒个出色的。目此乘機巧騙。這方家女兒來做門面。也是他花星照命注定的。因果以報前冤。與那道君甚忿。相干雖然如此。人有百巧。天有千變。依着這人的機謀。再沒有天了。只是拙的常拙。巧的常巧。那有此理。過不多時。金兀朮粘沒喝。兩路內犯。遣官來催歲幣。要金五十萬銀。五百萬。欽宗頒旨。官民僧道內外富民。量力助餉。直催了三个月。只湊了銀三十萬金一萬兩。連內帑還不足一半。如何退得金兵。忽都察院御史趙鼎。上了一本道。

蔡京童貫門下奸人富豪。奸詭無補。於國各擁厚資。實足

釀亂限三日內各出家私以助餉賞恐其慳吝不出即令  
移家以搜藏隱既能除蠹且以安民倘云無罪而借輸不  
妨兵退以徐補庶可解倒懸之危急而無損國家之元氣  
朝廷准了隨着開封府尹和兵部戶部都察院并五城兵馬指  
揮兩縣地方官各率衙役兵丁將這些大戶挨門查點一到門  
首即將男婦一齊逐出街來止許隨身帶些衣服銀兩粗重家  
伙床帳等物將大門用都察院封鎖從長安街前封到九門約  
六七百家這一時趙鼎爲政清正方巖動則斬首又是軍情誰  
敢買免把這買入員外也就在封鎖之內了這些婦人趕的沒  
處去都奔方家來又不曾先通得个信息只有帶些首飾零銀  
子出來的凡係皮箱厨櫃俱不許動只等兵退方許還家這賈



八員外纏得了子。又有這方家姑娘。看七入宮。見了駕。指望分  
半个皇親做。忽然被封立時。逐出可憐。這幾井金銀埋在地底。  
雖他人不能找。尋日後太平。知此宅子。還是誰的。正是天大的  
冤屈。那裡去訴。只得暫在方指揮前客位住着。小小院子。通擠  
滿了。各人尋路不題。過了二日。兵部大堂。又上一本內稱。

倡優淫汗之地。乃指爲宸遊微服之區。賜用內珍。僭稱外  
府。或狐鼠借其耳目。窺伺往來。或奸雄因以穿窬。招搖賄  
賂。遂使金穴踰於梁鄧。柳巷過於陶朱。如此大好。豈容內  
住如此厚利。終爲寇資。以之助餉而退敵。豈不愈剝民膏。  
而奪土俸乎。既以救軍國之需。且以消道路之疑。

太上朝廷也准了。卽着太常寺查樂籍。派銀十萬兩。樂婦李師

師本該重處姑免究着外。在不許在京旨下人人稱快。把這些粉頭們連那私窩約有二三千家都編成樂戶一齊趕逐。金銀釵釧衣服等項。剝個罄盡。趕出城去也。歛有五萬餘兩。那李師野手下人多早通了个信。先一日把方家女兒并十數个出色了頭各帶金銀寶貝。在城外僻靜巷裡先賃了个宅院。安下李師。七空身見了衆官而去。因係官家幸過體面。還全及至方指揮知道已去得沒影。老賈不知事。誰去打聽。真是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且聽下回分解。

田原石身

三

第八回

武女客乘高興林下結盟  
文學官憐孤寡雪中送炭

詩曰

金谷園中春草生。

當年池館一時平。

何來乳燕尋華屋。

似有流鶯喚画楹。

客散聲歌明月下。

兵殘礫瓦野烟橫。

秦宮漢闕皆成土。

流水年年不住聲。

話說李師士并衆樂藉。雖逐丁出城。然這汴京城有七營五衛。武職官兒自大宋太祖開基。享了二百年太平世界。豐富奢華。是不消說的。莫說文職。就是京營武官們。又沒有邊防盜警。吃

着錢。狼口日擎鷹走馬。品竹彈絲。好不受用。終日你一席我一  
 席。都是蹴毬打彈。輕裘肥馬。那些女眷。越發是頭梳高髻。身扮  
 內粧。分明是良家。却打扮得似妓女。就是小女兒兒。也學幾腳  
 俏步兒。挽的角兒高。七的。在人前賣弄。驕奢恣佚。慣了。有一個  
 鮑指揮。又有一個卞千戶。俱在衛裡居住。和李團練。張都統。宋  
 都監。一班武官。都是一社。每人五十兩銀子。搖會。又當孩兒香  
 會。到了元宵。扎這小孩子。打扮各樣故事。扎起二丈高竿。在頂  
 上。頭要用錦繡珠寶。裝作天上神仙模樣。三三百隊吹打着遊  
 街。合城士女。上幾萬人爭看。這個會也費幾萬銀子。又有鰲山  
 會。拔河戲會。汴河龍船會。京城五方之地。無處不有。那鮑指揮  
 與卞千戶。都是富家。二人相厚。俱年紀三十餘歲。不曾有子。當

說咱二人日後有了兒女定要結做親家。各入到家和娘子說着。笑了。婦人家亦有一個會。是正月十五泰山娘娘廟進香的會。這個廟在京城正北。有秦嶽天齊七十二司。各樣神祇大殿。牌坊。周圍廊房。奉勅修建。是京師第一個會場。因此到了元宵這些京城士女出遊。上千上萬的。那一年鮑指揮娘子。卞千戶娘子和這一班會上堂客都約了廟上進香。進香畢各家都帶酒盒。在廟前一帶汴河大林子裡。鋪着氈條。打着涼棚。喫酒行樂。也有清唱的。吹簫的。走馬賣解的。林子裡不分男女坐滿了。因這卞千戶娘子。年小好頑。常叫鮑指揮娘子做親家。原來這二人當年各有了身孕。衆婦人有知道的。大家笑着道。你兩個今日割了衫衿罷。那張都統娘子。四十五歲了。也是個浪的道。

我就是個媒人。即時各人面前斟上一盃酒。就割了衫衿。從此各叫親家不絕。日西回家。張都統娘子是大轎。軍牢執藤棍前導。其餘都是小轎回去。到家各與丈夫說了。後來兩人見面謝了。真正稱爲親家不題。到了十月滿足。這鮑指揮先生一女八月生起。名丹桂。隔了兩個月。卜千戶也生一女。起名香玉。兩家都生女兒。甚覺無趣。也都笑着沒言語。這些娘子們見兩家都是女。道等他兩個大了。拜成姊妹。也是親生的一般。不覺過了週歲。常把兩下女兒抱在一處頑耍。兩家往來不分彼此。俱叫爹娘。也是常事。後來鮑家晚花許了侯指揮家親。卜家秋影許了王千戶家親。不覺日月如梭。到了六七歲。兩個女孩兒生的。面上一般。沒人不愛。常比在一答裡頑耍。從懷抱裡就頭臉相。

但也不像是兩家的。正是馮飛蝴蝶蝶原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馮不在話下。自古久治生亂。樂極悲來。這大金因童貫開了邊釁。從宣和九年犯邊。搶進邊來。童貫遮擋不任。只得上一本抽選。京營英勇。要這些武職官善騎射的。調往河北邊關一帶防守。就把這鮑指揮調在懷州卞千戶。調在真定。兩家各挾家眷。隨營到任。臨別時。只有兩個小姑娘。哭個不了。衆人看着道。這女孩兒非偶然像是一路生來一般。

湖上鴛鴦亦有緣

朝來暮去泚波前

無端共向沙頭宿

一旦分飛又各天

原來這些因果。俱是一點情根。生死不化。只因水紅綉鞋。與紅香是一路托生。前世裡兩人情意相投。因此投胎在一個地方。



從小在兩家如一家。後來還一樣。結果這段輪迴。應在後面。今且  
 不題。却說楚雲娘。白喫了一場屈官司。把家業賣盡。剩了幾  
 兩銀子。不消半載。也都用盡。趙二監生家。要來修理宅子。不任  
 使人催着出房。招客開店。那楚雲娘。尋思道。那裡去住。又要使  
 錢賃房。好不恓惶。看此這高樓大廈。粉洞花牆。當初丈夫在時。  
 嬌妻美妾。歌舞吹彈。好不熱鬧。一個宅子。鬧烘烘。全住不開。如  
 今一個寡婦。領着五六歲孩子。怎麼住着。又到了玳瑁軒。山洞。  
 石山子前。見那太湖石。牡丹臺花。都枯乾了。葡萄架。久倒了。滿  
 地都是破瓦。長的蓬蒿亂草。半尺深。那些隔扇。圓窓。俱被人折  
 去。燒了。前後走了一遍。放聲大哭。細珠領着慧哥。抬那掃帚菜  
 吃。慧哥只在臺子草裡。撲蝴蝶。拿螞蟥。耍。那知道是他的繁華。

舊地全移。玉鶯燕亭。董不認人。雲娘哭了一會。老馬進來看見。雲娘淚眼不乾。勸道。這亂世裡。孤兒寡婦。住着這個大宅子。空空的。到不如尋個小房住着也省了口面。俺那西巷子裡。柳學官家一塊閑宅子。三間堂房。一間東廚房。臨街有兩小間屋。一間做過道。小小的個院落。又有二間小影壁牆兒。一眼好井也。是個省祭官。老俞家住着。因城裡不便。回村裡去了。一月是八錢銀子。和郁大姐家。隣牆厨灶火坑。是現成的。雲娘聽說道。馬媽。七央你就去看。和泰定去立個房狀。且交二兩銀子定下。我看個好日子搬了去罷。這裡恋着甚麼。也不過是兩個破鍋。兩張破床。不消幾個人。就搬盡了。說畢。老馬泰定去了。少頃。泰定回來道。是西荳腐巷裡。到是處好宅子。到了柳學官家。見他

那秀才說了許多好話。只道不要房錢。講了一會。還讓了一兩。只立了八兩銀子的契。還賞了我酒飯。纔來了。取了歷日。看是九月十三。移徙安碓磨。到了那日。先叫了兩個閑漢。挑了舊床板。檯。棹。杓。破櫃。和焗盆。炊箒。碗。盞。等物。零星和細珠。拿着。泰定背了哥兒。楚雲娘。還要坐頂小轎。過去。體面些。賃了半日。他定要五錢銀子。又催不起。等到天黑。雲娘和老馬走過來了。纔使泰定和屠本赤說與趙家知道。那日。鄧三家是兩盒子點心。一盒子糕。一盒子蜜棗。因雲娘吃齋。就没敢買肉。鄧三嫂過來看了。就是郁大姐。從牆西過來道。大娘來這裡。住了強。住在空宅子裡。如今范招宣府。一家多搬出來。住了燒得破。住的。住着也。驚恐不一時。柳學官家着晉家來問。送了一斗大白麪。兩隻活

鷄一方肉。送將來。雲娘過意不去。賞了管家三百文銅錢。使泰定去謝了。雲娘說道。咱和他沒甚往來。如今也還有這樣好人。

時人滿目炎涼態

此日仍存禮義交

猶有火來燒冷灶

方知古道未消全

原來以德報德。人有一善。收一善報。人有一惡。遭一惡報。當初南宮吉曾周柳學官急難。因得此善緣。到了年殘。膺盡泰定小廝。因夾傷了腿。發了瘡。出不得門。忽然天降大雪。一夜有尺餘深。滿城中烟火蕭條。况經亂後。誰家是豐足的。雲娘起來自己拿着掃帚。和細珠把雪去了。看灶上少米無柴。慧哥沒點火。烤只是哭。想起那紅爐暖閣。美酒羊羔。穿的足貂裘。喫的是美味。當初過着這樣日子。還嫌不足。今日那討得一口好飯來給。

這孩子喫匕也勾了。心口念着。好不恓惶。只得拿了一件舊絹夾袄兒。使細珠到當舖去。要當一千文錢。街上糴米。只當了八百錢。不一時。細珠回來。滿頭是雪。使個小袋盛着米。草繩拴着炭。又買四個大燒餅。放在卓子上。細珠上灶前烘衣裳去了。雲娘下去。燒起炭來。給慧哥烘袄。一面烤着燒餅。細珠纔去下米。又沒有賣水的。只得掃雪爲炊。想那南宮吉在時。那一年掃雪烹茶。妻妾圍爐之樂。不覺長嘆一聲。殘淚俱落。有一詞。單道富家行樂。名沁園春。

煖閣紅爐。匝地氈毳。何等奢華。正彤雲密布。瓊瑤細剪。銀粧玉砌。十萬人家。碧碗烹茶。金盃度曲。乳酪羊羔。味更佳。擁紅袖。圍屏醉倚。慢嗅梅花。登樓遙望。歸槎江上。漁村

柳半斜見柴門靜掩一聲犬吠孤村冷落幾陣歸鴉槽柳  
殘灰牛衣寒絮市遠錢空酒莫賒應須念灞橋詩客驢背  
生涯

這首詞單說人生苦樂不同光景各別即如富家見此雪添了  
多少清興披的是狐裘戴的是貂帽燒的獸炭沉烟打開那隔  
年的泥頭竹葉酒賞那窻前盆內梅花或學陶學士掃雪烹茶  
或學黨太尉淺斟低唱呼兩個知心快友聯詩得意佳人度曲  
看那鷺毛細落鴛瓦平鋪狂呼豪飲只恐怕晴了天雪消泥滑  
令人敗興那知道山野貧民窮村寡婦厨下無薪瓮中無米忽  
然大雪把門屯了一把火也沒處討身上寒冷鋪着一床破蘆  
席兒女哭那隣舍人家借不出一把米來又出不去灶門口墩

着烤那牛糞火滿屋都是臭烟。他望晴不晴。看着好惱。楚雲娘在先過的是前邊的好雪。今日過的是後邊不好的雪。那得不酸心落淚。從來說乍受榮華乍受貧。先貧後富好過。先富後貧難過了。雲娘看着慧哥喫那冷燒餅。熬了些稀湯沒油的。兩根白菜。喫了一碗。就放下了。把自家的命一想。說我終日聽講佛法。說那繁華是假的。要窮苦修行。纔得成道。今日這一點苦。受不得。還是凡心不退。該有此磨折。這樣亂世。守着這孩子。喫碗粗飯。也就勾了。只這一念。回過心來。去佛前上了香。挈着岑姑子送的。那串數珠。坐着念佛。自家勸自家。也就不惱了。從來絕處逢生。雲娘是個好人。自有活路。那雪下了二日。柴米將盡。再那裡去安排。只見一個人在二門口裡探頭探腦。泰定認得是

柳學官家書童問道來做甚麼。那人沒言語去了。過了一會。就將一擔炭一瓶酒兩盤掛麪一斗小米。知楚娘喫齋。說送多拜上楚大娘。這是俺大媽七送的。念你老人家大雪裡沒火。向還有一件事。等天晴自己來看。有話說雲娘見雪天送炭滿心感激。着泰定收下。又沒個錢賞他。道細珠你把酒倒了一盞。盪起來和泰定喫了去罷。家裡又沒人喫的酒。那人不往下跑的去了。雲娘道他爹在日人來人往好酒好肉。不知養了多少人。沒見個探頭問聲的。那裡走出個柳學官來。這等看常。到了天晴。柳學官夫人一乘小轎過來。領着個了頭。撥着個皮匣鎖着。先進去說了。雲娘忙出來迎接。和雲娘拜了。炕上坐下。雲娘見這柳學官夫人有六十四五年紀。穿的是沉香色雲緞披風套。



着件繭紬袷袄。月白素絲紬白拖道裙子。大雲頭青緞子高底鞋兒。頭髮略白稀。兩根簪也不戴。釵掠青絲手帕。搭着頭說這些時。沒過來看。通不得閑。講了話。就叫取皮匣來。袖裡拿出汗巾。一把小鑰匙開了。取出五封銀子。是五十兩。放在炕上。雲娘全不知道。問這銀子。是那裡的。柳學官夫人。纔說。這是那年上山東去。做學官。沒有盤纏。借的南官大爺的。今五六年。常常記掛着。窮教官。湊不成塊。他爺知道了。昨日從官上寄將來。着我自家親交給大娘。還該添上利錢。纔是。難道受過的情。就敢昧了這宗帳罷。何苦做來生債。變馱馬。還人說着話。斟上薑茶。吃了。雲娘只要收一半。柳老夫人那裡肯。雲娘沒奈何。只得謝了。又謝。送的出門上轎去了。有詩贊這柳學官。不昧舊時積。

板氣文名遠內開

老來投筆效河汾

素車義重有鵝黍

絳帳風情著典墳

一諾何曾夢過京

千金豈忍負高要

應來結草帶環報

多少人間狗彘羣

柳學官一个窮教官。南宮吉死了。六年不肯昧孤兒的債。後來他公子柳體仁中了甲榜。子孫三世榮貴。因不昧良心。恤孤憐寡。天地鬼神豈有不紀錄他善功的。但不知雲娘同慧哥。將來作何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屠本赤掠賣故人兒

楚雲娘窮途舊僕婦

詩曰

忽上枕前蝴蝶夢。

悠悠覺後利名塵。

無窮今日明朝事。

何限生來死去人。

終異狐狸同窟穴。

却從蝨觸闖精神。

槿花開落從朝暮。

始信蟬蛸未是真。

話說楚雲娘搬了屋。感得柳學官不負心。還了六年前的五十兩。冷債。楚雲娘賴他。將就度日。當不得朝廷無道。金人連年入寇。東京河北各處郡縣。上崩瓦解。那徽宗支持不來。沒奈何禱

位欽宗。自稱太上皇。道君教主。終日在銀岳上遊玩。欽宗改年靖康。總用三綱。又革了以謝金人。總用老种。總略。又停了總略。朝綱顛倒。没人敢言。到了靖康二年。金人竟把徽欽父子皇后妃嬪。擄個罄盡。正是

宋祖開基二百秋

當時天命有人謀

契丹昔借陳橋返

兀术今來汴水遊

燭影不明開斧鑕

金滕失信自箕裘

始終亡國皆奸相

寡婦孤兒一樣休

此時中原無主。金兵所到。說不盡那焚劫之苦。這武城縣地方。是經過一番的。這些百姓。一聞金兵過河。便東奔西逃。星夜雲飛。別的人家。還有男子領路。可憐雲娘和這六歲慧哥。寡婦孤

兒逃往那裡藏躲一個泰定又夾傷了腿細珠又是个老寔了頭從來不大出路的。一時間見人家亂跑也只得叫泰定背着慧哥一行主僕母子挾着包袱布被走出城來也在人叢裡亂走。忽然金兵到來但見他拐子馬放開一衝那些逃難百姓如山崩海擁相似那裡顧得泰定略回頭一看早不知雲娘和細珠擠的那裡去了。叫又叫不應只得背着慧哥往空地裡飛跑且喜金兵槍進城去不來追趕這些人拖男領女直跑到十里以外各處藏躲這些土賊們也有奪人包袱的也有報仇相殺的生死在眼前還改不了貪心狠毒如何不遭殺戮可憐這泰定又走又怕。忽望見屠本赤臉上着了一刀帶着血往西正跑他家小黑女挾着个包袱跟着屠二老婆一路走泰定也是急

了叫聲屠二叔等七咱一路走你沒見俺大娘屠本赤回頭那  
 裡肯應。泰定趕上道。且慢走。金兵已進城放槍去了。咱商議着  
 那裡去好。本赤騙的人家銀錢。做了些生意。都拴在腰裡。帶了  
 些行李。也都被人奪去。還指望泰定替雲娘帶得有金珠首飾  
 就立住了脚。和泰定一路商議。往那裡去躲。本赤道。西南上孫  
 家邨。是孫五家緊靠着河崖。都是蘆葦。那裡還認得人。且躲一  
 宿。泰定心下還要找尋雲娘。又不知往那裡去好。沒奈何跟着  
 走罷。把慧哥放下。拖着慢走。這孩子不見了。娘又是饑餓。一路  
 啼哭。屠二老婆看不過。有帶的乾餅和炒麪。給了慧哥些喫。這  
 孩子到了極處。也就不哭了一口一口且喫餅。將近黃昏時候  
 方走到孫五家。那裡有個人影。床帳棹椅。還是一樣。鍋裡尚剩

下半鍋飯也沒喫了。不知躲在那裡去了。這些人餓了一日。現成家伙取過碗來。不論冷熱飽食一頓。前後院子靜亡的連狗也沒個。原來孫五做小鹽商。和趙監生合夥。先知道亂信。和老婆躲。在河下小船上。那裡去找。虧了屠本赤有些見識。道孫五躲了。這屋裡還有東西。咱多少拿着幾件。休在他家裡。宿恐有土賊兵來。要掃巢子。那時沒處去躲。且到河下看。見這婦女們都藏在蘆柴裡。沒奈也就地打了窩舖。到了二更天。果聽見村裡吶喊。發起火來。把屋燒的通紅。這些人們誰敢去救。待不多時。這些男女們亂跑。原來賊放火燒。這蘆葦一邊擄掠。又捨這人家的包裹。誰顧的誰。到了天明。泰定不知那裡去了。只落下个慧哥亂哭。撇在路傍。屠本赤撇了各人去躲。他老婆還有



人心道。丟下他也過意不去。咱只當積个天理。領着他罷。等秦定來交與他再做商量。屠本赤只得帶着慧哥。也沒人背他了。跟着飛跑。只怕撇下他。初意要尋戚小奇家。到此際沒有主意。只得順着河沿而去。不題。且說這雲娘和細珠。叫了秦定一回。不見答應。人馬亂撞。只得走開。要我岑姑子庵。全不知那條路。是隨着這些逃難的人亂走。到了天黑。沿着林子裡。一南一北的亂撞。不敢住下。直走到二更天氣。不知離城走有多少路了。雲娘哭一回。走一回。只見面前有一條白光照的明朗。引的引着又走。聽得狗叫幾間小屋。露出燈光。是一家庄戶人家。細珠道。咱走乏了。月黑裡又沒處去。且等到明日。只怕秦定來。找咱雲娘。沒奈何。只得在屋後野場上坐下。着細珠叫門。要碗水喫。

細珠推開門道家裡有人麼。俺是躲難的要口水喫。只見屋裡跑出個小媳婦來。也沒穿布裙。拖着兩條褲腿兒。道你是誰。這聲响兒好熟。倒像大娘家細珠姐一般。進屋去。拿出燈來照了照。上下一看。可不是細珠姐麼。細珠看了一會。纔想起來。是紅綉鞋房裡使的金橘。因他娘紅綉鞋作了業嫁去了。回把金橘作三千錢。叫他娘家來贖了去。今年二十二歲了。嫁了個庄家漢。叫王有財。在這河崖上住着。兩間小屋。子每日打柴城裡去賣。只有一個牛。着土賊趕的去了。他漢子去找娘和他守家。這金橘極孝。順婆。上着他去躲死。不肯去見細珠。說大娘在屋後場上哩。連忙跑來請雲娘進屋裡去。這老婆子沒眼耳。又聲細珠把燈剔了。剔着雲娘上炕。一頭坐着。忙去確裡倒水做飯。好

不慇勤正是

歌兒舞女歸何處

一箇角朱門住不成

不及田家痴蠢婦

猶存一飯主人情

按下雲娘不題。且說屠本赤夫婦領着慧哥走的乏了。小黑女背了一會又丟下了。又哭又叫。幾番要撇在路上。本赤一頭走一頭罵着道。想恁爹活時。姦騙人家婦女銀錢。使盡心機權勢。纔報應到你這小雜種身上。今日你娘不知那裡着人擄去。養漢爲娼。你倒來累我。是你的甚麼人。那慧哥越發哭了。本赤跑上去。就是兩巴掌。打得這孩子殺猪似叫。又不敢走。又不敢住。到是老婆心裡過不去道。你當初和他老子也喫酒也喫肉。你就這等沒點慈心。不強似你一路上打罵他。等到個寺院裡。

把他寄下罷。也是個性命半路上丟下這孩子千軍萬馬的也傷了天理。說的本赤不言語了。走到天晚可也的到一個觀音堂。繫閉着門。本赤走渴了。叫門。夏碗水喫。老和尚開門請進去。本赤見和尚去打水。沒個徒弟。說道。老師父。你多少年紀了。和尚答道。今年七十了。本赤道。你没有徒弟麼。和尚道。命裡孤招不住。本赤道。我有個孩子。捨在寺裡罷。如今回路上沒有盤纏。只要你一千錢做脚力。和尚道。不知可好。領來我看。本赤領着慧哥進來。和尚看了一眼。暗也點頭道。好個孩子。幾歲了。本赤道。七歲了。說着和尚進房去。拿出一串銅錢與本赤。本赤接去了。又要留他住宿。本赤怕金兵出營放槍。領着老婆一路往西而去。可憐。這是南宮吉恩養的好朋友。有詩以戒交結小人。

云

食客場中定死生

悠悠安得歲寒盟

虎狼分肉呼知己

鸚鵡成羣號弟兄

春到桃花偏有色

秋來楊葉自無情

托孤門下馮驩少

狗盜鷄鳴不足評

老和尚收下慧哥。知是因緣。就與慧哥剃了頭。取出領舊破衲。綴來敗成一件小僧衣。又做了僧鞋僧帽。起了名。了空。教他打磬。燒香念經。寫字。那了空原有善根。也就合掌念佛。拜佛和天生小沙彌一般。也是慧哥安身立命的去處。雲娘捨珠雕佛的目緣。世間絕處逢生。苦中得樂。原是這等。且按下慧哥在此爲僧。不題。却說秦定在河下盧葦中守着慧哥。熬了一夜。誰敢合眼。

只見村裡喊殺連天。火把亂明。把河裡蘆葦柴燒着。男婦們怕火燒。都走出來。被這土賊們搶衣裳的。擄婦女的。把泰定也上了繩。拴着。這些人們。到了一個大空寺裡。坐着十數個賊頭。沒有弓箭馬匹。都是些庄家鎗棒。滿匕的一寺婦人。也有認得的。放了夫了。也有留下的。這些壯漢們。拿來跪下。但說不肯做賊。就殺。泰定尋思。這些賊們。且哄着他。臨時再尋法逃命不遲。將主意已定。問到他的名字。說是泰定。一個人跑下來看道。你不是泰交字麼。原來泰定號交字。在南宮官人宅裡。誰不知道。連忙解了繩子。請上殿去。有的是熱酒大肉。都是村裡擄來的。給泰定吃。泰定細看。纔知是宋小江兄弟。宋二狗腿在這裡做賊。回問泰定南宮吉家的事。泰定纔將失散雲娘。并昨夜不見了。

慧哥之事說了一遍。要辭了去。找尋宋二道。你沒處尋。出門去。撞着人。連性命都丟了。我着人各處替你找罷。這村裡孩子們。我都叫來你看。原來宋二和他嫂子苗六兒。姪女宋秀姐。領着接客。又被金兵搶去了。因此在這裡做賊。過了兩日。這宋二與泰定一桿槍。着他管五十個賊。那夜又去搶村。泰定瞧着無人。丟下鎗。一溜烟走上大路。各處我問雲娘。慧哥信去了。真是珠沉。問象無尋。處雁過秋空不定踪。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南宮吉夢談今昔事  
皮員外魂斷綉簾前

詩曰

林中百舌聲仍亂

洞裏新桃花又疎

芳草歸期今尚尔

美人顏色近何如

夏侯得似應傳業

詹尹無心爲卜居

最是深山鴻雁少

一春猶阻上林書

話說這金人虜了二帝北去。把這東京城裡安了一營人馬。立了張邦昌爲帝。百姓無主。一任金兵搶劫。這些富戶們先被搜括。已是家業罄盡。也還有身上藏些金銀的。到了金兵一搶俱



用非刑弔拷把這些富戶死的死傷的傷婦女擄了去。弔下  
個空身人。乞求乞度命也。願不得羞恥。却說那賈八從那一  
日封門搜括把家內金銀盡行入官。還指望有回來的日子。搬在  
方指揮家外邊客位暫住。誰知一日亂一日。金兵不退。攻破京  
城。立了帝竟做了他的天下了。這些大衙門大宅子皇親勳戚  
公侯宰相花園府舍都是官兵占住了。連方指揮家眷俱趕出  
來。那賈八的妻妾原是有姿色的。擄個罄盡。只落得個金哥沒  
眼的瞎子和生他的那醜婢。先還在故舊親戚人家。這裡住一  
日。那裡住一日。後來各人生死不顧。誰肯留他。這賈八就氣成  
毒盲雀。瞽有隻目而無珠。對面看着似人。其實不見。只賴拄杖  
行。又有一件怪病。脊梁胸前長出兩片黑肉。如虫鑽蛆咬相。

似癩起來。必要拳打磚捶。快活一日。到了夜間。又做一夢。還是送金磚那人。賈八依舊貪心。把磚不放。父子抱磚頑耍。醒來時。只見一塊大磚。在席旁恰湊。怪瘡正癢。兩隻手擎起磚來。痛打方纔快活。有一家欠他五錢銀子。准一隻母狗來。這賈八餓到三日。全沒一人收留。只得牽着狗。各家求食。老婆抱着失目的金哥。緊上相隨。初時只說往熟識人家。要碗飯喫。難道就是乞丐。後來每日如此。見這些叫街的花子。都是京城的六人家。彼此一樣。無可奈何。也就隨緣度日。連呼老爹奶。不絕。比一長繩使狗引路。這狗也有靈性。到了人家門前。站住不去。等候了些飯。又走一家。到了長街。一時肉糜難熬。只得把金磚高舉。打個蓮花落。看官聽着他道。

買家有個人老官也會喫來也會穿一生好放官吏債  
不消半年連本三巢窩裡放債現過手他管接客俺使  
錢線上放債沒賒帳他管殺人俺管擔積的錢財在比  
斗臨了沒個大黃邊哩蓮花蓮花落

看七爺娘不是親有錢且去敬別人三年乳哺成何用  
娶了媳婦就要分好酒好肉老婆喫不怕爺娘餓斷筋  
生前不曾見碗菜死後誰人來上坟蓮花落蓮花落

看七兄弟不是親三窩兩塊說不均同胞也要分彼此  
爭多爭少要理論有酒只和傍人喫自家骨肉做仇人  
蓮花落蓮花落

看七老婆不是親三媒六証結婚姻嫌貧愛富崔家女

半路辭了朱買臣。牆西有個劉寡婦，守到五十還嫁人。夫妻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哩。蓮花蓮花落。若七朋友不是親，喫酒喫肉亂紛。口裡說話甜如蜜，騙了錢去不上門。一朝沒有錢和勢，反面無情就變心。孫龐鬪智，別了足那有桃園結義人。蓮花落，蓮花落。

賈入唱時，那街上的人也有笑的。嘆的道：這等一家米爛陳倉，財高比斗的人家，如今乞食爲生，無有立錐之地。那笑的道：賈。八這個光棍，錢眼裡翻身。終日鑽衙門，拿訛頭，倚官害民，縱賊。凶盜。今日天不殺他，父子獲贖，使他活受。給人現眼。大約爽快。多歎惜的也不少。過了年餘，那賈八是受用過的人，那受得飢寒。到了那十二月，數九寒天下的大雪，把破瓦窰門屯住。那一

時東京搶掠一空。誰家肯捨。可憐賈八。幾日街上打磚。並無人採喫。了一口冷湯回來。死在路旁。連蓆也沒的捲。自然葬于烏鴉黃大腹中。落下金哥人。只叫他做小賈花子。漸比長大起來。不消說是子承父業。相傳這一塊金磚。是磨成蘇州磴泥一樣。母子同狗三口。晝走長街。夜宿古廟。他也不怕那兵火。他也不想那家園。常言說。三年討飯不肯做官。想其中定有個樂處。到了南宋登極。金人講和。北去。東京漸比平息。這些花子們散在各府去。趁食那金哥母子。先到了山東臨清。住了半年。遊到武城縣地方。進得南門來。不往別處去。那狗只往當日提刑千戶南宮吉住宅裡領進。在那大門首高叫一聲。老爺奶。比討碗飯喫。也是天合有緣。原來泰定我雲娘慧哥不見兵退之後。又回

縣來那時城內人家沒了一大半。趙二官人全家擄去。這是縣主的空宅。也是烏恋舊巢。泰定又住在舊宅門房內安身。猛見一個狗兒領着個貧婆。拖個小瞎子進來。抱着一塊磚討飯。心裡好酸。想起雲娘。慧哥不見。眼中淚落如雨。便說小花子休打磚罷。我也是纔回來的。沒有家小。有幾個冷饒餅你喫去罷。說着。拿出來。遞與小花子與狗喫了一半。可霎作怪。那狗擺尾搖頭。只在泰定身邊打滾不去。好似見他舊主一般。天色晚了。沒處去宿。要在這大門簷下討把草過一夜。泰定只得依他。那時十月天氣。還不甚冷。泰定把炕上草抱了一把。與他母子二人宿下。不題。正是

鶴歸華表人難識

犬過東門世已非

泰定想道。我身邊原有帶的柳學官還帳的幾兩銀子。大娘  
 臨出城交與我收着。不料折散如今大娘和慧哥身邊一文也  
 無。就和這窮婆一樣。又想起妻子細珠那得個信來。不覺的眼  
 淚不乾。到了三更方纔合眼。也是一靈不散。泰定忠義所感。只  
 見南宮吉進來。項帶長枷。身圍鉄索。說道。泰定你還認得我麼。  
 泰定道。我如何不認得。我曰。陽世間貪淫罪大。閻  
 王把我二目摘去。罰我乞食十年。今日門首小瞎子就是我。那  
 狗就是當時撞我。我娶五娘子的李婆。你今不忘舊恩。要打探  
 你娘消息。可向東京給孤寺找尋說畢。往外走了幾步。又回來  
 道。堂房門檻下。還有些東西。你此時動不得。日後留你用罷。說  
 畢。把泰定推一跌。驚醒却是一夢。聽正打四更。一夜悲酸。到

天明泰定起來看。小瞎子母子不知甚麼時候已去了。又  
想道。夢是心頭想。還是念夢的舊思想。糊塗了。又想道。我且把  
夢裡說的銀子去看。如果銀子有就。件。真泰定尋了一把  
鏟鍋的鏟子。把門闔上。走到後堂屋門檻下邊。只見一塊青石  
光滑。的那得有銀子。看了旁邊兩塊方磚。一似新安的把磚  
。鏟子掘起。取了一塊。那塊也隨手掘起。有黃土半尺餘深。下  
有。個小醋罈。盛滿。都有五百之數。泰定大驚。纔知夢裡相逢  
別故主。天邊有信。覓離人。這泰定原是好人。後來有些造化。自  
然識見不同。想道。這個銀子再取出去。又做了全福的榜樣了。  
况夢裡言語。說此時不可動。只得依他而行。好個泰定。再二躊  
躇思忖。依舊把原土掩上。仍舊把方磚扣緊。一個門檻往來之



地誰知有寶那秦定一面打探雲娘信息要上東京找尋不題  
有詩說南宮吉化身乞丐再返故園也是一段因果

當時歌舞歡遊地 此日悲哀乞化心

三過門間老病死 一彈指頃去來今

鴻飛雪跡踪難覓 大吹花陰影易沉

富叟貧兒同一相 化身無定欲何尋

却說李師自從搜括倡優奉旨出城以後那些衙衙人家都  
剥得赤條條出來遇見東京大亂也有被金兵擄去的也有被  
官府拘回又入樂籍的也有在各村店集酒店接客的只有李  
師原有線索未曾上本先知道信把家事就轉了一半出城  
實金銀重器和那綾錦上色衣粧不曾失落一點他又曾與

李固將郭藥師。往來如今郭藥師降金兵打頭陣。金兵一到城下。就先差了標下將官來安撫他。不許金人輕入他家。以此在樂戶裡。還是頭一家。後來在城外第一條街裡。臨河蓋造起一路新房。比舊宅還齊整。目沒有道君。越發大開巢窩。不作那官腔了。此時方家女兒。年已二八。方指揮夫婦。亂後俱死了。大的開着門面。曰春姐。假賜過銀瓶。遂認做真。改名銀瓶。口七紋。他撥阮調箏。清歌妙舞。把个銀瓶嬌養的。真如花解語。比玉生香。他是內苑體統。不肯輕見一人。只好看花起早。愛月眠遲。在那小樓窻上。時露出半面來。看那章臺走馬的情郎。柳陌折花的浪子。单七等一个肯撒錢。喜飄風。金十萬。銀十萬的。總把他採花那銀瓶心裡。又想一个宋玉才。潘安貌。石崇富。十八歲。

的狀元來。纔和他偕老。各人心事不同。看官聽說世上的事。偏是佳人才子不得湊巧。紅嘴綠毛的鸚哥。偏遇着餓老鷹。自古道。好事多魔。那有天上作對過到老的。那銀瓶想起當日回打秋千。遇見聖駕。後來受了御酒銀瓶。這着大亂。不得進宮。反落了烟花陷穽。父母俱已遇亂身亡。這個身子。桃花柳絮一般也。不知嫁得個好人才。丈夫沒有。看了李師師家。還有十數個粉頭。打起各樣刑法來。好不狠。如今這樣敬奉着我。只爲留我掙錢。將來若有一事不遂他心。也是一樣。這女子聰明絕代。那裡不想到。上了三月三。是上巳佳節。各處秋千豎起。銀瓶春思。厭厭又愁。又困。懶對粧臺。旁有侍女櫻桃。取過阮來。揆着唱一套新習的吳騷。

解三

恨鎖着滿庭花。閑愁籠着蘸水烟蕪。也不管鴛鴦偏

南浦。花枝外影。脚趑趄待把釵敲。側喚鶯哥語。被疊傭  
窺素女圖佳期。一霎時眼中人去。鏡裡鴛鴦。

銀瓶一面唱着。一面眼中。弔下淚來。想起那日鞦韆上得遇見  
聖駕也非偶然。後來遇着兵火連天。姻緣好似一場春夢。又唱  
道

北寄  
生草

怕奏陽關曲。生逢汴水枯。是江干桃葉渡。波渡汀洲

草碧流雲路。這河橋柳色迎風。訴纖腰倩作。縮人絲白  
家飛絮。渾難住。

櫻桃送過茶來。銀瓶呷了一口。輕匕放下。想起那日清明。爹娘  
送我到賈家。多少婦女頑耍。如今孤另。匕一个親人。也不在眼

前又弔下淚來唱道

解三能

俺怎生有聽嬌鶯情緒誰待去整花朵工夫正寒食  
泥香新燕乳行不得怕提壺三春別恨調琴語一片年  
光攬鏡虛消魂處多則是鳥啼夜冷夢破香餘

又想當日聖駕在李媽七家樓上見俺一面就遣了兩個內臣  
捧着羊酒金緞聘俺入宮。因何又送在李媽七家來。今日說是  
要親選明日說進宮。等到半年時。我留在他家。全無消息看來  
此話也不辨真偽怎生犯人坑陷到此地。哭着又唱。

比寄生草

不語花含悴長鬢柳怯舒水壺迸裂薔薇露闌干碎  
滴梨花雨珠盤濺濕紅綃霧怕襄王暮雨近虛無爲誰  
斷送春歸去

按下銀瓶悲怨傷春獨坐不題。却說洛陽有一富家員外姓皮。排行第四在徽宗朝納粟做到金吾衛千戶之職。他家私萬貫。富甲一城。因投在蔡京門下做乾兒子。又和高晉家認了親。做了這個官。爲人雖有些浮財。慳吝貪鄙。尋常一個錢不肯使。却有一椿毛病。單好嫖表子。不甚擇好歹。家下娶了兩三個院裡人。也花費幾千銀子。他生得一臉赤麻。大鼻凹額。一部落腮黃鬚。五短身材。豐頰大肚。到是富態像。只言語粗俗。一身厭氣。常在巢窩裡走動。這些浮浪子弟有沈千戶兒子沈子金。范招宣府兒子范三官。這些小幫閑沈小一哥。劉寡嘴。張斜眼子。都日逐陪他們在這巢窩裡打威盤。只有沈千戶家兒子年纔十八。日他生得白淨面皮。苗條身子。從小和這些人們有些後庭。

狗馬也學了幾套南曲吹的好簫。蹴的好氣毬。又有一般武藝。打的好彈弓。一日也打十數个雀兒頑耍。真是女色裡班頭。幫關中領袖。那皮四員外。曰。這李師也家在城外一條衚衕。大開。巷。不比以前。借着官家名色拿腔。他和這一般人常去開串。那李師也家有十數了頭。也會品竹彈絲。折牌。識字。有个侍女。湘烟有些姿色。皮員外嫖了幾夜。不見出奇。他聞得李媽家有。个銀瓶姐。是選了進上的。不出來見客。李師也養如愛女。真是。倩人施粉黛。不自着羅衣。這皮員外也就有个扳高之意。只不。知這李師也的口氣。又知他是使大錢的。自家又不肯破鈔。正。自兩难。却說李師也。把這銀瓶。作養的花朵般。一个玉人兒。每。日口裡含着。他兒長兒短。我只有你一个女兒。好互揀天下第。

一個風流才子做我的女婿。成了親。決不肯把你看做下賤。他却在外邊聲揚出去。是當初道君皇帝親自選過的才人。就要進宮。遇這大變。纔搬在這裡。比我女兒還敬重他。誰敢使他見人。又教銀瓶隔壁彈箏。隔窻度曲。樓窻上露出那粉面。招人紅顏送盼。這是娼家慣會拿人的手段。不消細說。後來因徽宗比狩。李師比故意要捏怪粧妖。改了一身道粧。穿着白綾披風。豈黃綾裙兒。戴着翠雲道冠。說是替道君穿孝。每日朝比焚香。儼然是死了丈夫一般。自稱堅白子。誓終身不接客。一切人來有侍兒陪待。好不貴重。回皮員外是個大家。寫了通家。晚弟。牒子來拜。纔待了一盃茶。就進去了。又養着兩個窮內官。時常在門首立着。一似和宮禁一般。又常見人啼哭。說是道君托夢。喬張喬



致的扯天大架子。那皮員外和這些丫頭說要娶銀瓶的話。人都笑他。出不起銀子。那日皮員外在客廳上坐下。侍兒湘煙陪着喫茶。只見揭起簾子。一陣異香襲人。一個女子遮着臉往花園裡去了。但見

宛若游龍。輕如飛燕。淡掃娥眉。却嫌脂粉污顏色。鬆籠蟬鬢。天然風致。勝鉛華。裙拖湘水。織就一枝梅。髻挽巫雲。斜簪三寸玉。對客欲回遮舞袖。見人驚走露蓮鈎。

原來有座花園。在後河岸邊。須從客廳前過。銀餅仔着一間小閣子。在花園側。每日晚去園內小亭上。或是彈琴看書。和櫻桃侍女鬪骨牌頑耍。這日李媽叫他採茉莉花兒。晚妝不知有客。回走不迭。使一柄湘妃金扇。遮着臉。笑嘻嘻。過去。臉不把皮

賈外驚開五葉連肝肺。酥透三魂邪骨心。問湘烟過去的是誰。  
湘烟笑道。皮大爺你猜。這就是算計的那人兒。只怕你福小。  
消受不起。皮員外知是銀瓶姐呆了半晌。問道。烟姐他今年十  
幾了。湘烟道。今年十六歲。長的苗條。就是十八九的。又稱說。箏  
簫琵琶。琴棋書畫。在賈員外家就學全了。俺們這裡還孝不到  
他精處。俺太也不叫他見人。知道他出來還了不成。皮員外和  
湘烟說我梳櫛他罷。烟姐笑道。俺太也要一千兩銀子下財禮。  
還怕不肯你說梳櫛他。這又是巢窩裡講包月的話了。少也得  
三五百銀子。還怕俺太不肯放口哩。我不敢說。你另央人又  
道。俺太也常讚沈子金會吹的好簫。你着他來說過。俺再替你  
幫襯。喜的皮員外。點點頭。大踏步去了。不知將來銀瓶和皮員

外。姐。緣。成。否。何。如。有。分。教。花。柳。港。中。癩。蝦。蟆。空。想。天。鵝。肉。雲。雨。  
臺。畔。野。鴛。鴦。別。續。寒。鴻。羣。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李師師舖排風月好色貪財

沈子金賁俏行奸先娘後女

鍾離祖詩

生我之門死我屋

幾个惺匕幾個悟

夜來鉄漢自思量

長生不老由人做

呂祖詩

二八佳人體似酥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裡教君骨髓枯

却說皮員外在李師師家廳上喫茶忽然見銀瓶掀簾子上花  
團裡去了不查魂飛心蕩恨不的一時到手托那侍兒拂烟和

李師上說要出一百兩銀子梳櫳銀瓶。湘烟笑道我不敢提起怕銀瓶姐知道罵我。你叫幫閑的沈子金來。探上太上的口氣。我纔改說原來沈子金纔十八歲。一手好琵琶。各樣技藝無般不能。又慣會偷寒送暖。自幼兒和人挨光。極是在行。人物又好手段兒。又高。汴京巢窩有名幫閑小官。自從他父母亡過了。千金家事。嫖得精光。人只叫他作小沈子。戶金兵亂後。又襲不得賊。終日和人在巢窩裡鬼混。那日在家。皮員外進來坐下。央他和李師上提那梳櫳銀瓶的話。沈子金搖了搖頭道。這件事休看得容易了。倒要費灣曲。纔得到手。你休看作是門裡人。指望一說就成。皮狐打不成。還惹下二一。李師上是個見大錢的。把這銀瓶嬌養的。比自己女兒還重十分。動不動說是道君選。

這的就與妃嬪一樣。他心裡還不知安下個甚麼網兒。要打一個餓老鴉。你如今拿着百十兩銀子。就要去破天荒。採鮮花。那能得個。他就依你梳櫛與銀瓶破了瓜。你不成。一兩夜就中路開了。請包月包年。還少不得幾百兩銀子。到不如請嫁娶。破着費五七百元。他這等一個大體面。扯大架子。至少也還騙他三二百兩陪送的粧奩。你不過淨費三四百兩。還不勾那包月的錢。說的皮員外滿心歡喜道。子金你不枉是個積年子弟。到底算計的長。咱如今怎麼去開口。子金道。終不然這樣空手白去。提親他不笑麼。依我後日是李師的生日。你買一副大下程。我替你先去探。憑着我三寸不爛之舌。管有幾分准。皮員外聽子金所說。到了正月十三日。是師的正壽。這東京有名。

的行戶誰敢不來進奉。他就是舊日相識官員內監。却有往來自家常養着兩個長班書辦。答應往來禮帖。到像個縉紳家的體面。到了日西禮節將完。沈子金打扮一身蘇款。戴一頂玄色紗巾。斜嵌着古玉玦兒。穿一領烏綾碎雲宋錦花樣的直裰。又襯着一條水紅花皺紗的褶子。脚下朱履白綾細襪。手裡拿着。一個紅綾鴛鴦汗巾。繫着銀三事兒。一個出奇的大佛手柑。一大塊沉香。火埋在一个壽字紫銅薰爐裡。俱籠在袖中。薰的透體異香。要悄匕送與銀瓶的。他却要借皮員外的。趁錢來賣自己的悄。這是葉底偷桃手段。畢竟是在行子弟。安排停當。把衣衫抖了一抖。上李師匕家來。客廳上坐下。他這院裡規矩。如要回就說太匕有病。久不見客。如要見。就等一會。總請到書房。又

見比不的巢窩禪。沒內沒外。一把就抱在懷裡。分外有許多腔調。如不依他。就說是不在行的。一世也不得見他面。所以都要尊他的規矩子。金坐在前廳上。只見兩壁排的。俱是香楠木椅棹。當面是跌梨木天然几。有的二丈餘長。上設漢銅大花瓶。插一枝半開的老梅。傍倚着個周紋。登登古鼎。足有六尺餘高。香烟縷縷不絕。子金坐了一會。出來個蓬頭小京油兒。打着一個蘇州髻兒。屯絹可衣。拿着雕漆銀鑲盃兒。一盞杏仁泡茶。喫了。說太七纏腰。醒了梳頭哩。就出來相見。又等一頓飯時。另有個侍兒。穿着織金豆綠衫兒。銀紅綾比甲。來着個花綾白汗巾。掀着簾子。走進來。笑着說。太七請書房中相見。這子金又抖七衣服。進入幾層門戶。穿轉迴廊。俱是一片松



竹太湖石邊。騰梅盛開。又有兩枝紅。夜鶯。進的五間書房來。師也還在綉閣未出。那得就見子金。坐在中間一個倭漆大理石倚兒上。未見佳人先看陳設。但見

正南設大理石屏二架。天然山水畫。廳居中懸御筆白鸞一軸。上印着玉章寶璽。左壁掛思謙八字題文。與可墨竹淋漓。右壁掛米顛淡皴。做趙大年遠山蒼老。但見牙床雕鏤。籠鳳懸掛着錦帳。流蘇盡是。內官陳設香榻高鋪文綺。平墊着隱囊繡簟。無非御院風流。瑤籤玉軸。多藏着道笈。仙函端硯紋琴。俱列在朱几素案。又有那床上盆松三寸。高枝能向。畫圖作幹。籠中鸚鵡一聲巧語。忽傳到呼茶。紫簫斜掛玉屏風。香綫細焚金鴨鼎。

讀宋史有感

乳多怡少使心悲

一段瀕傾酒一卮

元末勝場王保也

宋家敗氣李師也

沈子金看有多時。忽然湘簾高揭。官扇半遮。前後四個濃粧侍兒。簇捧出來的是師也。了也有三十多歲年紀。身子兒不短不長。面龐兒半黃半白。顏色也只平常。打扮得十分嬌貴。穿一件天藍翡翠漏地風穿花縐紗衫兒。下襯着絳紅縐紗袖袂。繫一條素羅落花流水八幅湘裙。緊罩着點翠穿珠蓮瓣雲肩。官袖總是內家。一陣異香。蘭芬桂馥。子金雖帶問到他家。只見了幾個侍女們。那曾見師也。一面見了。這等一個威儀。如何不心驚骨軟。早不覺磕下頭去。師也用手揆起笑容。可掬道。這個禮那

裡當得起。左右侍兒安了坐。子金取出禮帖來。早把皮員外名帖喚去。是沈子金的名字。寫義男沈巒頓首祝叩。李母太夫人千秋。師也看了帖兒。歡喜的當不得。早有從人抬進兩架新添。裹絲食盒來。揭開擺在階下。是一疋天藍織錦萬壽字。後段一疋。陝西姑絨雲鵝。俱約有五十餘尺。紅紙束的。兩大捲。使硃紅漆盒盛着。纔是燒羊二肘。燒鵝二隻。燒肉一方。虎蹄一對。又是壽桃壽面細果八盤。無非天花香蕈魚翅。燕窩。又是兩壘江南金橘酒。師也見禮厚情謙。子金年少標致。又會說話。太也長大短。也有些兩廡的光景。要收這小官做個門下。安祿山的意思。即便分付看酒桌兒小坐。子金故意起身。說太也事煩。這些小禮孝順。怎敢就好取擾。師也笑道。以後是一家了。家常便

飯坐。何妨。子金只怕扯脫了。口說身不動。躬着腰。又坐下。子金看見內外有數十個侍兒。往來答應。俱是濃粧艷服。珠翠盈頭。只師比高挽宮髻。橫插一枝碧玉龍簪。子單鳳斜挑。幾個大胡珠。却是清淡更竟典雅。不多時。捧出一盞桂露。點的松蘿茶來。金鑲的雕漆茶盃兒。不用茶果。喫茶不去。就抬了一張八仙倭漆桌來。就是一副螺甸彩漆手盒。內有二十四器。隨方就圓的定窯磁碟兒。俱是稀奇素果。橄欖。皂莢。蘋婆。葡萄。欒片。香橙。山珍海錯。下酒之物。兩副金壽字杯兒。一把銀壺。總待許上。沈子金眼快。即忙接盃在手。先送在師比面前。早磕下頭去。師比全換不起來。喜的滿臉是笑。然後可敬子金。安了座。總待坐下。只見師比喚湘烟。伏耳低言。不知說句甚麼。湘烟飛也是去了。

酒過三巡。只見後院子一片笑聲。先是兩個侍兒掀起簾子。進來一位天仙。險不驚的襄王魄。散宋王魂。消但見

暈紅粉頰。却纔夢醒扶來。淡綠眉灣。恰是晚妝重面。偷覷人一點秋波。內藏着許多羞態。洩露出三分春色。外安排無限風流。丁香未破。雨中春。荳蔻初含。破上血。

這沈子金一見骨軟筋麻。忙起來作揖讓坐。李師也纔說道是。小女銀瓶坐在師也側首。原來師也目子金。送此大禮。拜了乾娘。件也可人意兒。叫出銀餅來坐。兄妹之意。不料這銀瓶前身。原是沈子金妻子。只曰將家財抵盜。偷嫁了南宮吉。故今世討他受沈子金之報。故而人相見。未免有情。當時銀餅起來。另行酒禮。還要替師也磕頭。師也免了。又與子金拜了。各安席而坐。

那些家妓們早箏箏笙管一齊奏起樂來。上菜斟酒。另有一班小童。真是湯翻香雪。肉膾銀絲。俱是內厨製造。不與外邊相同。沈子金一個。終出胞胎的少年蕩子。見了師。眼裡已是山火。今又見了銀瓶。只是心窩裡亂跳。又是動了心。到像見了狼虎。來喫他的一般。眼忙心亂。到美成一個木偶人了。這銀瓶從來不曾見客。見了沈子金。生得清秀風流。又打扮得蘇意。雖是嬌羞。把眼睛不住的斜覷。見子金看他。他又把頭低了。到底是門裡出身。見這些侍兒們接客光景。自然會勾情賣情。又况他年過二八。才色絕代。豈有不愛風流之理。當時彼此留盼。眉目送情。只嫌師。礙眼。又道是無巧不成話。忽然黃太監來送壽禮。師。去身收禮去了。落下銀瓶二人。終敢放眼相看。子金扳話。

就取出袖中紫銅壽字薰炉併佛手柑來放在桌上。說是拙元一點心。送賢妹頑耍。見此物就見拙兄一般。銀餅分明心愛。只推不受。不多時。李師七回來。銀餅說是沈哥七送的。我不好受。師七笑道。一家姊妹們。收了何妨。只央你沈哥七替你早尋一家好親。還要謝他哩。只這一句勾起了子金的話來。兩相湊巧。子金方把皮員外要求娶銀餅的話。總提來說了一遍。道。論起賢妹才色。青年就是配一個狀元也稱的。如今大亂以後。大家都窮了。那得班配這皮員外。也是洛陽有名的大家。着他多。盡個財禮。許了親。只說要他招贅養母親的。老日後就是個兒子一般。他也不敢忘了。想他今年三十歲了。論人材也中。七的心裡誠。寔不是虛花子弟。如今只取他這個心罷了。師七問道。

他出多少財禮。我這女兒是上皇選過的。休當作門裡人看。琴棋書畫品竹彈絲無般不精。就拿金子打這個活人兒。我也不換。少也得三千金來下聘。珠冠金鐲寶石環佩衣服插帶在外。也得千兩纔出得門。子金笑道。娘這話就說得遠了。他一個百姓富戶之家。那得有這些如今叫他竭力湊個財禮。大吹大打的。請些客官來下聘。不在銀子多少。只講過完了婚。不許過門去。到底瓶姐還是咱的人。刀靶還在咱手裡。東方日子長着哩。那一時只由着咱擺佈。不怕他猫兒不上樹。細心嚼他。強似因圖燕。講得財禮多了。人上不來。到是一孝的買賣。顯不出咱娘們的做手來。只這幾句話。打動了師比的心。取出一隻漢玉盃子。金作謝禮。銀餅翠袖高擎。笋芽斜露子金慌忙來接。早用手



把銀餅手腕一掐。調了個暗情。兩人笑眼傳心。師也正要他勾扯。拚鈔術。人家那管他們嘲笑。喫了幾杯。大家熟狎了。子金粧着醉道。我聞的說一座好花園。叫兒子去看。到外邊也好說。師也心喜。又見子金伶俐。就叫侍女們。攜着盒酒去看梅花。罷在園亭石几之上。這條路。要從書房東廂後串到銀瓶臥房。前過去。纔是園門。師也前行。子金銀餅隨後。都有幾分酒意。月色初上。正是燈節。街上遊人鬧熱。師也要上小閣看河上花燈。子金步到閣上。纔知是銀餅的臥房。存在心裡。閣上香薰綉被。春暖紅綃。是不消說的下閣。來到梅花樹下。一方石桌。兩條戶。硯俱是花斑石。天然竹葉松梅的磨光如漆。子金師也作對。取了錦杌來。銀甌橫在師也下手。却與子金相挨。早已把煖酒斟。

在三個兒杯中。三人喫得各有春心。叫子金吹簫師。却用琵琶。叫銀餅歌。一套梅花三弄。三人湊成一樣好。不趣絕。

錦搭 繡閣清峭。梅額映輕韶。画扮銀屏。寶鴨薰爐對新。寥爲多嬌。探聽春宵。那官得翠帟人老。杳夢無聊。兀自裡暗度年華。怕樓外鶯聲到碧蕭。

前腔 睡痕宜笑。微酒暈紅潮。昨夜東風。戶插宜春勝飲。飄係春朝。微步纖腰。正是弄晴時候。闌雨雲霄。紗窓綠線重。把淡翠眉峰。懶去描。

原來師七酒量甚大。風月有名。打動皇上。全在枕席上用。且  
有內美。雖夜七交合。渾如處女一樣。海內享名。人求一面。當費  
百金。這一向負個大名。不好接客。只偷藏兩個知心舊人。終久

做的不快。這一夜酒興逗的春心漾，欲動看上這個沈小官。在行，留他做個小閑，又拜成兒子，穿房入閣的好擋人的眼目。喚着酒，在石桌下把金蓮輕，一勾。這子金積年子弟，就知道。了，連忙粧醉，倒在亭子臺几上，叫着也粧不醒，只說我走不得了。師匕笑道：這小官喚的老實酒，我見他盃匕乾，到不藏量。叫湘烟扶他書房睡去罷。兩三個了頭，終挽扶起來，踉蹌着往書房裡去。師匕也到書房，看着他連衣睡倒，叫侍兒們取燈出去。各人知趣去了。子金見師匕醉興勃匕，淫心已動，扒起來跪在面前，忙叫親娘把師匕抱在一張禪椅上，輕解紅綃，早已淺抽玉塵。兩人俱是積年，子金精強力壯，內材養得十分豐銳。往師匕師內外左右，斜排深搗，照着嫖經上九淺一深，磨按抓揉之法。

把這婦人弄得流水直流。蓮房高矮，不一次昏迷如醉。兩情相對，貫住不休。師兄竟美不可言。忙叫哥兒有這等本事，我今生不能離開你了。又把上下底衣脫個尺，馬扒在子金身上。自己揣摩子金竭力迎湊，直至三鼓方泄。力倦而寢。正是三春未定，裴航杵，一夜先偷阿母桃，不在話下。却說銀銜見師兄送子金書房去宿，早知其意。悄兒上那閣子上，把燈吹滅，在那窻眼映着月光，偷看師兄送子金而去。心中也有些動情。女兒家沒受這個滋味，只爲子金吹簫點板，鈞搭了幾番。到叫李媽先收在手裡，就和吃醋的一般。到了房中，連衣而臥，心窩裡亂跳。又不知說那皮員外何等樣個人，怎樣得像沈子金一半也罷了。却說師兄睡到四更酒醒力倦，起來淨手。見子金睡的鼾兒的，一

身雪白肌膚，和個女兒一般，着實愛他。拍七叫醒道：哥七你自  
 已睡罷。我到後房裡去。天明了。丫頭們看着不好看。到是乾娘  
 和乾兒子耍了。你往後常來常住着。外人那裡知道。連慌取床  
 上的錦被替他蓋了。去訖不題。誰知道這子金積年的乖賊，一  
 心看上銀瓶。到不料師七先把我來姦了。雖然有趣，還不如銀  
 餅一朶鮮花。又不知是甚麼滋味。聽七正打四鼓。正是正月裡  
 日短夜長。這小官跳起來。穿了個袄。粧去淨手。角門全不曾闕。  
 你道爲何。只因李師七在書房中，衆侍女知趣避開。門俱開着。  
 此時院子靜悄七，人都睡熟了。一直蹚過東廂。那銀餅的小閣  
 子來。銀餅思情。花心滴露。倦極無聊。只把房門輕掩。那知道子  
 金走來。輕七啟戶。露的身子光七的。看那月色。透過紗窗。照見

銀鉗解了羅裙倚枕而臥。叫了聲冤家。我爲你費了一場心。怎肯罷手。上前一把按住。忙解底衣。那銀鉗故意星眼朦朧。低聲問是誰。那褲帶早已解開了。子金餘勇可賈。不敢猛進。只得加些津液。銀瓶扭了兩扭。也就不言語了。只見

蝶粉初開。蜂黃未褪。鸚鵡七花朵。何曾經雨打。風吹。蜜匝七雲叢。略帶些水香花氣。初入桃源。溪轉峰迴。猶認路深。探花澗。波明石動。漸通津。此處自家知痛癢。直教歎入菱窩。到來隨地任浮沉。真是魚遊春水。暮雨昨開三峽夢。輕舟已過萬重山。

銀鉗初破。嬌紅子金不敢大戰。只得扶起。髮亂腰鬆。新紅滴。子金忙將白綾汗巾拭淨。銀瓶忽淚下道。哥七你有心。奴有意。

只怕不得做長遠夫妻。我又被你抹去新紅。日後如何是好。子金笑道。姐儿放心。今日尋的这个主兒。是个死椿。把你不要過他家去。只在這裏和包月的一樣。你媽儿又收了我。做他抬擡。咱兩個如魚似水。夜去明來。叫那皮員外打着幌子。咱快活到了幾年。再作商議。這天下大亂。有了咱一對夫妻。那裡不是過日處。銀瓶說道。你既有寔心。和你月下賭誓。於是推開樓窗。雙跪倒道。月光菩薩。我兩人有一个負心的。死於刀劍之下。賭听已畢。子金還要再幹一遭。銀瓶護疼不肯。許下改日另來罷。兩個親唇啗臂。而別。不知後來皮員外與銀瓶結婚如何。有分教。月老檢書。添上幾層離恨譜。風流續債。還他半世負心盟。畢竟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皮員外。使。悠。錢。買。臭。厭。

沈子金。塗。假。血。慶。新。紅。

呂祖沁園春詞

火宅牽纏。夜去明來。早晚無休。奈今日不知明日事。波七劫七。有甚來由。人世風燈。草頭珠露。幾見傷心眼淚流。不堅久。似石中迸火。水上浮漚。休七。聞早回頭。把往日風流。一筆勾。但粗衣淡飯。隨緣度日。任人笑我七。又何求。限到頭來。不論貧富。着甚于忙。日夜憂勤。少年把家園棄了。海上來遊。

且說沈子金。回來替皮員外提親。送禮和李師七勾搭上了。日



夜又到銀瓶臥房偷採新花二人誓結同心無入知覺依舊宿  
 在書房天明洗面整衣悄上而去回復皮員外的話到了他家  
 還不曾起來在前廳坐着家人進去說知皮員外忙披衣而出  
 道你來的恁早是在巢窩裡表子家宿來。金搖頭道我如今  
 還幹這營生也不是人了來替你報喜信兒你先說把甚麼謝  
 我皮員外笑道那事有幾分了等我去梳洗了來一面分付小  
 廝安排早飲和沈大爺吃說着進去了待不多時皮員外打扮  
 新服搖擺出來甚是鮮明穿一套荔枝色漏地皺紗直裰玉色  
 線羅銀紅京絹的襯衣頭上烏紗方幘漏出那赤金龍頭簪兒  
 巾上斜嵌个琥珀漢瑛薰的香風撲鼻與子金作揖謝了小廝  
 們排下八仙桌吃過一盃松子仁茶就是小金鍾牙筋兒一副

手盃無非南采。蚌、食、鷄、纂、鴨、卵、鱗、魚、海、蚌、件、件、精、致。酒、過、數、巡。就、問、起、師、七、家、送、禮、去、的、事、來。子、金、道、你、且、吃、一、大、盃。我、終、肯、說、卽、取、過、一、個、盃。盃、滿、七、斟、子、一、盃、麻、姑、酒。那、酒、又、香、又、辣。皮、員、外、一、飲、而、盡。子、金、道、昨、日、送、禮、原、說、探、七、口、氣。誰、知、這、等、順、溜、也、是、奇、的。喜、事、臨、門。該、是、姐、緣、輻、輳。就、留、我、在、書、房、裡、吃、了、便、飯。我、纔、把、哥、的、門、第、家、道、人、材、名、望、件、件、誇、贊、了、一、遍。師、七、起、先、全、不、吐、口。又、是、五、千、兩、三、千、兩、一、味、海、說、依、他、說、的、也、有、理。他、道、我、如、今、三、十、多、歲、的、人、了。沒、兒、沒、女。只、這、一、個、女、兒。比、我、親、生、不、同。招、個、好、人、家。就、是、我、養、老、的、一、般。名、說、是、嫁、了、女、兒。講、些、財、禮。只、是、傍、人、體、面、好、看。論、起、情、來。有、甚、麼、多、少。原、不、比、那、娶、嫁、孤、老、表、子、的。日、後、我、老、了。這、幾、個、丫、頭、都、嫁、了。我、就

隨着銀瓶過日子。連我的身子。和這些家事。還待那裡去不成。我如今因皇上親幸。過幾番。天下人誰不知道。我是嫁不得的人。了人也不敢娶我。就終來老在這個閣裡。我也不肯忒了我的門面。這銀餅。又經皇上選過一番。雖沒進官。也是有名器的女兒。比不得泛常。梳櫳人家個粉頭。只我這女兒。姿色才貌。交墨絲竹。件件精通。就是蘇杭兩省。這個瘦馬。也得一二千金。休說我這一分家事。不要穿戴的金珠寶石。只這古董玩器。還值三五萬銀子。送的財禮。將來還是他的。只好替他收。七叫人好看罷了。說到此處。金子不言了。使眼看着皮員外。只見他好似酒醉的螃蟹。全動不的了。只把眼兒瞪着。半晌道。他說的也有理。如今可怎麼樣。金子把嘴咂了兩咂道。依弟說。如今這件

事不是小可。這李媽七身子和家事連銀餅也要搵尋一个好主兒。就要妥上妥下全七的交付給這人。少說也值幾萬銀子。一棒打着兩個鴛鴦。那李媽七看中了終許親。連他都嫁在裡頭。只是不好說出來罷了。除了哥那有這一个好手。如今咱拿着他的拳頭打他的眼。雖把銀子幌七眼。少不得還是咱的。他見小弟說哥十分忠誠。比不得串窠巢的浪蕩子弟。他就喜的極了。看着弟眼裡酸七的道。遭這樣乱世也要早尋个安身的去處。當初朝廷在日。還有些體面。今日不知明日事。但得小女成了親。我也就全家要去過日子。圖下半世的快活。只這幾句就是他實心了。他不十分要嫁。還不肯說出這話來。哥你再自己酌量。弟不過騙你的喜酒吃。難道你那快活時。一个傾城的絕

色和一个半老的佳人。肯着弟打個頭兒。也就勾了說着。跳起這皮員外。着實打他。一下子金故意的跑。說不多時。來撒了手。盒就是一碗。炖的稀爛猪蹄。一碗。蘇菇小炒的笋雞。一碗。醬燒的大方東坡肉。一碗。炖的鷄子膏。又是一碗。汴河裡大鯽魚。兩盤。蒸酥菓餡。俱用大官窑五色御膳碗。是新出官的。各人一碗。上白米飯。匕罷。茶湫了口。這皮員外。一似蛇鑽了五竅。心裡又癢。又悶。不住的在廳上。來回亂走。子金又道。你定了主意。應承不應承。咱好回他話去。人家一个黃花女兒。是輕提的。咱回不對。也教他笑。咱不是行家了。說着。皮員外。也不答應。遠院子亂走。住一回。皮員外。道。畢竟得多少財禮。纔完的事。子金道。哥。纔了一世。還等人說。你風月兒。那件不在行。來問。只估他這家。

人家。可是輕開口的。到不如就推這件事。早巳辭了罷。員外搖了搖頭。往院子裡。又亂走。全不言語了。子金故意要去。下臺坡來。皮員外又拉向。把子金拉在一個小小書房裡。道。依他口氣。實指望多少子。金笑道。小弟愚見。這樣大眼的科子。騙過朝廷的人。你我些小。如何動得他。就極省費。也得二千上下。使用他。也得千金的陪送。咱就費了些。我還尋出個法來。叫他倒帖出來。不難。皮員外忙問道。怎麼倒帖出來。子金道。等下了禮成了。親你說要娶回家去。他定然不肯。你就依着他說。放在他家裡。少不得你是女婿。他是丈母。一家大小。那個敢不來服事你的。你這些飲食茶水。跟隨的人役。少不得他應管待。就弟們到了。少不得供給。一年半載。和銀瓶熟了。他家裡古董玩器。你那件

取不了來。這李師也錯筭了。枉是個積年。若是弟情願不肯娶。過門來。我只在他家。和招贅的一般。弄犯了這鴛鴦。隨着我手。轉他連身子都屬了我。甚麼一千兩二千兩。都要貼出來。終罷。幾句話。說得皮員外眉歡眼笑。怪肉麻起來道。你說的中聽。只怕沒有這樣造化。子金又道。世上有禍的事。偏尋上門來。平白的得人家三五萬家私。和兩個美人。這是件小可的麼。子金見皮員外有幾分依從的意思。又催促道。李媽也。昨日使我午間。回話常言道。提姻親如救火。只一歇手。他前後打筭。不得咱的便宜。就不依了。如今只講就財禮。立了婚單。一頓子送過去。再改不得口皮。只外道。小弟這裡沒有這許多。若是一千銀子。別的金珠尺頭。打筭個千五之數。還勉強得來。子金搖頭道。成不

上來還要添好些。一面說着。往外又走皮員外。又拉下了子金。道我替他算來。你去下禮完親謝親。還有他家的親眷添箱的。道喜的。也得十數席酒。這些賞錢喜錢。也得一二百金。再替他全包了。添上二百兩。其湊一千二百兩之數。他若不依。小弟跪看央也。央他允了。咱破着花這些銀子。到底有回來的日子。說的員外依了。就忙叫取曆頭。定個下禮吉日。一摠去說成了罷。恐怕更改了。取了曆頭。看的是正月二十八日下禮。二月十五日完婚。花朝大吉。不寒不熱的。子金還道日子近了。說着話往外走道。我去擦。還怕不依。大踏步去了。不題。却說李師。收用沈子金。見他伶俐乖滑。又在子弟行裡透熟。風月頑耍。無一不妙。因他天明早去。不等梳頭。免了外人看破。十分在行。那半



夜裡人花園他那裡想得到過午以後纔梳洗停當沈子金早在客位裡坐下了頭來說沈二哥來回話了喜的師也忙叫請進書房裡來罷自家人還傳甚麼子金抖衣服忙作揖謝了昨日大擾費娘的情說着兩個涎眼看着師也只管笑師也着袖子掩着口笑道二哥你嘗着滋味了來的好勤不一時喫了茶了金挨近前來道銀姐的事有幾分成了把皮員外許了一千銀子五百兩穿戴說了一遍又道娘若嫌輕兒子再使他包席面添上二百兩也是我的一點窮心借花獻佛不在娘抬舉我如今沒有肱臂往外折的說的李師也喜了道這個不許過門的話請過不曾子金道娘不消先說兒子和他說過着他來求着咱還要扯硬弓裡師也喜道多累哥也還叫過銀餅來

說他知道。剛使了鬟。叫姑娘去說道。沈二哥來提親了。却說銀餅昨夜破瓜。直睡到午後。纔起來梳粧。聽見叫說。是沈子金來了。又喜又羞。忙勻了臉。下樓來。書房相見。已畢。坐下。師先生說道。你謝上沈二哥。提了親。是正月二十八日下禮。二月十五日過門。銀瓶害羞。把臉扭着。笑了。笑。不言語。李師上又要留子金吃飯。不肯住。下道。我回他話去。師上送至外廳。銀瓶回房。不題。話不絮煩。到了正月二十八日。皮員外安排僕馬。齊整衣服。華麗請的官客。是張都監。吳春元。及一班兒幫閑子弟。沈子金。范三官。孫寡嘴。張斜眼。都借的鮮明衣服。叫了兩班吹手。將着食盒。羊酒。茶食。細菓。一樣簪花結彩。大吹大打。上門兒去。師上家大廳上。備了六席。請了李武舉奉陪。取過禮帖。拾過食盒來。却

是二十个大元寶金釵金鐲裙帶攢領珠簾環珮一件不少外  
有散銀二百兩用一書匣捧着爲席面之費衆人也自心驚誇  
員外揮金如上。這個纔是子弟。師把盞安座已畢。去收禮物  
。這沈子金賣弄他的慇懃不住的往後亂走。替銀瓶收簪環把  
尺頭上來下去。往閣上亂走。俱送在銀瓶櫃箱裡。故使師不  
疑。以便來往師上安席而去。這些來客見此大禮。原要盡歡。先  
是家樂湘烟兒六人唱畢。又有四個小優兒唱了一套錦堂月  
繡幕紅牽門楣綠繞。春色舊家庭院。烟霧香濛。笑出乘  
鸞低扇似朝陽障。袂初來。向洛浦凌波試展。神仙眷看  
取千里紅絲百年歡燕。

幸然王母池邊上。元燈半鏢緋銀鳶光現。一箇瓊漿盛

橋試結良緣吹簫侶天倩雲迎飛瓊佩月高風轉香前  
兩下笙歌簇湧衆侍女扶出銀鉞來席前鋪上紅絨大擢瑜朝  
上拜了四拜打扮的天仙相似不消說金釵玉珮銀瓶拜畢回  
去員外捧出一對大紅麒麟金緞紅綾繫着白銀二十兩做了  
拜錢前廳唱鬧飲酒點起滿堂燈燭把个皮員外醉得如泥人  
一般衆人們替他簪花打喜鬧成一塊至二更那裡肯散那沈  
子金知道東角門一條衚衕直至花園推去淨手悄悄推開銀  
鏤閣子正然夢卧把兩脚高擎就着床褥這一次比前番不同  
情竇已開排闥而入銀鉞知道此味也不做客但見

春水溶溶七月一塘

中含葶菀似蓮房

溫泉欲漱玲瓏玉

瑤柱中分細碎香

嬌燕唯容。准。喚蝶。白波時泛。兩鴛鴦。

也。應。細。柳。風。前。怯。無。奈。嬌。鶯。喚。阮。郎。

子金洩過一次。忙。比。鵲。至。前。廳。眾。客。歡。鬧。不。休。師。比。出。來。送。了。大。杯。方。纔。起。席。皮。員。外。又。費。了。許。多。賞。賜。正。是。歌。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不。覺。到。了。二。月。初。旬。李。師。比。着。沈。子。金。過。來。要。請。過。在。京。師。買。下。宅。子。纔。許。過。門。一。時。無。宅。且。在。師。比。家。住。皮。員。外。俱。依。了。師。比。家。也。打。造。了。許。多。珠。翠。裁。剪。了。半。月。衣。粧。書。房。東。邊。原。有。一。座。退。廳。中。間。打。上。木。壁。子。安。床。糊。壁。十。分。潔。淨。皮。員。外。做。了。卧。房。二。門。外。邊。開。个。角。門。使。他。家。人。出。入。俱。不。許。進。師。內。宅。來。那。園。中。小。閣。子。原。是。銀。餅。內。室。依。舊。自。己。住。着。外。人。不。得。到。的。一。比。安。排。停。當。到。了。十。五。日。皮。員。外。自。己。催。粧。打。扮。得。

錦上添花坐着轎子。吹打燈籠抬着酒禮。和親迎一樣。還是  
一起幫閑的陪着來。李師七家依舊設的大席。鼓樂喧天。吃到天  
晚客散。纔扶出銀瓶來人帳。這些帮客。怎肯早散。鬧至初更。掌  
起燭來。子金推淨手。往後直走到師七房中。假說。皮員外明日  
謝親。問娘要甚麼禮節。也好治辦。看見銀瓶穿着大紅縐紗底  
衣兒。銀紅比甲。繫七抹胸。坐在床上。使湘烟一班了頭。那裡開  
面修簪。見了子金進來。忙躲不迭。師七笑道。眼前就做新人。還  
顧映甚麼。子金說完了話。師七手忙脚亂的收拾箱子。取頭面  
看首飾。他就丟了個眼色。與銀餅。銀餅早知。見子金去了。不一  
會粧去。閣下洗浴。洗浴已畢。自己把園門內角門開。却開於外  
廳的角門。吸了一子金有心。暗着。趁衆人關裡。走過脚門。褲  
知手牛。附這銀瓶方纔浴畢。穿着抹胸。繫着紅門褲。

見兩人熟了，也不打話。依舊弄起來。這番已是三偷阿母仙桃，不比桃源初入，漸近自然，不敢久貪，一洩而出，已替皮員外掃開鳥道三千里，先到巫山十二層。銀瓶道：「今夜沒有新紅，如何是好？」只見子金笑嘻嘻，袖中拿出個白綾汗巾來，是用新鷄冠血染上三四塊在上邊，叫聲姐，我已預備多時了。銀餅喜之不足。子金忙上席去了。到了前廳，大叫道：「這些人通不在行，再不起身，各人罰一碗凉水。」那有這些酒，明日來驗紅喫酒罷。衆人見說，方纔散去。單表這銀餅開了角門，自己去到師房中，打扮已畢，穿一件大紅金麒麟紵絲袍，繫一條錦襪邊荳綠花綾裙，束着玉玲瓏嵌玉石瑪瑙金鑲女帶，下垂着金耍孩倒垂蓮的裙，鈴樓鎖披肩官粧，錦繡頭上鳳，釵高髻，足下鳧寫鞋。

挑真是姑射仙人。飛瓊青女。這些十個女樂。濃粧艷服。各執簫管。篳篥。吹打擁至。與皮員外交拜了天地。纔送到東書房。擺設的錦帳紅紗。燈燭螢煌。銀餅上床端坐。燈下細看皮員外。見他寬額凹鼻。鬚鬢大口。腹如垂瓠。面如黑漆。可憐我怎麼嫁到他手裡。還虧沈哥七和我先成親事。把这廝當做個外入流罷了。只今夜怎樣和他同寢。思想起來。不覺淚下如雨。那皮員外見銀瓶淚落。只說是個新人怕羞。那知他三過其門。別有正主。員外忙上前溫存。用手一撻。被銀瓶一推。險不跌倒。員外見他不喜。勉強替他解衣。還要細看。被銀瓶把燈吹滅。連衣而寢。銀瓶主怕決撒待員外。纏到四更。略一放手。被他按住。勇往確當。原來老皮陽物原大。就是少婦。常不能容。况銀瓶天分緊縮。子金



原不敢狂放。此番幸有殘瀝在中，可以少寬。那員外情濃意渴，直入重門，那得不痛叫起來。員外只道是金珠活寶，那知已是破碓子吃了些殘盤。做個子金長班罷了。到了天明，這些幫客早已到門大喊，要喜酒吃。師也差人討喜，只見銀瓶藏着一方紅來在袖中，再不肯放。被湘烟來奪了去。大家婦女笑成一塊。那裡知道這等巧事。皮員外出來請李師行禮，受了他一拜。前廳擺酒留客。驗紅酒至三巡，只見湘烟用一個螺甸漆盤，捧出紅來。員外來奪，已被子金搶在手裡。眾人觀看，但見

海棠着雨，新紅亂點胭脂；杜鵑隨風，夜月啼殘口血。燕語教嬌，假意兒粧成門面；鶯啼舌怯，真情兒另有相思。吃殘蝴蝶麪，借你羅篩醉倒杏花村。芳君沽酒。

家客驗紅已畢，把皮員外罰了三大碗，說他無情太甚。員外又封了二兩銀子，賞了湘烟。這裡連住了三宿，銀瓶只推來了月水，就退入內閣，再不出來。等沈子金去了，正是東園載酒西園醉，摘盡枇杷一樹金。且聽下回分解。



新鐫古本批評三世報隔簾花影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第十三回

看破了。想隄防。一時催百轉。  
再難來。拚不得。半夜賦桃夭。

詩曰

秦淮明月楚江秋。

往事空悲碧水流。

啼鴉自鳴三月柳。

飛花常送五湖舟。

誰家羌笛梅先落。

何處秦箏雁不留。

忍向鍾情桃葉渡。

香風片片過溪頭。

且表這皮員外因迷戀銀瓶恣色不惜千金。結歡了李師師。拈  
在家中。每日花攢錦簇。醉舞嬌歌。常言道。佳人有意郎君俏。恣

粉無情子弟。村這子弟行中。搗兒愛的是鈔粉頭。愛的是俏假。如潘驢邵小閑。一件不全。也不是嫖客。何況這皮員外。只有了兩個字。那銀瓶少年喜的是風流乖巧。皮員外幾個慈錢。那里看得上。雖是勉強來坐坐不住的。往園裏走走。或是過夜到了牀上。就推是心寒。把臉朝裏睡去了。常是這等睡到半夜。就走進去。不出來了。要是別家窩巢裏。就好罵鴛鴦。打粉頭。做須硬勢。好使他怕。這李師師是有名花魁。養就的門面。誰敢往下去看他。况這皮員外。使過千金財物。偏要在人面前支架。賣弄銀瓶怎樣。和我拏打拿情。就死也不肯說是嫌的他話。常道這子弟使了昧心錢。又道多年子弟變成龜。他就明看出幾分破綻。和沈子金勾搭也。只道是幫閑的來觀趣。先拜認的姊妹一字也不

尋後來沈子金見銀瓶辭的。他不像體面到了後園閣子上勸銀瓶道。你還俯就他。個體面咱好行走。弄得淡了。生起疑心。醋起來。咱到不便。那銀瓶是壞心的女兒。那知巢窩裏拿犯孤老的手段。他蹙着眉兒道。看他那個臉。彈子生何慘。煞人一個嘴唇。不知多大常來人臉。怪毛瞪瞪的一口蒜氣。刺着人惡心。半日隨他怎麼我去睡不成。到七月初八日是皮員外生日。李師師家設了四席酒。叫一班小優兒請的是這須帮閑子弟。叫了頭們先陪着斟了酒。到了月出時候。李師師和銀瓶打扮得如素娥相似。纔出來把盞入席。把大門鎖了。把卓面移在堂前。另有漆換的酒果。先是銀瓶送了客的酒。到了皮員外的酒。他偏不送。就送師師的酒。子金一齊插口道。這纔是兩口兒偏俺們。

是外客。師師笑道。熟不講禮。姑娘到房裏。下个私禮兒罷。大家  
笑了。那小僂兒。一个是箏。一个是胡琴。唱道。

〔繡帶〕

金盞小把。偌大閑愁。向此消。多情常似無聊。暗香飛

何處。青樓歌韻遠。一聲蘇小。含笑倚風。無力還自嬌。好  
些時吹不去。彩雲停着。

〔白〕

虛囂那年少。曾赴金釵會。幾宵如天杳。江南一夢迢

迢。酒醒後。思量着。折莫搖。斷銀鞭。碧玉稍。徒誰道。兀的  
是渭水西風殘照。

〔降黃〕

心焦難聽他。綠慘紅消。爲他年半倚雕闌。恨妬花風

早倩盈盈衫袖。把胸中。怎澆酒。酒臨風。按住了英雄淚。  
落還勞你。把玉山扶倒。恁多情。似伊風流。年少暮雲飄。

寸心何處一曲醉紅綃

直吃到三鼓。衆客方散。皮員外餘興未盡。指望移廳到他臥房。和銀瓶挨肩疊膝。倚偎着一盞。一口兒親近。頑耍也不枉了我費了這些鈔。誰想銀瓶陪完了席。只想着沈子金沒得和他敘舊情。心兒悶悶不足。一直的走到後園。關子開放。月廳。拿起琵琶來。唱一套憶阮郎。

〔玉交枝〕 燭花無賴。背銀缸。暗劈瑤鈿。待玉郎。回抱相偎。愛顰

娥。掩袖低回。月到三更。一笑回春。宵一刻千金。債挽

流蘇羅幃。顛開結。連環紅襦。換解。

〔前腔〕

鴛鴦鳳駭。悞春纖。搵着香腮。護丁香。怕折新蓓蕾。道

得个苦蕊。舍胎。他犯玉。侵香。怎放開。俺尤雲。帶雨。權耽



待乞緊處。花香幾回斷。送人腰肢幾擺。

皮員外獨坐燈下。覺得好沒滋味。因房裏没人伏侍。師師撥了櫻桃來伺候。姑爺就來替他鋪牀。皮員外問道。姑爺那裏去了。櫻桃道。姑爺身上不淨。向後房裏洗浴了纔出來。這員外慾火燒身。滿心四溢。看見櫻桃雖沒甚慾色。一時興動。把櫻桃按住。那丫頭不肯依。當不過那皮員外粗大有力。掙不起來。就剝下底衣。分開玉跨。直擣中間。那櫻桃原被銀瓶擁撮上着。子金偷了二次。不曾經大創。不覺哀痛告饒。怎禁得他恣情抽送。弄得暈了。半日方淺。櫻桃怕銀瓶知道。又不敢說。只得抹了血跡。一溜烟走了。正是張生不得鶯娘意。借着紅娘且解饑。原來沈子金和銀瓶約下。叫他在後園等他。因此銀瓶不肯出去。陪皮員

外彈着琵琶。通個信兒。子金伏在河崖柳樹下，聽那琵琶聲。和道：銀瓶在閣兒上等他。覓到園邊，有個短牆兒，跳過來悄悄到閣子上。見銀瓶還沒睡哩。上得胡梯，就咳嗽了一聲。銀瓶知道，忙把燈吹滅了。上得樓來，二人再沒別話。子金把銀瓶抱起，自沒而入，覺得鬆美異常。知道深夜無人，因此慢送輕迎，各人盡興而止。却說櫻桃被皮員外弄怕了，走到師師院子裏，還沒睡。師師問道：你姑娘在前頭和姑爺吃酒，裏櫻桃把嘴骨突着道：沒在前頭，往閣子上去。這一會了，他不出來，叫人家麼犯我。師師道：一個大生日，下不陪他前邊，却來自己睡，不惹得姑爺怪麼。說着話，往園子裏走到閣子邊，見把門掩着，有人在上面說話哩。師師站住了脚，只聽見銀瓶道：兩個的事體，休教媽媽

知道。若知道，你就不好進來了。你也來得勤了些。虎子金道：你放心。他老人家已是先收了我的投狀了。那一夜在他書房裏，把他弄個死，哄得他進去了。我纔來你閣子上來。他就知道，也不相干。又誇跌師師牀上的好風月，怎麼樣頑耍。師師聽到此，不覺傷心大恨。心裏想道：這小廝把銀餅要了，還要拿着我賣風情，就悄悄回來，叫起七八個使女，拿着大棍門拴，藏在園裏。大叫閣子上是誰說話。說得子金穿衣往外走，不迭纔待扒牆。這些女人們上去，一頓棒棍，沒頭沒臉，打個鼻青眼腫。方放條路越牆走了。從此分付家人，再不許沈子金進宅子了。師師纔上的閣子來，把銀餅大罵了一頓，還要拿鞭子來打。說得銀餅跪在地下，不敢言語一聲。師師道：我這樣擡舉你一場，還背地偷

漢子拿着墊舌頭兒。好不好。我剝了你的衣裳。叫你。和湘烟一班兒去。站門子。不拘甚麼漢子。給我掙錢養漢。銀瓶只是哭道。娘教我知道了。師也罵到四更時候。纔下閣子去。使兩個了頭。守着銀瓶睡不題。到得天明。嚷得滿院子。知道說是閣裏有賊。虧了知覺。趕散了。皮員外雖不做聲。也放在心裏。從來說若夢人不知。除非已不爲。這子金和銀瓶勾搭了一年。這些粉頭們也都看破了。幾分。因子金和師師有些連手。誰敢說他。又說銀瓶把頭上赤金簪子。和珠子成包。給他裹在荷包裏。也都不平。那一日。合該有事。皮員外八月十五日。又請他幫開的弟兄喫酒。見沈子金洗手。一個紅葫蘆兒。金線結的。原在銀瓶抹胸前的。怎麼在他腰裏。十分疑惑。皮員外因銀瓶不奉承他。也久不

快掀起子金裙子。粧看合包輕輕的一手掀下來。只吊了根繩兒在裙帶上。子金忙來奪。只是不放手。子金見皮員外疑心。就放了手道。哥亦明日不還我。管我拿你件好東西來准了。大家散了。員外回到臥房。見銀瓶不在。使櫻桃叫兩三遍。不出來。員外十分不快。着櫻桃稟媽媽去。這銀瓶自從犯事以後。也不敢十分拒絕皮員外。自知自愧。出來幾遭。只是勉強全無實意。那皮員外得了紅葫蘆。在燈下看着銀瓶道。我一件東西。是一個人送的。銀瓶不知道。只道是好話。問是甚東西。皮員外取出紅葫蘆來道。你的物兒。怎生送了沈子金。你家拿着我粧幌子。你可養漢。把那紅葫蘆照臉一摔。銀瓶道。一件東西。就沒有了一模一樣的。怎麼就執着是我的。皮員外惱了。把抹胸扯起來道。只

不是繫這個的去處。因甚麼沒了。把銀瓶打了兩個巴掌。險不  
跌倒地下。拿起一根拴門小棍子。一把採倒。打了一一十。搗了  
櫻桃。全衆了。環拉開銀瓶。哭着往後房去了。皮員外怒氣沖沖  
叫開大門。和小厮往家睡去了。不題。從來樂極生悲。甜中生苦。  
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世間都是這等變化不常的。月明到  
了十五。還要漸。缺了半邊。何況這世人心。那有吃沙糖到底  
的正。是。

叅破偷情二字禪。

奸姻緣是惡姻緣。

既傷天理還傷命。

壞却聲名又使錢。

樂久到頭終有散。

情濃畢竟結成冤。

何如偕老梁鴻婦。

舉案齊眉到百年。

却說這皮員外走到他宅子裏。尋思着惱了一夜。纔知道沈子金串通鴿子。着我使惹錢。他做闊客。這不是俺賣酒。他先醉。次日請孫寡嘴來告訴。要着他上李師師家說話。我陪着一二千銀子。不得和老婆睡一夜。到貼了別人。我當着個不要宿錢的忘八。不如看個日子。擡了我家來罷。再不容見客了。如今弄得又不像表子。又不像良家。到不如我明明教他接客。了一面去說。李師師見漏出馬脚來。也沒話說。只推道。姑娘年幼。不知好歹。着姑爺生氣。等慢性的。你京裏修造起個宅子來。齊七整七的。有些體面。人也好看。孫寡嘴回了皮員外。李師師這裏又請沈子金來。要他回皮員外說話。子金使性子不來。請了兩次。子金有心要看銀瓶。怕拉脫了。忙忙的來到客廳內坐下。只見樓

桃來掀起簾子道。姑娘有句話。叫你到二更天過來聽着。我喚  
猶就過來一言未了。湘烟出來驚得櫻桃走去。李師師請進子  
金去書房說話。道你好個人兒。小小的年紀。粧風撒漫的。一句  
話也藏不住。和這些孩子們。驢囉狗啷的。有一點老成氣兒。俺  
這門戶裏。好容易粧得體。而你件件不細密。如今着人看破。怎  
麼道理。當初說過銀餅不許。過門你講的。有寫的婚書。今日皮  
員外着孫寡嘴來。要使轎擡過銀瓶家裏住去。也要講過口。若  
不拿些大大的財禮。也難道就使頂轎白擡了去罷。好個沈子  
金。見李師師又動了財心。就順口道。這個不打緊。皮員外當初  
的禮物。不過是包身的光景。今日要一手兩開的營生。也惜不  
得費娘這裏甚麼口氣。兒子好去說他。昨日從洛陽取了五千



甯青白布來營裏官兵們出不上價還沒賣哩一時無錢就兌過貨來也罷說着李師師喜了纔問道這紅荷包的事他把銀餅打了幾下都是你惹的。我看你甚麼臉兒見他說着笑了。子金道我們小人家好頑那日問銀餅姐討了這個樣子要家裏照樣去做誰想他動起這個疑心來一向不來也就爲着這個嫌疑常常遠着些人沒得說師師道這風月機關上說道章臺路不是容易走的偷寒送暖全要把日兒放穩些到處裏就容得了說着話拿茶來吃了着子金晚上來回話子金謝了茶起身去了原來光棍巧嘴只哄得人一遭今日皮員外喫了橄欖曉得回味了那有還聽沈子金的話因師師動了財心順水流船哄他个笑臉好來走動因此子金出了門不尋皮員外竟到

了自家屋裏算計如今皮員外看破了決不肯把銀餅放在他家裏我又有一番破綻連皮員外不便行走可惜一段及好姻緣半路裏做了露水夫妻又想迎銀餅的情來生死難開兩下難捨不如尋個機會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好個妙計只今就與銀餅算計定了趁此機會李師師求我說話不隄防這一着教他終日打雀兒被老鴉賺了眼因等到黃昏挨到二更換到黑衣裳。走到河邊在李師師後園墻下伏在柳樹影下只聽見櫻桃在墻上露出臉來喚貓哩當初銀餅的前身銀鈕絲接引南宮吉成。委原是喚貓爲號今日又犯了前病有貓兒山坡羊一首。

貓兒貓兒你生得十分甚妙幾日不見暈腥就嬌聲浪

叫。你。生。得。掛。玉。金。鈎。雪。裏。送。炭。實。實。的。稀。罕。又。會。得。上。  
樹。扒。牆。輕。身。的。一。跳。老。鼠。洞。裏。你。慣。使。眼。瞧。紅。綾。被。裏。  
親。近。了。我。幾。遭。你。有。些。兒。毛。病。好。往。人。家。亂。走。怕。的。是。  
忘。了。俺。的。家。門。錯。走。了。路。道。昨。日。裏。喂。得。飽。了。不。知。往。  
誰。家。去。了。你。休。去。竊。肉。偷。雞。若。得。王。婆。子。家。吵。吵。貓。貓。  
你。口。裏。念。佛。偏。喜。這。點。腥。臊。貓。貓。你。早。早。來。家。怕。撞。着。  
那。剝。皮。的。去。賣。了。

這。子。金。聽。着。喚。貓。順。着。柳。樹。往。牆。上。下。來。堵。原。不。窩。櫻。桃。使。個。  
杌。子。接。着。銀。瓶。半。卸。殘。粧。倚。門。而。候。這。一。時。把。角。門。關。了。櫻。桃。  
原。是。一。路。的。又。早。已。賞。了。他。的。花。粉。戒。指。兒。買。的。不。言。語。了。只。  
落。得。兩。個。人。放。心。說。話。上。得。關。子。把。窓。上。兩。搭。兒。下。了。望。不。見。

燈光銀餅倒左子金懷裏。眼淚簌簌。只不敢高聲啼哭。子金也自傷情流淚。銀餅道。如今皮家要擡過門去。我的哥哥。咱就再不得一面了。我當初原爲你纔許了他。既然他兩人拆散了我。死也不肯嫁他。我的哥哥。今夜見你一面。辭了你。我明日一條帶子。就吊殺了。我的哥哥。你還來送我送兒。他這巢窠裏。有甚麼情。不如給口棺材。那沒有說到這裡。和子金二人抱頭痛哭。連櫻桃也在旁揩淚。子金看着櫻桃道。我的姐姐。及你下樓去替我聽着些動靜。怕那院子狗咬我好早走。休再做了那一夜險。不打殺了。哄得櫻桃下去了。子金道。姐姐。你且休哭。我有一個心腹話兒。單來和你商量。如今咱在這裡。已是做不成夫妻了。你花榮的人兒。難道就死了罷。如今只有一計。這後園就是

沐梁河南船極多。賃下一隻小船來。這河裡接了你去。我又沒有爺娘家事。沒有妻子。戀着甚麼。咱往南京去投奔我的姑夫。在鎮江水營做把總。有了咱兩口。那裡掙不出飯來喫。肯在這裡干死了罷。銀瓶聽說。把淚揩乾道。哥哥你有這個法兒。十分的好。只怕你沒錢。那裡去湊去。我這臥房有五個大箱。都是盛的皮家來下的金子。釵兒珠子。挑鳳縷絡罩面兒。皮貨外的大元寶。李媽收去。還有他的包席的銀子。封在這箱裡。還有好些。整正頭綉緞。不前剪的。也還值八九百兩銀子。你早早安排停當。我這裡度日如年。知道那廝幾時來抬我。只得這二三日矣。顧下船。趁月黑頭。好接這東西。連衣服被褥。我的鏡架銅盆等物。你平日打的好彈弓。把箇彈子打在我這樓上來。是個信。

我好安排連櫻桃多拐了去。路上好服事說完話二人如何肯罷。就在床沿上免強相親一度而別。銀瓶取出金鐺二付零銀一大包。交與子金。依舊過牆去了。到了明日子金自到汴河口。賃了一隻浪船。是蘇州因送人的家眷。坐上來的。今急急回南。只使了十五兩銀子。顧到揚州立了契。交了五兩銀子。說是家眷船。他把家下心愛的物件。隨身被褥。先下了船。吩咐進喜在船上守着。他挨到日晚。到那河邊。打雀兒。照着銀瓶。閣子不。過數十步。一個彈子。輕輕打在樓板上。內有一條紙兒。裹着不敢多字。只寫了三更二字。銀瓶時刻在念。等信已久。把箱籠包裹。停當了。見了泥彈。不勝之喜。和櫻桃久已說通。要出去。從只在這巢窠裏。終來不是個常法。講成一路。等到三更夜靜。子金

早把船泊在園後柳陰下。哄得稍公睡下。他是熟路。進得園來。櫻桃已把皮箱物件搬在牆根。使一張桌子。闔得高高的。子金一一運過牆。搬上船來。搬完。櫻桃攙扶着銀瓶。同扒過牆來。子金俱接下去了。各進了船。那船家是個蠻子。只道是夜裡纔搬得家眷到了。正是順風。一夜就走了八九十里。不題。到了天明。不見櫻桃過院子來取洗面水。李師師起來。得又晚。等到日午。角門還不曾開。叫了半日。沒人答應。把門撥開。看了看那裡。有個人影。樓上拾得空空的。一地都是紙。連琵琶等都拿子去了。只撇下一個馬桶。西牆根下一張子。報與師師知道。嚇了一個立槁。這纔是強盜的東西。被竊賊剗去。卽忙使人往旱路上四下跟尋。又忙報與皮員外騎馬去趕。貼帖子說報信的五十兩。

那知他風高水路三千里。帆掛揚州幾日程。不說生氣睜了去。員外活惱殺李師師。後來告狀打官司。不題却說這子金一路長行過了淮安高郵。湖順風到揚州關上。泊下船。銀瓶甚喜見了些山水人烟一路。上鮮魚美酒手邊不少銀錢。大喫大弄。強似那汴梁風景。或是子金吹笛銀瓶吹簫。櫻桃管頓茶酒到夜來一床而寢。好不快活。正是從來好事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不知將來怎麼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SECRET

7

一四回

薄倖郎見金先負義  
癡心婦臨死尙思人

詩曰

汴水隋堤柳線長

繁華勝地閱興亡

鳥因舌巧多移樹

花爲心多少定香

洞外白猿常盜女

溝邊紅葉悞逢郎

隔江日暮行人遠

藜白蘋紅易感傷

單表當年劫賊胡喜。自從謀殺主人。又歷又用千金賄賂南官。吉脫了死罪。逃在揚州。人都稱爲胡員外。爲人心高好勝。吝財重色。在這揚州鈔關上。專做鹽過引。新娶一箇妓者。馬玉嬌。在

他船上日日香浮醞醉擁鮫綃。自跨他富豪無比那一日沈子金和銀瓶到了揚州把船緊幫在他大船邊。這子金從幼沒出外的後生。見了這繁華烟火。即時下船。沽了一罈三白名酒。和一些鮮魚。螃蟹。葦蕩風菱之類。使船家整了一席酒。和銀瓶行樂。到了夜間。各船上燈火輝煌。笙歌齊奏。銀瓶見這光景。出到船頭。看見水天一色。綠柳垂堤。那西橋上簫聲不斷。喜的箇銀瓶忙把紫簫取來。和着沈子金唱曲相隨。無數的客人倚舟而聽。這胡員外和馬玉嬌彈唱了一會。怎比得鑽瓶清楚。如鳳泣龍吟。遊魚出水。聽了一會。沈子金吹笛。銀瓶琵琶相隨。到了三更。二人猜拳行令。拆打拿情人。就知道不是良家了。那船上馬玉嬌道這一套吹彈。不像揚州一似京師的。但沒見這箇人甚

麼樣兒胡員外道明日我先拿帖去拜他問他個來歷看他這光景不像個良家要是個表子就見見何妨過了一夜胡員外寫個通家侍教弟帖子着福童過船來說僉員外聽得相公吹得好簫着實仰慕特要過來相訪沈子金初到江湖要賣弄他的絲竹聽見朋友如何不喜道快請過來相會那胡員外從大船上走過來匾巾盛服生得凹目黃鬚鷹鼻蛙口富態中帶須凶像子金使銀瓶迴避請在前艙相見銀瓶忙着櫻桃送過一盞松仁泡茶來員外接茶先看見捧茶侍女生得俊雅打扮得內家腔調就知主人是大方家了胡員外問子金道老兄從何處來子金答道小弟自東京來因舍親在鎮江有字相招昨日到此這稍公講過到這裏換船明日還有一日天幸遇兄先蒙

枉顧胡員外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因兄爲人高雅有趣。天涯相會也是有緣。還要扳教說畢去了。子金卽時也就回了拜。見船上拿着兩三架天平。兌銀子。纔知是箇鹽商。子金越發感他下交之意。待不多時。那蘇州稍公替子金另賃了一隻大浪船。越發齊整。子金這裏先使櫻桃過去把皮箱行李一一運過。那胡員外見子金移船。料銀瓶出來。要從大船邊過去把船艙半開。睜睛久等。見銀瓶從小船上過來。扶着跳板上。那浪船好不嫵娜。

花有嬌香玉有情

淡描輕染自盈盈

胡員外一看纔知道曾經滄浪。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這不枉子是個美人。空自搽脂抹粉。亂唱胡彈。推千積萬。只好替這

人提鞋罷了。回到艙中尋思了一回。我看這人來得古怪。就是巢窩裏也沒有這樣絕色。敢是在王侯中拐出來的。這也不可。知卽寫一請帖。是翌日奉板雅會。過了船投與子金謝了。明日赴席。子金恃着手藝。要在揚州子弟行中奪萃。又見朋友敬奉他。如何不喜。到了次日。穿一套新衣服。到鹽船上來赴席。胡員外早已筵開錦繡。褥列芙蓉。船上好不齊整。揚州繁華所在。何物不有。擺的響糖八仙。甘蔗獅鹿果面杯盤。行了安席禮。見胡員外。見子金年少面嫩。漸漸逗他說道。這腔調似不是這裏傳授。子金誇道。汴京王一娘。是大內裏教習小弟。學了十年。還趕不上他的指撥。家房下是李師師府裏的傳授。記的大套數多。些子金又喫了幾杯。心裏發癢。就討琵琶彈了一會。那胡員外

贊之不絕道。小弟從不曾見此妙技。如老兄不棄。肯同一拜。卽兄弟一樣。小弟出妻獻子。還替兄做得些事。不枉今日一會。沈子金那知是局騙道。是鹽商結得這個朋友。也不枉我江南的事業。就起身來道。小弟極有此意。只不敢高扳。旣蒙不棄。小弟執鞭隨銚。亦所甘心。卽斟過一鍾酒來。放在胡員外面前。納頭便拜。問了年紀。胡員外三十八歲了。子金十九歲。理當爲弟。受了一拜。卽叫部上小郎二十多人。俱來與子金磕頭。子金感激。甚不過意。胡員外又傳馬玉嬌來。叔嫂行禮。這玉嬌纔二十一歲。打扮得艷粧花麗。從後艙出來。子金忙忙下禮。胡員外攬手扶起。兩人平拜了。卽取椅子來橫頭而坐。子金偷眸一看。好色邪。偏看着別人碗裏饅頭是大的。心裏想道。銀瓶如今和良家

樣不會奉承。怎麼比得此人一雙秋波斜視。定是風月高強。不好正看。只得彼此送情。原來馬玉嬌故意要勾搭沈子金。好看他的老婆。胡員外叫玉嬌敬一杯酒。取琵琶來領領沈賢弟的教。他東京是官院裏。傳授着他點撥點撥。這玉嬌滿滿奉了一大銀罇杯酒。取了琵琶唱一套。

**江見**

則道是淡黃昏素影。針原來燕黍差簪掛在梅稍月

眼看見那人兒。這搭兒遊還歇。把紗燈半倚籠。還揭紅粧掩映前。還怯手撚玉梅。低說偏。咱相逢是這上元時節。

**前腔**

止不過紅圍擁翠陣。遮偏這瘦梅。稍把咱相攔。拽喜

迴廊轉月陰相借。怕長廊轉燭光相射。怪檀郎偷相撇。



六犯  
清香

他飛瓊伴侶上元班。葦迴廊。月射幽輝。千金一刻。釵掛寒枝。怕拾翠。他含羞盈盈笑。語微嬌。波送翠眉低。就中隣取。則俺兩人知少。甚麼紗籠映月。歌濃李偏是他。翠袖迎風。糝落梅恨的。是花燈斷續。恨的。是人影參差。恨不得香釵縮。緊恨不得玉漏遲。敲把墜釵與兩下爲盟。託夢初回。笙歌影裏。人問月中歸。

唱畢。子金誇之不盡。因說道。小弟旣蒙不棄。先來取擾。客次日具一薄酌。請二位兄嫂到小舟一敘。也是夫假良緣。使弟婦拜見。胡員外費了這場心。原來這句話。忙道。老弟客邊。厨下未必有人。到是弟攜一席過來。領教子金。笑道。老兄看得小弟就不成人了。叫包席的安置。停當。奉候。三。說畢。又喫了幾

孟子金有酒了。取過簫來賣弄他本事。吹了一套關山秋月。真有穿雲裂石之聲。馬玉嬌也贊不絕口。胡員外使了個眼色。馬玉嬌已知其意。把腳輕輕一勾。子金瞧着胡員外回頭燭影裏。也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馬玉嬌把一個三事汗巾兒攪做同心結。香囊悄悄送與子金袖中。胡員外故意推辭。任憑他二人猜拳飲酒。子金飲至三鼓。纔過船來。銀瓶還點燈相待。斟了茶給他喫了。誇這胡員外義氣。拜交兄弟。使他夫人出來相陪。原來也是個妙人兒。咱明日也備一席酒回他。少不得你出來也。回他個禮兒。銀瓶道人生面不熟。怎好出去。子金道他江南的風俗。比咱北方不同。多少做生意的。都是堂客掌櫃。大等子。和人稱銀子極大方的。那似我北方縮頭縮腦的。倒叫他們笑咱。

不老誠說畢宿了一夜。乘着酒興。又在船艙裏床上床下。都是平地板子。金儘着滾上滾下。二人魚貫而寢。只因得了馬玉嬌的汗巾。借着銀瓶發的興。在玉嬌身上纔覺有味。到了天明。忙去叫了厨子。備了一卓齊整的席面。自己上大船來。請胡員外夫婦。日色平西。胡員外意在夜飲。燈燭之下。好玩弄銀瓶。因此傍晚過來。先使一個了頭送一紅帖。上寫「秦盟妹胡門馬氏祿禰拜」。說道：「俺奶奶先過來拜了沈大娘。另來赴席。這都是胡喜定下拋磚引玉的計。待不多時。只見馬玉嬌從大船頭搭着跳板。走過沈子金小船上來。原是積年揚州瘦馬。又在門戶裏出身。胡員外使四百兩銀子包他一年。甚麼事不精乖。不消說衣裏人物。只這幾步走顯那一點金蓮。就是柳下惠也要開懷。上

穿着一件月白透地春羅襯底是桃紅縐紗女襖繫一條素白秋羅湘裙。剛露那絳瓣弓鞋。一點凌波。扶着跳板。做出那一種嬌態。輕輕過去。銀瓶迎進前艙。也換得鬆鬢高頭。一身淡色衣服。不消二日學成了揚州打扮。這玉嬌一看。真是世上無雙。彼此相讓都平拜了。讓到後艙。櫻桃捧上茶來。喫了。馬玉嬌問道。姐姐貴庚多少。銀瓶道。妹今年十八歲了。七月十六日生。問姐姐貴庚。玉嬌道。我今年二十一歲了。十二月初四日生。比姐姐癡長了三歲。那裏比得姐姐。又問道。爲甚麼事上江南來。都一對小小年紀。沈子金就是個老江湖。吹彈絲竹。滿揚州也找不出個對來。銀瓶實不曾出門的。那裏答應得來。東一句西一句。說是隨着子金看親。問道是甚麼親。又答不來。就是從小見

定的親問道公婆幾時不在。又答不來。沈子金在外艙聽着生  
怕決撒。連忙進來作揖。替銀瓶接話。待不多時。只見胡員外換  
了一套新衣。把臉上肥皂洗得光明。不過就迎入前艙。彼此又  
平拜行了酒禮。安坐已畢。掛起那燒成羊角大紅騰燭。照得浪  
船上紅紗亮橋。一片硃紅。子金怕船在關口上。不好頑爽。忙叫  
稍公將浪船放出西岸柳陰之下。繫了纜。束方月出。子金纔請  
馬玉嬌來入席。銀瓶隨後舖蓆讓員外行禮。胡員外已是酥麻  
了半邊那裏肯。只得二人平拜已畢。俱安座入席。馬玉嬌在胡  
員外肩下挨坐。銀瓶和子金相挽。櫻桃斟酒。却是四個小金蓮  
蓬鍾兒。李師師箱中之物。胡喜見了。就知來路不明。把燈燈下  
細看銀瓶。又比白日不同。看官聽說。大凡世間尤物美人。俱是

天上的花彩。生下來就如名花異卉。有一種寶光在上面。綽約閃爍。忽然紅。又忽然白。他如不笑時還好。只一笑之間。非紅非白。就如菩薩放光的一樣。實實的認不真他。所以唐明皇沉香亭。一技牡丹變成五色青黃紅紫。一時變化不定。謂之花妖。應在楊貴妃亡國身上。大凡尤物不妖其身。定然妖人。這銀瓶才色絕代。那有平平過到一世的理。胡員外一見銀瓶。看了個飽。纔知道世上的人。不曾見女色。抖起他這垂釣下餌。那奸計打虎拋羊。絕戶心。有詩單說這美色不可輕見。淫人不但女色。就是古董佳面。多有取禍之處。

物因奇怪皆成害

色有嬋娟易作妖

不向人前爭巧艷

免教他日恨餘桃

那時餘酒添換將畢。明月初上照得滿船如水。揚州關上絲竹  
誼諱。那銀瓶聽得。明知不在行。把口掩着微笑。子金道我等吹  
吹笛。和他們船上。比比那銀瓶取出一隻西洋老血兒。是皇上  
賜李師師的物。滿滿斟上。送與胡員外。他却取箏來。安在小几  
上。彈起真是雁與長空。龍吟秋水。驚得那些船上人都不彈唱  
了。員外飲畢。斟了一杯回敬子金。却取出一面鏤金螺甸琵琶  
來。那是名門之物。又叫銀瓶彈起。銀瓶因没人合着不去接。胡  
員外使個眼色。馬玉嬌知道了。早接過琵琶來。彈了一套清商。  
也是揚州有名的清彈。銀瓶又要奪勝。早接過來。叫櫻桃斟酒。  
勸大娘一杯。彈了一套漢宮秋。員外說起江湖事。稍公不可輕  
信你小小年紀。一對夫妻。又有這些行李。該到店裏另寫大此

船離萬一這稍公不小心。哄得你們睡了。撐到湖蕩裏。還不知是那裏。說得沈子金害怕。胡員外道。小弟有一隻渡船。正要到江去。自家的稍公。叫他服事也便些。到像骨肉關切的話。子金謝了。又謝許着。明日移船。飲至三更。把船依舊回到關上。泊了如此。你來我去。不止一日。那日胡員外進城。和商人見鹽院。把那些小郎都跟去了。玉嬌兒將船艙取開了。兩扇櫺子。故意把手一招。子金積年子弟。勾搭熟了。踰牆而入。閉上艙門。忙把玉嬌樓定求歡。那玉嬌受了胡喜秘計。十分奉承。卽說嫌胡員外粗。一見你這樣知趣。不得和你同生同死。說到熟處。兩人幹勾多時。果然玉嬌風月狂淫。水氣交湊。弄得子金快不可言。就是銀瓶雖美。年少不知滋味。但得咱兩人長遠相交。我情愿把



銀瓶嫁了。玉嬌道你若肯時我管漫漫和胡員外說你休改了日子金道我若假話就吊在楊子江裏說畢話仍舊過船來把榻子閉了。銀瓶那得知道。至晚胡員外回來馬玉嬌如此說了一遍不勝之喜另治了一席請過沈子金來道老弟你我同盟生死的人不該說假話你這表子是那裏拐來的。那有良家女子。這樣一手絲絃賢弟不知這揚州官捕拿賊的公人極多。這兩日來我這船上打探的好不緊急。一把套住你到官就完不得事。如今這金兵大亂東京來的人不許收留好不嚴謹說得沈子金沒有主意了道。隨哥怎麼樣小弟敢不從命。胡喜道你實說這女子是那裏來的。我替你安排。那子金只得畧露出幾分。說是東京娶來的表子。原不是良家。胡喜道既是表子何必

明說小弟這馬玉嬌也不過是娶的門裏人。我們風月中的浪子。不過是與個新鮮。那個是三媒六証娶的老婆不成。說到中間。叫馬玉嬌出來。和沈子金猜枚豁拳。故意頑成一塊子。金還不敢放胆的飲。到樂處。馬玉嬌要請過銀瓶來喫酒。請了二次。推說睡了。馬玉嬌道我該坐的。也去睡罷。兩句話激得沈子金跑過船去。也不管他。殘粧半卸。一把扯住。往大船上來。銀瓶掙着不肯。險不吊下水去。這裏重整盃盤。說破是表子了。行了一個令。大家講就誰輸了。把表子送到誰懷裏。胡喜故意先輸了。馬玉嬌斟上滿滿一杯酒。倒在子金懷裏。一遞一口吃了。第二擲。沈子金輸了。該銀瓶送酒。他却不肯去。近前。只遠遠送了一盃。又回來。坐在子金身邊。馬玉嬌惱了道。沈叔叔全沒有男子。

氣難道人家的表子奉承了你。你家就是自家老婆也要送過去。激的沈子金把銀瓶一把抱起。輕輕送入胡喜懷中。胡喜要他口口相還。銀瓶羞慚滿面。只不好哭起來。彼此大家混鬧不題。那日玉嬌和沈子金說。我和你這等相厚。離不開了。夜裏哄胡員外。說是你要嫁銀瓶。他說情願出一千兩銀子。添財禮。他也依了。如今咱兩個算計。你只去了一個銀瓶。有我頂着他的窩兒。咱還白得了二千銀子。有了咱兩人。那裏去不得。你要肯了我好去哄胡員外。這子金原是蕩子。有甚正經。看着銀瓶舊了。又要新鮮新鮮。就滿口許了道。早說定了一百兌銀子。一百過船。自有個法兒教他。不覺到了次口。胡喜請過子金來道。顧客換表子也是常事。老弟你叫我添多少。明說了罷。子金要二

子兩馬玉嬌把臉揚着道。要換就不消爭多爭少。俺們那個是牛是驢。少了一件。忒看得人輕了。說着哭去了。講了一會。胡員外添上一千之數。彼此不許帶箱籠。明日只說移船。午後各人開船。銀瓶那裏知道。飲到月下三更。胡員外取出二十錠元寶。放在一個箱裏。擡過子金船上來。只說盛的傢伙。要帶往南京去。到了明日。有一隻大浪船。另是一個稍公。來把船上箱籠物件。俱撇下船去。可憐銀瓶。全不疑心。只道是換船。那知是換人。將船搬畢。先使櫻桃過來看行李。子金到船上。和銀瓶說。你過去謝謝他胡大娘。我領了這幾日親姊熱妹。不過如此。他胡大爺。又不在船。他們說兩句話。就走來接你。那知道馬玉嬌。先已上了浪船。粧是先看銀瓶。他却使銀瓶。先看玉嬌。兩不

照面哄得上了浪船了。頭接進後艙不見了玉嬌了。頭道俺奶  
奶纔去望大娘了。想就來的。哄得銀瓶坐等全不見到。子金又  
不來接。早以割開皮肉消前債。又抱琵琶別過船。正是

花香曾借錦纏頭

轉眼花飛落已休

白壁擲來因賤售

黃金散盡爲輕投

酒闌月落羞瑤瑟

水盡魚空冷釣舟

自是情緣容易斷

堪憐棄婦泣塗炭

却說銀瓶在胡員外鹽船上邊等候許久。不見子金來接。好生  
疑惑。待不多時。只見胡員外進來。朝着銀瓶作揖道。我的冤家  
你怎麼也到我手裏了。纔把沈子金受了一千銀子。換了馬玉  
嬌兒。說了一遍。這銀瓶纔如冷水澆臂。毒火燒心。放聲大哭。連

馬負心賊不絕這裏胡員外忙拚花燭擺上家宴卽銀瓶哭個不休。要跳江尋死。把胡員外慌了。那時金兵信急。兩岸俱有巡兵。他怕銀瓶喊叫。弄出事來。不敢留在鹽船上。忙使一頂小轎。哭哭啼啼。送在城內鹽店去了。原來胡喜老婆極是妬的。他家妓妾。常是打死。胡喜做不下主來。一向知道胡喜包占馬玉嬌。久在船裏。今見轎子進來。只道是馬玉嬌。忙忙走出。拿一根鐵火杖。一把揀着頭髮。好打那銀瓶。正不知是那裏的帳。一百啼哭。碰頭撞額。渾身是血。打畢了。纔知不是先包的。那老婆纔住了手。可憐銀瓶。受屈不過。到了半夜。解了白綾脚帶。自縊而亡。這纔完了銀鈕。絲有情。直到了無情。財債直到了財盡。不知道沈子金得了財。又得了色。這一夜。過了瓜州船上。開宴合歡兩

情已熟何等快樂不知將來作何結果有分教鴛鴦陣中倒鳳  
顛鸞千種美虎狼隊裏人離財散一場空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馬玉嬌美人局騙癡兒

沈子金浪蕩身落圈套

詩曰

江南自古鬪妖嬈

無數烟花上翠翹

百寶不辭粧舞帶

千金何惜買春宵

海棠過雨胭脂冷

岸柳經風眉黛搖

東去伯勞西去燕

玉人何處憶吹簫

話說沈子金見了馬玉嬌，遂變了初心，又貪財負義，得了胡員外千金，把銀瓶哄上胡喜大船，說去別馬玉嬌，却使玉嬌從後艙上了自己浪船。一篙點開順風南去，也不管銀瓶死活，捧着



玉嬌船上作樂早已備下完親喜酒。那櫻桃不解其意，還想是銀瓶在胡員外船上。一定後回趕來，又只見馬王嬌坐着要茶要酒，不似生客，叫了幾聲櫻桃。便奴才長，奴才短，罵起來似家主婆管家的光景。好不疑惑，聽了半日，見他二人相偎相抱，說是兩下換了。那櫻桃纔知道楊花風送無歸處，燕子巢空少主人。人大叫一聲，也不斟酒，也不煎茶，倒在船艙裏有哭山坡羊爲証。

癡心冤家一場好笑。大睜看兩眼往火坑裏就跳。實指望說誓拈香，同生同死，誰承望負義絕情，把恩將仇報。嬌的的身子空貼，纏了幾遭沉甸甸的金銀，乾送了他幾包轉。葫蘆子心腸，誰知道口甜心苦，蜜甜般舌頭藏。

着殺人的毒藥。踐蹊纔見了新人。把舊人丟了。聽着只  
怕那舊人丟了。聽着人還要遭着。

那沈子金纔方發興。要與馬王嬌盡歡。叫着櫻桃不應。又被玉  
嬌激了兩句道。你家的奴才。也沒見這樣大的子金。跑到後艙  
扯出來。一頓拳頭打得可憐。沒奈何。綃公叫個後生送酒來。兩  
人勉強成歡。一夜順風直過了瓜州。泊金山之下。沈子金從不  
曾見金山光景。但見

長江萬里天風浩蕩接青霄。高塔九重海日蒼茫開翠  
壁。突兀是佛頭。一片粉牆籠竹樹。周圍如螺髻。千金家  
碧出烟波。江間隱現。遙聽兩岸鐘聲。石勢參差彷彿中  
流樹影。郭璞墓前碑不沒。伍胥關上月常圓。

子金觀之不盡。正要上岸。一遊船公說妙高臺中冷泉許多妙處。恰好有一個浪船。先在岸邊繫在寺門右邊松根之上。內有少婦二人。不上十八九歲。艷粧對坐在船上。圍碁見了子金。偷目掩口而笑。全不迴避。子金舊病又發。上得岸來。有一少年。領着一個家僮。早在寺門立地深深一躬。問老兄要上金山。畢竟是有趣的。可以同往。子金喜之不盡。攜手而行。早有僧人接住。讓到經樓後。向一座方丈。甚是精潔。經卷繩牀古爐名画。清雅異常。方纔坐下。就是泡的一盞芥茶。隨後便是小菜。十香豉。斟上三白泉酒入口。異香撲鼻。早已辦齋留飯。齊整非常。子金一看少年。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不上二十一二歲。戴一頂片玉羅巾。紗袍朱履。一團和氣。子金見了。好似同胞。模樣十分親。

熱子金忙問仁兄貴姓尊表鄉貫何處少年僕道小弟姓吳名友字虛舟本府京口居住家君是前朝蔡太師門生官至開封府尹止生小弟一人因好頑耍略曉些音律以此教了這一班女戲費了萬金每日只與江湖上朋友飲酒做戲傾家結客小弟又性好揮霍一時性發就是千金一擲面盡這些心愛的家樂們常常贈與朋友一邊贈人一邊又去揚州買幾個瘦馬來頂補缺不消半年還教唱的一樣以此人起小弟一個渾名叫做吳猷子又號做撒漫公子小弟其實不猷看這些金銀美色不過是供我們行樂的何必認作已有的物件今日船上兩個女子是粧正旦小旦的兄如有興可呼來侑酒這僧房中不便咱將瓊移在妙高臺上使他酒家送上酒餚來看這江大一色

萬里風帆。到是助興。說到妙處。把個沈子金弄得心麻。暗中尋思。我小沈一路風光。好不助興得緊。這兩個美人。又有幾分意思。看這個憨公子。比胡員外。又是傻的。休說是白白送人。如肯再換。就貼上這馬玉嬌。我情願捨一得二。日中不言。心裏喜的沒縫。那寺門前酒家。早已移上席來。擺在妙高臺上。四面窗開。江流在底。望見焦山。北面江南一帶城郭。烟雲往來。舟楫。真是面圖。看之不盡。吳公子斟上一杯。送在子金面前。方纔問仁兄姓字。下次好約到寒家。住一年半載。結個生死之交。也不枉了今日相遇。子金答道。小弟姓沈。賤字子金。汴梁人氏。回到鎮江訪親。不期今日相遇。容小弟明日登門奉謝。說的人港家。僮斟酒數巡。那酒家上來送酒。問道。今日是那位相公作主。小人好

送上來吳公子便道有好酒好菜鮮魚筍雞只管添換但要精緻些言未盡腰間掀起紅綾胯膊來拿出一個錦幅解開吳公子取了一錠銀子約五兩重丟在酒保面前說拿去總算賬罷酒保欣然去了子金見他慷慨義氣甚不過意小弟也有一小舟在此自該作主如何敢先取擾這等小弟明日回敬罷飲得半酣那吳公子又向水紅襖衣腰下取出一枝紫竹簫來品出那穿雲裂石之聲那個小後生腰間取出檀板和着簫聲唱一套念奴嬌。

江海狂遊二十年再問廣陵花柳邗水吳山明月裏  
忍向東風回首嬌鳥啼春名花籠玉微露纖纖手朱闌綠  
水是處有人消受那知潘岳頭白沈郎腰減歸興澹

如酒歌舞樓臺人散後。城上時聞刁斗。北城胡笳南生  
烽火。非復江都舊。庾樓如昨。人在樓中知否。

不一時。酒保添換新席。八碗大菜。各人面前。換個大盃。纔飲到  
熱處。那僧人又送上中冷泉的新茶。領着個白淨沙彌。一箇雕  
漆盤。四個雪錠盤。雕磁盃。俱是奇窰新欸。二人讓僧同坐。茶畢。  
斟上酒來。那僧也不謙讓。就橫頭坐下。看他兩人發興。豁拳。將  
茶盃酌滿。沈子金連贏了吳公子兩拳。吳公子稱獎道。兄這拳  
高得狠。小弟全伸不得手。待小弟吃乾這兩盃再豁。子金却要  
與僧人豁拳。這僧人號月江。原是篋片出身。住在金山前院。因  
見這子金和吳公子俱是少年。在妙高臺飲酒。想來幫閑助興。  
沈子金連贏了兩拳。吃得高興。見吳公子吹的好簫。卽忙取過

來細看誇道好簫吹了一套楚江秋甚是清亮飄渺之聲透山雲霄引得這吳公子船上美人在山下吹笛管相和真是鸞鳳和鳴子金誇之不盡吳公子便道這兩個家樂是上年揚州使了五百兩銀子買來的學了這一年纔畧開得口家下還有一樣的八名和他們打十番鼓兒個也好聽因有一個相知金員外十分愛那正生小弟卽時送他了至今還少一人頂補老兄如不嫌他們的醜。叫他們上來侑酒若十分愛他就是相贈也不難。這月江和尚兩個涎眼睛如餓鷹相似恨不得兩個美人上的山來煖煖眼兒在傍攬掇着說吳公子這纔是高人子金心裏十分指望却口裏謙道初會取擾已是過情如何敢勞盛便們趨走只是這個笛和管子吹得十分妙和簫合起來到也



有趣。吳公子便叫那小後生道：你快下去，叫他兩個上亭子來。  
 應筍管連提琴都取上來。那後生纔待要走，月江道：天色晚  
 了，這亭子上不便點燈。到是小僧房茶水便不如移席面到了  
 小僧樓上去好些。吳公子道：極妙。即便起身，隨月江過了半山  
 堂，往塔前來。那小後生飛也似下山去了。吳公子也囑付快些  
 上來，怕夜晚了。山上不好行走，後生去訖。子金和吳公子攜手  
 相扶，扳肩而行。到了禪堂，月江忙叫徒弟取水來淨了手。吳公  
 子便問子金道：兄如不棄小弟，愚拙情願入寺爲兄，與兄生死  
 之交。明日接到舍下，同住幾時。月江在傍道：從來說四海之內  
 皆兄弟也。爺們天生的如親兄弟一般，就是主盟。子金大喜，問  
 了年庚。子金長吳公子一歲，就分左右，向佛前拈香八拜，又和

月江也拜了大家起來進了方丈上的望江樓小沙彌點上麪  
。又是新茶擺上素食滿桌。都是異品十分有味。茶罷纔是酒  
。來月江取出些下酒之物。件件稀奇。吳公子要與子金對棋。月  
江取出一付棋子棋盤來。燈下對着公子說一個一兩。就是明  
日的東道。現帳算還。再吃酒。一大盃子金棋原不高。輸了四子。  
吳公子讓了先。又對下一盤。却是公子輸了十一個。准了四子。  
還欠七子。又該公子的東道。卽忙斟上。該七大盃酒。吳公子一  
飲而盡。只斟上兩盃。煩子金月江賜陪。十分豪爽。這時候有二  
更天氣。江中烟霧不明。等了許久。全不見後生。和二女子到吳  
公子十分焦躁。罵這些人無用。月江道。只怕不曉得這裏又錯  
走到山頂上。倒遶了許多路。少不得還走到這裏來。忙叫沙彌

取個燈籠兒去接一個沙彌取了個燈籠是油紙糊着止寫月江二字飛也似去了這裏又斟上一大盃。送在沈子金面前要他行令。取了一個龍泉窰豆青散盆來擺着六個紅綠象牙骰子。子金取在手裏。只管滾散。却不記得個好令。叫吳公子行令。又決不肯讓了一回。月江道。我有一個好令。是雙生起茶船會蘇卿的故事。用四個骰子。那蘇卿是個美人。算一個紅四。雙生是個才子。算一個六。兩人對擲。有了四六便算趕上了。湊成多少點數。如沒有紅綠也是一盃。有了趕不上點數也是輸。只要趕上數纔罷了。子金和吳公子對擲。吳公子擲了一個四。一個六。又是一對五。其算二十點。子金連擲了三色。先有了四。沒有六。罰一盃。又一擲有六。沒四。又罰一盃。第三擲有了四六。却是

一個二一個三正湊成十五點。北吳公子少了五點算趕不上。連輸了五杯。又擲一回。到底趕不上。喫了十餘盃。天有三鼓。那後生全不見到。吳子大怒發燥道。這些奴才們。船上不知幹的。是甚麼勾當。待小弟自己下山去叫他。忙叫沙瀾。又點一箇燈籠。苦留不住。下山去了。公子去後。月江與子金對擲。到底趕不上。月江也輸了幾盃。天將三鼓後。燭換了三枝。只聞得江口南風大作。那汪洋之聲。振得山下石根如戰鼓。似月落江心。滿天黑霧。子金恁樓一望。夜深又不能回船。如何是好。月江便道。這山有兩條路。一路通到山頂。一路直到寺前。多是去的人。不知路徑。如何小沙瀾也不回來。待我下樓去。再使一人。點着亮子。接他說畢。月江也下樓去了。只落得子金一人。孤孤悽悽。在

樓上乘醉而臥。忽然一陣異風飄來。却是櫻桃來喚起子金道。俺姐姐來了。子金醉眼朦朧。只見銀瓶走到面前。把子金拍了一。把道。冤家你閃得我好苦也。指望和你同生同死。背井離鄉。一路南來。誰想你被胡員外賺哄。把他的賊船換了我去。又要謀害你的性命。今在上帝告了冤狀。把他問成凌遲處死。我還了你的欠債。托生男子去了。今日趕來送你過江。不久金兵到了。我的冤家。你有家難逢。誰是你的親人。說畢抱頭而哭。推了一把。子金醒來。纔知是夢。看見桌上燭已將殘。聽見隔岸雞聲報曉。忙叫方丈裏沙彌。通沒一人答應。只落得一枝好簫。子金下樓來。只見旁一小門關着不開。天已將明。子金叫了半日。有一老僧出來問道。那裏的香客。起的好早。子金把月江請他登

樓飲酒。同吳公子下船去接美人的話。說了一遍。老僧全然不省。說道：「這個樓接得官客的去處。」先一日有個僧人定下請客。給了五錢銀子。我們不知甚麼人。只聽得樓上喫酒。我們不管這些閑事。說畢。關上門去了。子金好生疑惑。只得從舊路而回。江上大霧。又不知船上馬玉嬌和櫻桃。這一夜如何。盼我那曉得。我和朋友在樓上。奕了一夜。或者吳公子和月江都在他船上。見天明了。不肯上金山來。今日他輸了七兩銀子。東道少不得還樂。這一日再過江去訪他。定然有些妙處。一面想着。一面走下山來。走到山門前。那裡有隻船影。見說了一驚。疾忙走過江口山岸的去處。自己船也沒了。那江上風濤大起。黑霧迷漫。石勢橫空。飛濤捲雪。沈子金獨立岸邊。好一似。

風飄斷絮水泛浮萍。孤零零。喪偶鴛鴦。冷清清。失群孤雁。金屋屏空。往事已成。幻夢玉簫聲斷。不知何處。秦樓烟花。化作空花。慾海總成苦海。錦簇花攢。說巧嘴的朱門。蕩子酒闌人散。喫蒙汗藥的白面。憨哥翻巧弄拙。依舊赤手空拳。財散人離。只爲負心忘義。水裏得來水裡去。被人欺處爲欺人。

原來胡喜換船時。就把自己慣走水的賊。換上鎮江去。要水裏謀害殺沈子金的性命。依舊把馬玉嬌和櫻桃金珠寶玩。全全得了回來。先使一班梨園。叫着兩個妓女。粧成吳公子和僧人。接引他人港。哄他醉了。要吃板刀麵。他在江心粽子樣去祭屈大夫的。誰想天憐這沈子金。原是去救世保債的。不叫他死。只

把他這些浮財了帳。還他一個精光棍罷了。因了金與假公子  
山上喫酒。到還騙得一場大醉。一夢醒來。做了個瓦虛舟。失落  
得個子金在岸上。走來走去。一似尋針的模樣。那江船上客人  
看見子金道。這箇人真是真趣。到像得了山水真景。苦吟敲句  
的光景。又不知是等甚親眷。這等守株待兇。望眼將穿。可不作  
怪。那知道馬玉嬌和稍公約。就在今夜裏害他性命。後因他金  
山飲酒。入夜不回。纔將船連夜放開。把櫻桃家事賣玩古董。一  
船載回。正是拋得明月爲鈎餌。留得長江與客囊。但不知子金  
後來作何結果。胡員外何等快樂。正是比翼鳥被風吹散。故巢  
不定。幾時歸。合歡花冒雨殘。摧別院。未知誰是主。且聽下回分  
解。





第十六回

櫻桃女有義情戀主投江

千戶子無廉恥吹簫乞食

詩曰

欲向江南作酒傭

菊殘荷敗付秋風

難容西子歸蕩渾

安得王祥老漢官

鳴鳥有情來場上

飛花無限過牆東

聊將世外烟波意

亂寫風雲問碧空

話說這胡員外要騙銀瓶。故使他慣走私鹽的大船。換與沈子金上瓜州去用的。那個稍公有名的。叫做楊鐵篙。極是一個積年的水賊。專一在江湖上打劫客商。把長鎗撓鉤俱備。裏了半

截專一打聽船。攬下寶客。就勾將一路水賊去做生意。或是把客人殺了。或是編成粽子樣。丟在長江裏去。因此渾名叫做鐵篙子楊稍公。當初胡喜夥通打劫他家主人胡鳳的。就是此人。一向投在胡喜手下。賊船有百十餘隻。或販私鹽。或做水面生意。胡員外使他將船換了馬玉嬌去。要他江裏殺了沈子金。把他家事和使女櫻桃。一總拐回來。那沈子金一箇少年浪子。那裏曉得。他先使了幾箇戲子。領着兩個粉頭。在金山寺下。假粧吳公子和那和尚。假名月江弄的。是沒底的筋斗。那裏猜去。也是沈子金命不該死。連夜在金山飲酒。不肯回船。那楊稍公在船上等候多時。想了一想。我與此人何仇。不過員外爲要馬玉嬌和他的家私回去。今日行個天理。趁此人上岸把船放開。

回去罷料沈子金也沒處來我尋當夜二更天氣南風大起卽時起了葫扯滿蓬渡過江來到了瓜州不上四更天氣這馬玉嬌情知是胡員外賺虎離山之計點着燈也不肯睡只見楊艚公走進艚來看着玉嬌笑嘻嘻道咱二人今夜天假良緣這個富貴那裡想得到忙叫櫻桃不肯答應卽喚水手李小二打開員外送的一罈豆酒原有下程雞魚笋藕之類安排下過夜的和馬玉嬌促膝而坐飲了一回恐夜深了卽叫櫻桃來牀上同寢叫了半日那肯答應只在後櫓嗚嗚的哭去了楊艚公發狠道這奴才想你家主了明日叫你受受苦一面取出一口尖刀來放在面前那馬玉嬌原是門尸出身何分彼此歡歡喜喜脫了衣服兩人抱頭而寢一夜雲雨無度那玉嬌口裏無般不叫

原是妓女接客的熟套。楊稍公儘力盤桓。兩意相投。不在話下。那櫻桃因銀瓶被騙。哭了二日。飯也不吃。忽然見沈子金上岸。全不回來。楊稍公進艙。和玉嬌同牀睡了。就知落在人手。再沒有出頭的日子。哭到四更。將盡。聽見他二人淫聲浪起。搖得船也似響的。恐天明受他的打罵。不如每個自盡。做了鬼魂也好。尋尋我姐姐銀瓶的下落。合眼朦朧。只見銀瓶上船來。叫道。我的姐姐。我也是死了。你快來。和你回去罷。醒來又不見了。恰好天將五更。船上人多睡得和死人一般。櫻桃起來。把衣服鞋腳。扎得緊緊的。推開船牕。只見滿江黑霧。那分東西南北。嘆了口氣道。這就是我的結果。猛身一跳。又早飄飄玉腕。凌波去。滾滾香魂逐浪浮。後人因讚他死節。一段孤貞詩曰。

休把鬚眉問丈夫

丈夫無骨轉成愚

每因巾幗成忠烈

翻覺綱常愧大儒

一怒自能成血性

三思反使惜微軀

莫言溝壑尋常事

多少英雄遜不如

却說楊艸公和馬玉嬌一夜如膠似漆兩人携着商議問這仇子金箱籠物件玉嬌細說了一遍楊艸公道咱有這些寶玩又有員外送他的一千兩銀子還愁甚麼過不得日月若送你到揚州去天下也沒有這樣馱子了如今做了十年私商勾當還打不着這個大魚哩今日肯把自己的兒不打倒送與別人喫去如今湖廣楊么反了在洞庭湖八百里地面用的都是咱一班船上朋友如今同你到蕪湖上去圖箇大大的富貴又說

甚麼胡員外玉嬌只得相從。到了天明叫了幾聲櫻桃不應。纔知他投江而死。按下此事不題。却說沈子金在金山岸上找不見原船。走一回想一回。天已將晚。那寺門首酒保來算席上酒。該銀四兩八錢。先收吳公子那一錠銀子。都是精白銅。如今吳公子去了。又不知是那裏人。既然是一席的。少不得還我沈子金。上岸時不會帶得銀包。原是空身上岸看景。不料遇見吳公子。一夥神騙。赤手空拳。那裏湊銀子還他酒保道。我們是小小經紀。不過是城裡借些酒本來。趁此遊客的錢。這四五兩銀子。那裏保得起。先是好說。後來見子金全不應承。看了看子金。雖穿着一身時樣衣服。也沒有船。又沒有管家跟隨。就道你這個人。分明是騙人的。搗子光棍。白白的喫了酒食。難道就干罷。

了就要拿繩子拴起來說着。山子許多人開了半日。也有說好的說歹的。子金無奈。何脫下一件玉色縐紗直裰來。算了三兩銀子。還欠一兩八錢。又脫下一條白線羅裙來。算了一兩酒保。見他實沒有分文錢鈔。嘆了聲。厄氣一直去了。子金餓了半日。那有口飯喫。尋思一會道。這金山寺有甚生意。不如到城找一找吳公子。或者遇見吳公子。不可知。搭了個人載船。土得江邊岸來。那有一文錢。只得解下身上帶的銀瓶。一個香囊來。算了三分銀子。船錢纔得進城。到甘露寺前。已及掌燈時分。餓得眼裏黃花亂滾。肚裏腸子亂叫。起來好像蚯蚓之聲。其實難捱。子金四顧無親。那裏去住。看了看甘露寺前。有座土地廟。且宿了一夜。明日再作道理。纔待進廟安身。只見一箇老和尚打着燈。



籠出來。關門看見金子金一箇少年小官穿着兩截短衣在門首  
跼立。忙問是尋房的訪客的。如今金兵取了東京比不得太平  
時節。關得門早了。指着門上告示道。你看看金子金擡頭細看只  
見上寫着。

欽差守禦江南兼管淮揚兵馬都統制韓 爲嚴防奸  
細事。照得金人犯順。襲取東京。鎮江爲南北要衝。奸人  
不時窺伺。近因塘報緊急。江上戒嚴。恐防江北商旅內  
藏奸細。伏禍不淺。今凡寺觀廟宇。不許容留行客。止宿  
如有面生可疑。係東京語音者。即時報 本鎮審驗。過  
江無論僧道村坊。敢有私望。以軍法處斬。決不輕貸。特

示

大宋建炎三年三月

日諭衆通知

沈子金看舉榜文。嚇得面如土色。那老和尚見生說話蹊蹺。不像行客。把門一關。孤零零闕在門外。幸得江南三月天氣不冷。在石臺上坐了一夜。又怕巡夜兵丁看見。伏在一株槐樹邊。又饑又困。這個浪子一向受用過的。也該折算他這一夜好難挨。有詩一首。單說少年蕩子不可輕走江湖。

莫道江湖容易遊

少年常落下場頭

昆明楚館人先醉

金盡秦樓歌未休

千里拋家空作客

孤身失計悔停舟

隄防陌路交情惡

覆雨翻雲何處投

這首

說少年輕浮子弟。仗着有幾貫浮錢。自家有些小才

藝。任迹浪遊。沒有那豪傑的本領。或是遇着那些下流匪類。引入嫖賭一路。不是誘你一擲千金。說是豪傑的本色。就引偎紅倚翠。說是才子的風流。把手中有限的本錢。弄淨了。纔肯罷休。這等一起朋友。北方人叫做幫襯的。蘇州叫做篋片。又叫做老白。鯊。此種人極是有趣的。喜煞是趨承諂佞。不好的也說好不妙的也說妙。帮閑熱鬧着人。一時捨不得的。如今蘇杭又叫做伴堂。如門客。屠本赤。戚小。哥。活活把個南宮吉。奉承死了。還要嫁賣他的女子。你道人情惡也不惡。這沈子金。自小在武職官家做公子。後生那曉得江湖土人。情險惡。因此被胡喜一夥大光棍。騙去了萬金的資囊。送與別人受用。今在土地廟前。睡了一夜。次日早起來。越發餓得慌。這頓飯。可是省得的。沒奈何。

把頭上玉結兒換了二十文錢。上店買了一頓點心。目救救急。着不一時把二十文錢買了兩箇上等的點心。幾口喫完了。這午飯怎麼處。到晚來那裏宿。尋思一會。看了看金山寺裏捨的這吳公子的紫竹簫在身邊。何不走到酒樓上吹簫求些銀錢度日。以救一時之急。卽取簫出來。將擦磨光淨。看見城門外臨着大江。有一座酒樓上寫一聯天地有情容我醉。江山無語笑人愁。門面齊整。新油的綠綠丹青可愛。那樓上十客坐滿。也有凭欄看江的。也有猜枚行令的。子金走近席前把簫吹起。正面座頭上坐着一箇老官人。有六十餘歲。生得巨口長鬚。對面坐兩個客人。一個是武官打扮。三十歲年紀。一個是秀才打扮。二十多歲。老官人看着子金年少。生得白淨。不像個梨園。又不

像個客商問道。你這箇人。戴着頂巾子。沒有長衣服。不像個貧人。因何吹簫乞食。決有個緣故。子金不好細說。只道江上遇盜。劫了財物一空。無可奈何。平日略知些絲竹。暫且糊口。等我尋親戚。再回故鄉。說畢。淚落如雨。也是子金絕處逢生。老官人便道。你親戚姓甚名誰。做甚麼勾當。子金道。我姑表哥。姓徐。名有功。字震宇。汴梁衛裏千戶出身。聽得在鎮江水營做把總。不知住在那裏。又不知生死存亡。今經大亂。離鄉十三四年了。那時小人纔七八歲。記得他出差江南。催買弓箭。因亂後不回家。說在路口住。又投了水營。做把總。老人家看着那武官打扮的道。這說的可不是你令尊麼。那武官道。你真不是沈二沈。什麼子。子金道。在下。就是。只不認得尊駕是誰。那人起來。纔說的就是家。

少壯者這老人道這就是家。李次橋這秀才是今妹丈李仰之原是換親。如今幸得相逢忙讓坐下。知道不用飯。卽叫酒保先整四個麵來。麵罷就送上酒菜。子金飽食一頓。這纔叫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四人酒罷下樓。算還了酒錢。和沈子金一路而行。進得城來。走了條大街。到一小巷內。是一小小宅院。內裏二層。纔待開門。只見徐把總出來。不認得沈子金。問是那裏的客。那老官人纔說在城外酒樓上遇見。說是找親戚的。問道了一回。纔說道是親家的表弟沈親家。今日送上門來。也是天假其便。不然令表弟少年出門。遭着不幸。不知怎麼樣流落了。徐把總纔讓進去。細問了一遍東京的親友存亡家產。俱罄盡了。大家淒然取出一件紫花布直裰來。給子金穿着。留

下衆人喫了飯散去。叫家人打掃一間外耳房與子金安歇了。看見他生得乖覺。就安排他在門前做些小生意。那知久攢油滑不安生理。不消數日。依舊品竹彈絲。看見江南走的婦女。不覺舊病發了。連他表兄家裏也要磨起光來。這徐把總是個忠誠人。那裏曉得。直到子金後來沒有歸結。不得其死。纔知道無義之人不可交。不結子花。休要種。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客船上萍踪遇舊人

給孤寺烏棲食殘米

詩曰

白楊風急野飛塵

車馬紛馳秋復春

天地無窮身易老

山川如舊恨常新

雨中果落空辭樹

花外鶯啼又送人

柳絮何曾知去住

過江飄曳一沾巾

沈子金一案表過不題。再說楚雲娘被金兵冲散，不見了奉定。慧哥只領着細珠連夜亂撞，恰好遇着了金橘，留宿了一夜。明日雲娘起來，尋思着他窮人家，不是任處，可往那裏找尋慧哥。



哭了又哭。沒有個男人領着。只細珠和我往那裏去。真是尋思  
沒法。住不多時。他女婿王進財回來了。見雲娘炕上坐着。問了  
老婆。纔知是老娘也來磕了個頭。就取了木扒往塲後擔草。還  
要做飯給雲娘喫。雲娘過意不去。忙取出一根銀簪兒。重三錢  
叫他去糴米。道你往城裏去糴米。打聽兵的信。尋個人貼貼招  
子。四下貼着找找。就在這近村裏。咱不知道理。金橘道。娘且在  
着。二日等等哥哥的信。這珠姐又沒出門。小女嫩婦的。自己那  
裏找去。只怕俺這窮人家。沒甚麼孝順你。這王進財極老實。窮  
是窮。他還待買個禮兒去宅裏磕了頭。大娘且住兩日。看說的  
雲娘只得依着。也是沒法了。不多時。王進財糴了些米。使個破  
布掛子包着。又是一箇大南瓜。買了些鹽。放在炕上。說是城裏

亂紛紛的兵沒去尋。那裏有糶米的。這是東村裏熟人家找的。又尋不出個寫招子的來。前村教書的劉先生。我今請他來了。他說還要五十文買紙。說着那訓蒙的劉先生進來取了一塊板在鍋臺上寫。雲娘哭着念道。

立招子人武城縣南宮楚氏於本月十三日有家人秦定帶領七歲小兒乳名慧哥城外避兵失散不知去向。秦定二十七歲長面無鬚穿青夾襖監棉布褲布襪青鞋。慧哥身穿藍布棉袄青布夾褲青雲頭鞋。如有見者報信奉謝紋銀二兩。收留者紋銀五兩。在河下村土進財家報信決不食言。

招子寫了二十餘張。叫王進財貼了。招子那裏有個影兒。雲娘

問金橋道。這裏到昆盧菴多少路。金橋道不遠。上大路往西北走。不上三里路。過了河。一路林子過去。就望着了。上年隨着會燒香。我也去了一遭。雲娘因住了兩日。不耐煩。要換個去處。好打聽信。就和細珠出了那屋。要往大路。問昆盧菴的路。金橋穿起布裙來。我送娘去。雲娘和細珠金橋上了大路。走不多時。只見一個賣卦的。替者從西走來。拿着那布寫的招牌。是看陰陽吉凶婚葬。知八字六壬奇門。雲娘看見是賣卦的。問道。先生你會占課麼。那先生道。古課是大易。渾天甲子。那有不知的。雲娘道。請先生在這林子樹下替我占一課。是人口失散的卦。那先生取出三個銅錢來。地下鋪一片黃布。念道。單單拆拆。單單把錢搖。又兩搖。擺在布上道。是個睽卦。睽者離也。一時不能即見。

父屬即該在東南方上討信。日神是滕蛇。有小人駁雜喜得子孫官旺。相日後還有相會之期。又變了一個家人卦。這却好了。且喜天月二德到處有救貴人扶持。到前邊就有信了。古課已畢。雲娘沒帶着錢。取下一個戒指。有一錢五分重。與先生去了。又走了三四里路。過了一條小河。穿過林子。金桶指道。那些松樹裏就是岑姑子菴了。說不及話。只見一箇人穿着白布直裰。白布帽子。背着一條小口袋。從林子過來。看着雲娘。遠遠站下了。往前走不一會。細珠道。這不是岑姑師父徒弟幻音。走到跟前。幻音往前來迎。大娘那裏去。好些時不見個信。雲娘問他。因甚穿白。幻音道。俺老師父着土賊火燎殺了。庵子裏發了一把火。虧了大殿沒有燒。把東西搶得精光。幻像擄了去三個多。

月纔有個信。如今在東京皇姑菴裏。叫我去接他來。纔去村裏化了這些米來。且挂日子。大娘進去看看。只央了俺的箇親戚來看門。我纔出來走動的。說話之間。早到菴前。叫了半日。一個八十多歲的老菩薩子來開門。雲娘一行人進去。但見

佛座欹斜鐘樓傾倒。香案前塵埋貝葉。油燈內光暗琉璃。旃檀佛有頭無足。何曾救秋廟火焚韋馱。神捧杵當胸。無法降修羅劫難野狐。不來翻地藏小僧何處訪天魔。

雲娘只見後邊三間方丈盡燒了。只落得兩間廚房大殿的門也沒了。旃檀佛也在地下放着。連供桌香爐都沒了。雲娘進得門來。好不淒慘。先在正殿上燒起一爐香。拜了佛。幻音讓到廚

雲娘上堂下正待去取米做飯。只見薛婆子道：「夜來有個漢子來問信道：『說是南宮老爹家往東京去了。』原來泰定找雲娘不着。又來庵裏問信。因南宮吉托夢料上東京去。雲娘那知道雲娘還在近處。」雲娘一聞此信，好似慧哥在眼前的一般，恨不得一時間母子相逢。何道想是慧哥有了信，纔往東京去。又問道：「這是幾時？」薛婆子道：「前日的上些。」他說腿走不動，要往臨清河口裏船上去。如今纔二日，有人去還趕得上。那幻音又道：「早知他去，我和他搭着伴，一路接了幻條來，倒妙。」雲娘道：「只怕還在臨清河口裏僱船也趕得上。」說了一會，幻音安下一張炕桌，請雲娘喫飯。雲娘心裏有事，只喫了一碗金橘喫畢飯，辭雲娘回去了。一夜俱宿在厨炕上。雲娘和細珠商議如今孩子沒信，泰

定又不得個定信。怎肯往東京走。想是金兵攔着往北去了。我如今沒了孩子。像個沒腳蟹一般。不如大家趕到臨清。找着秦定和他一路走。強似在家愁的慌。細珠道。沒個男人領着。不知東西南北。兵荒馬亂的。知道往那裡走。幻音接過來道。大娘子要去找慧哥兒。我陪你去走走。也要接幻像。他在京裏皇姑菴是有處找。這一路上的女僧菴。他有咱接衆去處。不消下那飯店。咱婦道家也甚便宜。幾句話說得雲娘心裏定了道。明日早起來。咱先到河口上。問問秦定的信。不該遲了。只是我身邊沒有銀子。盤纏細珠腰邊還帶着幾根簪子。賣着喫罷。幻音道。我的奶奶。俺出門再使錢。不如不剃這幾根頭髮。了一個木魚子。到了誰家門上。化不出幾碗齋來。你老人家管與不了。大家笑

雲娘一夜沒合眼。到天明梳洗淨了。手向佛前頂禮禱祝。暗  
保佑。早早母子相逢。幻音早煮了飯喫畢。幻音怕白布衫不  
好。乞化依舊穿上皂色僧衣。帶了一個木魚。雲娘細珠使舊手  
裏了頭項下掛一串素珠。恐怕路途無力。細珠拿了一根拄  
杖。原是岑妃子的。也像在家女道一般。三人打扮已畢。俱向韋  
馱前拜了出門。囑付龔婆子用心看守。往臨清河口而去。可憐  
雲娘自幼不出深閨。受女流之苦。

閨中少婦不知愁

春色年年滿畫樓

曉起倩郎爲傅粉

晚粧呼婢代梳頭

亂離零落如風絮

兒女飄流似水漚

今日關山堪涕淚

一條藜杖過荒邱



不多幾日。蚤至臨清河口。下船的去處。河岸上一個小小尼菴。捨茶認得幻音。是毘盧菴師。忙請進去喫茶。這上船的人來。千去萬那裏找泰定去。是亂後找兒女的極多。雲娘到了。問捨茶的師父道。這兩三日裏。有個長大漢子。三十多歲的。穿箇青布襖。找孩子的過去了。沒有那道姑。不知是那個。他就胡亂應道。有這箇人過去了。只問上東京的路。只這一句。投着前言。雲娘放心前去。走了二日。路上沒有宿頭。尋了寡婦家住了一夜。幻音道。奶奶你一日走不得幾十里路。這幾時到京。不如搭個人載船。賃他後艙口。咱三人坐。到汴梁。打發他再糴上幾升米。隨着船稍上喫飯。也便易些。雲娘道。這你怎樣走罷。我一些力氣。也走不動了。恰好有一個小藍衫。請着此人在船頭上。也有拿

傘的拿包裹的幻音久走外化緣的他就知是載人的連忙上船來和船公打了問訊說是一位奶奶上京探親的只賃你一坐後艙。到京與你一兩銀子。艙婆請進去看了在廚後船艙上尿馬子都全。幻音扶雲娘進了船艙。稍公問他要錢糶米。幻音道。按人頭一日兩碗米算。上岸總找錢罷。船公見是友僧說話在行也不計較。從此雲娘只在船穩坐不題。却說秦定財在孫家村被擄到了賊營。遇見宋二狗腿叫他入夥。細問他方纔知道他哥宋小江死了。他嫂子苗六姪女宋秀姐從東京逃回來。遇在村裏又被金兵擄去。因此流落在賊中。後來叫秦定領着一隊賊去打刼村坊。他就丟了鎗走了。又回武城縣各處找問雲娘去了。不料金兵來攻這土賊的寨子。殺了個罄盡。把宋二

拴去已是綁了要殺虧他姪女宋秀姐就在金元帥幹離不營裏做了夫人。正值喫酒在傍。彈着琵琶。看見宋二綁進來。有二三十人見金幹離不分付要殺。秀姐認得是他二叔。認做了父親。連忙跪下求饒。這幹離不就都放了。賊們收在營裏充兵。把宋二賞了個千總隨營聽用。那一日從臨清上岸。要上汴梁去。見兀朮四太子。這大船有兩隻。一隻是幹離不坐的官船。一隻是家眷船。擄的臨清婦女不計其數。因宋秀姐會彈琵琶。又會奉承枕席上。把這金將軍弄的昏了。把他做個小天人。打扮得明珠翠羽粉粧玉琢。和天仙巫女一般。那苗六四十五歲了。還梳的水髮長長的頭。抹些胭脂嘴上。粧作老太岳母模樣。那幹離不那知是他母子。久在巢窩積年的衙衙。後來宋三狗腿却

道秀姐得寵也。說作腔做岳交來。日日在營前搖擺氣勢。一日上了那船。放砲扯起大帥字黃緞旗來。那座船前後行開。梢上打號開船。約有幾百人。船上簫鼓并奏。彩鷁輕飄。真如憑虛御風而行。兩邊人船貨船鹽船都開在兩岸邊去。閃開一條河路。誰敢亂走。那兩崖上都連環甲馬夾船而行。旗旛隊伍一連百里不斷。雲娘細珠在鹽船後艙往外窺看。緊隨他家眷船行走。這些光景好不熱鬧。過了兩日。俱是幫着大船住下。只見一個人從大船上走過來。從雲娘這鹽船上走過。上岸買燒酒細珠上船取東西。看的甚真道。像是牛皮巷宋夥計。他兄弟二狗腿。只是胖了些。忙忙和雲娘說了。雲娘不信道。他一家都上東京投蔡太師去了。怎麼在這裏。原來這官船上榻子封皮糊着船。

邊上婦人亂走看的極真忽見一個中年的婦人出來但見

水鬢斜拖面皮黃白年紀有四十多歲唇上抹兩溜胭脂身腰兒三尺多高臉上搽一堆膩粉高底雲頭鞋半十不俏長眉涎瞪眼慣戰能搖久在暗巢開狗洞更從假道做龍陽

細珠看了叫雲娘出後艙來看道這不是宋小江老婆苗六兒剝了皮我就認不得這淫婦了雲娘正在疑惑只見船邊上又走出一個年少婦人有二十一二歲年紀但見

金絲高髻一半是京樣官粧油髻斜梳又像是市頭娼扮面皮不紅不白疑是芙蓉出水腰肢不長不短猶如柳線臨風吞肩螭袖昭君馬上少琵琶到膝官靴焉支

山下無顏色

雲娘看了一回認不出來。細珠道：「倒像那宋家小秀姐。咱買了送給高大爺的，只是出落的長大胖了些兒，只怕也是他。只是幾時回來了。」說不及話，只見兩個盤髻的番婆，船頭上叫宋太太宗太太來這裏頑。原來艍公拿着網船上打魚，哩引的些婦女們都出來看。內有一箇在衆人背後，見雲娘細珠出來，看是大船上婦女，他却回頭先看見雲娘。那雲娘只道是外邊沒人認得，他只管露出身子來，呆呆的看。那知那人早已看得分明，高叫一聲：「大娘，你怎麼在這裏？」這一聲叫，險不把雲娘驚回旅夢愁江上。疑在故園，明月中。雲娘回頭一看，謔了一驚，不是別人，乃是他二娘喬倩女從南宮吉死後，回了院裏，又嫁了趙二。

官人不足二年。這遭被擄入營。他做了夫人。雲娘不敢上這官船。只到前艙。二人相望流淚。雲娘說不見了慧哥。要上東京找尋。喬倩女說城破被擄。如今要帶上燕京去了。不料這裏又得相逢。看見雲娘衣衫襤褸滿頭塵土。就知道路艱難。連忙頭上拔一根金簪子。一雙金戒指。悄悄遞與雲娘。雲娘不肯受。喬倩女道也是咱姊妹們一點心。知道那裏再得相會。雲娘纔袖了大家拭淚而別。那苗六兒看見明知是雲娘。躲進艙裏去。了一聲鑼响。婦人各進官艙。見幹離不岸上扎營。密密層層都是帳房。到了五更吹角起營。這大船上金鼓齊鳴。放了大砲。就是細樂悠揚。應着水聲。吹吹打打開船而去。喬倩女不敢出艙。推開一扇榻子。望望雲娘。垂淚而別。却說楚雲娘在鹽船裏面。不消

今日早到汴京城門首。這還是張邦昌攝位。金兵亂走。沒人攔阻。先使幻音上岸。當舖裡把金簪當了二兩銀子。打發了船錢。然後上岸往城裏找皇姑寺。六街三市。走了幾處尼菴。俱不對。話又走了一回方找着了。進的二門。一群貧人正喫粥哩。問道：「了一聲當家師父。只見長老過來。道過往的師父請吃些稀粥結緣。」那幻音走的也飢了。看了看有男女兩席。男子都在厨外。地下坐着婦女在房裏。一個大法炕坐着位老婆婆。但見

髮垂白蒜面縞黃紗衣服。襤褸殘衲。破襖露團花笑語。從容拄杖蒲席。多道氣高坐無貧婆之乞。相舉止有大  
家之威儀。

你道這一位老婆是誰。原來就是蔡京太師之母。只因蔡京爲



相時暴殄天物作踐五穀。故有此報。原來這給孤寺與蔡京太師家緊隣。寺中有一長老。甚有道德。守的普賢行戒。不看經。又不化緣。只領着徒弟們打草種田。拾這路上拋撒的米豆菜根。大眾同吃。見這蔡太師一條陰溝。每日從寺前流過。那些剩米殘飯。水面上的葷油。有二三寸厚。長老取一竹籠。將這些梗米層層撈出。用幾領大蘆蓆晒在殿前。也有那些南笋香菌。蒜菜燕窩。只用了嫩稍。俱撒在陰溝裏。長老每日都一一撈出晒乾。一封封包訖。不至一年。及到金人將亂。蔡京父子俱貶了。遠惡地方。行至中途。取回正了法。把家抄籍。那寺裏陳米通計有十餘甬。晒的乾菜有幾十簍。這長老也不肯自用。做了十數個木牌子。都寫着蔡府餘糧。每十石水是一回。到了東京大變。這些

巨家。既殺抄沒人口俱亡。只有太師之母封一品太夫人李氏。年過八旬以外。得因年老免罪。發在養濟院支月米三斗。這些富民乞食爲生。何況貧人。這老夫人左手掌一棍柱杖。右手提一個荆籃。向人門首討些米來度日。也有知道的寧可吃。不肯給他碗米。那不知道的。和貧婆一例相看。誰去憐他。一日行到給孤寺前。長老正在門前拾那街上殘米。察老夫人走到面前。忙來問訊。化米長老不忍得細問緣繇。纔知是太老夫人。不覺慈悲念了聲南無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把那老夫人請入方丈。忙忙待茶。又備一盤點心。一大盆粟米粥。一碟醃的蘿蔔。一碟醃椿芽。老夫人吃完齋。待去。只見長老取出一本冊子。上寫某年月日。收蔡府宅內餘糧若干。通計有八十餘担。乾

菜五十餘簍。那老夫人點了點頭。纔知道福過災生。天不佑官。隨祿盡命難逃。長老合掌當胸。稟上老夫人。此寺中有延壽堂。是接待十方老病大衆的。如今不開叢林。久無人住。就請老夫人權住在此。把小門塞斷。另開一門。招一個貧婆服事。指着寺中之陳米說道。這原是蔡太師的口祿。還評太太享用。老夫人道。用這一箇十石也還用不了。其餘剩的米也。就着施粥周濟貧人。完了一場功果罷。不二日收拾起一所延壽堂來。支鍋盤炕。請老夫人搬了住。恰好街上有一個寡婦無兒無女。情愿來喫現成飯。和蔡太夫人作伴。寺門掛一捨米牌。上寫殘米留衆。米盡卽止。寺前立了一個茶棚。板檯十條。寬桌十張。擺些粗碗木筋。也有吃粥的。也有討米的。東京城裏善士們。見給孤寺有

此好事都來送米送柴的人心好善。遠近相傳。就堆下了許多柴米。立起個大粥場來了。每日鳴鐘吃飯。何止有三五百人。或有年老無生窮婆。俱送延壽堂去住。這日蔡老夫人正在這齋場。看大衆吃粥。見幻音是個尼僧。打個問訊。忙請上炕。問有甚事。到此。幻音道。有個在家女道來。東京尋兒。還沒箇安身的去處。尋了幾個尼庵。都不湊巧。現在門外立着老夫人。道快請進來。幻音出來。請雲娘細珠進去。見了禮。都上炕坐下。雲娘把不見了兒子來。找言一路苦楚。不覺淚下。老夫人便道。不消去尋別菴。我這給孤寺。留衆捨米。旣然沒處去。且住在我這院子裏住幾時罷。你兒子也要慢慢的探信。那有一到就有的。雲娘也是無可奈何。見老夫人話忠誠。細問了一遍。纔知道是蔡太

師之母老太夫人下來謝了。早有貧婆盛上粥來。衆婦女吃完粥過。那邊院子去了。這雲娘暫寄給孤寺中。幻音自去訪問。幻像和慧哥的信息。不知將來雲娘母子何日相逢。正是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高秋嶽君子心義送雲娘

宋狗腿小人情周全泰定

詩曰

十年多難與君同

幾處移家遂轉蓬

白首相逢征戰後

春光已過亂離中

行人杳杳看西月

歸馬蕭蕭向北風

汴水楚雲千萬里

天涯此別恨何窮

却說楚雲娘細珠因尋慧哥到了東京寄養在給孤寺與蔡太夫人作伴喫那些寺中米粥不覺一年有餘幻音打聽着他師兄幻像已還俗嫁人去了自己又回武城只落得在京各處打

探並不見慧哥踪跡。雲娘幾番要死。又怕慧哥還在。因此柔腸牽掛。待要回家。那得盤纏。況且沒有幻音領着路上如何行路。因此愁成一病。正遇瘟疫大行。東京之人十死七八。幸虧細珠捧湯搽水。過了一月。纔得平安。那蔡夫人又病了。八十餘歲的人。又没人伏侍。雲娘終日替他煎湯搽藥。到像服侍公婆一般。可憐老人命壽已盡。到了半月以上。嗚呼哀哉。這老夫人人生經宦地多榮貴。老死空門。少子孫。一時間忙的個寺裏長老心焦。沙彌步急。說道這老夫人又無子女親戚。棺槨衣衾。從何而來。忽然想起他家總管高秋嶽。先同蔡太師流貶在江西。後來把他取回正法。高秋岳替他收葬已畢。因金人亂了東京。就投在張邦昌衙門裏。做了個書辦。依舊體面起來。決不知他家太太

在寺中。快使人傳與他知。必然來此照管。即時使小和尚找到府前。問了他家。叫開門。秋岳見個和尚。只說是化緣的。纔待問他。只見他說。蔡太師家太太在寺裏故了。這高秋岳雖久在禪門。也還有些人心。卽忙取了幾兩銀子。在身邊往寺裏來。見長老。接着細說一遍。纔知道太夫人已住了數年有餘。到了延壽堂中。老夫人停在牀頭。穿着破布百衲的皂直裰。頂下一串菩提子的數珠。而色如生。如坐化的一樣。不覺悲啼。落淚焚香。叩拜已畢。取出十兩銀子。買口松板壽器。忙了二日。把太夫人送葬於寺後。待太平再回舊家墳墓。到了送葬於寺後。有婦女二人。扶棺痛哭。高秋岳身披重孝。不及細問。喪事已畢。細問長老。蔡宅經此抄籍。全沒親戚在京。此是何人哭得。哀痛的好不急。



切長老細說道是前年有一武城縣人說是他丈夫舊日做過  
 提刑千戶來此找尋兒子不能回家和老夫人在此作伴已近  
 一年了。因子悲痛這高秋岳一聽說武城縣提刑千戶就想到  
 南宮親家是我好友。莫非有些來歷。又不知大亂以後他家消  
 息何如。因請雲娘出來要面謝送喪之情。雲娘原不知是高秋  
 岳。只是出來相見。秋岳行禮拜謝。因問雲娘何事到此。雲娘淚  
 眼雙垂。因說係武城千戶南宮吉妻楚氏。自先夫死後。止有一  
 子。因遇亂分離。聞說擄在東京。一路尋來。得遇老夫人收留。作  
 伴。就如母子相似。如今夫人既去世。我是個外路婦人。也不好  
 在此久住。只得別尋去路。又沒個男人。如何回去。說着淚落如  
 雨。秋岳聞言已畢。上前深深一揖道。老盟嫂不知我就是高秋

岳當初南宮親家在世。俺兩人親如兄弟。義比雷陳。怎麼知道今日老嫂流落到此地。既然相逢。一切事俱在小弟身上照管。今晚便使人接過去。那邊住宿。雲娥也就如久旱逢甘雨一般。上前又謝了秋岳一揖而別。到了家中。和老婆說了一遍。正是  
淒慘說這等一個富家。如今妻離子散。在個寺裏喫粥。你便迎兒先去看了。再自己去迎他來家住幾日。送他回去。得個伴纔好。只我不出。這個人來。高秋岳極有道理。打掃一個院子。一間淨房。安置雲娥。却說雲娥見了秋岳。不覺喜出望外。和細珠商議說道。只怕他是京師人。做個虛體面。如肯來照顧就好了。細珠道。如今人有良心的少。一個屠二沙嘴。日日受咱家恩。到了難中。還不肯借出一箇錢。買個饅饅。給慧哥喫。休說人生面不

熟的一箇京裏人。當初爲宋小江家閨女結的是乾親娘。如今小秀姐又回去另嫁了。和咱甚麼着急的親。一言未盡。只見一個盤頭的丫頭捧着一盤子大米。又是一盤點心。一盤豆腐乾進來。見雲娘磕下頭去。道俺奶奶待來看大奶奶。大晚了明日來使轎子接過去。雲娘忙忙的收了。賞子他五十箇錢。說多多拜上了。頭丟了。明日秋岳的娘子坐了一頂小轎。又擡了一頂空轎來接雲娘。進的寺來。先使了頭來說。雲娘迎出去。見高秋岳娘子四十餘歲。白淨面皮。腰粗臂厚。胖大身體。上着蒼天藍雲緞衫子。下繫皂紗拖地錦裙子。兩隻小小鞋兒。說的一口京話。滿面而和氣。進來討筵要行禮。雲娘不肯平拜了。細珠前去問長老討了茶來吃了。卽時請雲娘同行親家長親家短一似熟

幾年的一般。雲娘只得去謝了長老同細珠上轎往高秋岳家來。秋岳在門首迎候進去，作了揖道：「親家只管放心住下。我一邊去找公子的信。」一邊打探有上臨清的好船，好送你回去。只要個伴去我纔放心。不然我就使人送去，也不打緊。雲娘千恩萬謝。秋岳不好陪辭，別出外而去。有詩單贊秋岳的義氣。

莫道長林霜雪深，  
一枝猶有歲寒心。

平君好客知誰是，  
多半悠悠行路金。

高大娘和雲娘吃了茶，就炕前放下八仙杲子。知道雲娘哭齋，兩碟甜食，冰糖粘的茶葉，兩碟細果，龍眼、核桃。大娘子使筋送過來。雲娘也沒動。就是四大碗素菜：一碟油醋燒的白菜，一碟醬炮麩筋，一碟油燂的水茄，一碟炒香椿，兩盤油饅子。又是

兩大碗蒸的粳米飯。一道粉湯。雲娘喫飯細珠自去厨炕上喫去了。飯畢大娘子讓雲娘過東屋後一個獨院子三間正房一個葡萄架好不清雅。舖設的桌椅牀褥件件俱有。雲娘看看高秋岳家光景。

宅院兒不大不小。還有富貴家風器皿兒有舊有新。多是亂離置買。冰山雖倒。門前車馬尚崢嶸。綿力猶存眼。底人情多朴厚。雖然僕役權門使。尤勝衣冠陌路人。

雲娘每日與高大娘說些閑話。纔問道。宋家孩子爲甚。庶着他回去了。高大娘笑道。親家你還不知道。這了頭一家沒個有良心的。他爺因沒兒。尋妾托着親家送將來。擡舉他的金燈樓環子。四季衣服。大皮箱盛着。因他老子來京。投托爹連忙拿出五

百銀子來着他開箇銀舖。不想因宅裏老爺有了本。聚着敗了他知道俺家有了事。拐了銀子和女兒連夜去了。那件待他不好來。雲娘說道。遇見他在金兵的船上。和他娘在一處。高大娘道。這人終不得好。一處無恩。百處無恩。就是金兵也是個人。將來還作下了。這裏閒話不題。却說高秋岳忽聞宗元帥的文書。到京要張邦昌上江南。請孟太后和這大小宮人并宮中器具。都要上船大船以外。少說也得百十隻。號船高秋岳想了想。和船家講了船口。不拘那個船上。送到臨清。雲娘離家百餘里。就是他家武城縣了。又是官船。婦女極有體面。再沒這個機會好了。忙來和雲娘商議。雲娘恨不得一步到家。我尋慧哥的信。忙忙謝了。高秋岳原有體面。又歷練事體。就和管船的太監說。



明在第十二隻官人船上給了一個艙。連米都是艙公的做了五兩銀子。雲娘還有幾根簪子。這一向盤費了許多。取出兩個金戒指約重五錢。金頂簪二枚重二錢。叫高秋岳去打發船錢。高秋岳那裏肯收。道小弟就窮也。還起個艙。着你使錢。不好我不管了。雲娘只得收回。到了臨行之日。擺了一桌素菜。與雲娘換了一身細絹素衣。細珠換了布襖。送上了十兩銀子。高大娘子親送到雲娘船上。千恩萬謝。灑淚而別。官人上完了船。等太后的座船到了。纔後次第而行。如魚貫相似。張邦昌的大官船吹打放砲。押後緊隨。雲娘去了半月。離臨清三百餘里。忽然來報金兵從山東濟南破城了。來臨清要截取太后官人的船。謊得艙公不敢前進。就從小河口有一條湖。水通淮河。改了路。不

走臨清上宿遷。蹀陽一路而去。這雲娘又不敢上船。怕遇金兵。只得隨船南去。再作商議。正是風飄蓬轉。隨南北。人似鴻飛。少信音。按下雲娘南去不題。却說泰定因南宮吉托夢。說是雲娘在東京給孤寺要來京找尋。又到岑姑菴裏問信。留了話。那龔婆子聽了。只說泰定起了身。其實泰定各處探問。還沒起身。及至雲娘行後。又到庵裏去找龔婆子。又說雲娘幻音一路東京去找你去了。這泰定纔往東京一路而來。正是茫茫大路。密密人烟。那裏去問。泰定真是義僕。若是別人有了那宅子裏五百兩銀子。那裏成不的人家。還來尋那主母做甚麼。雖臨清去了幾日。正行間。忽見金兵在河上擄人。泰定走得人困馬乏。那裏走躲。說不及話。被番兵赶上。叫他去跟馬。不敢不跟他原心裏



安排到夜間走了罷。不料夜間和拿的這些蠻子一條銷拴着。交給一個銷頭上的。去了一人那十人俱死因此走不脫。到了天明只見一員番將坐着帳中。點名打扮的好不齊整。秦定看了道不是別人。這不是宋二狗腿麼。他做了賊幾時又投了金兵做了將官。心裏又喜又怕。喜的是撞了熟人。不肯擄了我。去說的他心軟了。必然放我怕的。是前番叫我入夥。和他做賊。我半路裏走了。他又撞着我。倘一時怒起。要殺我。怎麼處。正是尋思把頭。扭着只推不看見。那宋二早認的他了。笑道你不是秦定麼。秦定怕跪下笑道。今我又來。及你了。我因俺家主子沒有信。我怕你留我。纔偷走了。如今俺主子在東京。要去接他去。千萬看些舊情。宋二過意道。我好好留你入夥。若你依我你

今日已做官了你自去了。今日又落在我手裏。因把牙咬着道：「你殺了罷。誰得泰定沒命。只叫宋兪餓命罷。千萬看俺宋大娘子面上。他老人家從來待的我好。只這一句。宋二忍不住。嗤的笑了。跳起來道：「你道不害怕。怎麼就是這嘴臉。一把拉起來道：「我嗔你哩。誰得泰定只管哭起來了。宋二拿了一壺酒。一塊羊肉給他吃。那裏吃得下去。泰定纔和宋二說。他因雲娘慧哥不見了。找了半年纔有了信。在東京給孤寺裏。如今要去接他去。不爲這主人家舊恩。那裏不是吃飯處。我還求不出你這引進來。宋二點了點頭。說你還是個好人。也不枉了南宮官人家養你一場。我擁撮你去罷。卽向荷包裏取出一錠銀子來。有四兩送與泰定道：「你往東京上去。怕明日打圍。別人撞着你再

不能勾脫手了。泰定纔謝了他。把羊酒吃畢。如遊魚脫網抱頭而夫。不一日來到東京。問了給孤寺長老。說雲娘在高秋岳家接去了。及到秋岳家問信。他認得泰定。連忙待了酒飯。纔說雲娘去了一月有餘。上臨清土岸。你快去趕。這泰定長嘆了一聲。只得再出東京。仍回舊路。正是北斗星稀水底連。天十四點南風雁。杳月中帶影一雙飛。未知泰定趕上雲娘何處相見。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留高僧善士參禪

逢故主義僕得信

詩曰

休話誼諱事事難

山翁只合住深山

數聲清磬是非外

一個閑人天地間

雲破月來花簇簇

草香溪靜水潺潺

無人肯與羣公道

巖桂高枝正好攀

單表那楚雲娘因好佛法懷胎時就講經聽道後來生下慧哥  
就有些胎教因此天戒不喫葷腥時常敬奉菩薩四五歲時偏  
要買泥佛來燒香也學着和尚們行那五體投地的拜佛闍當

去把土泥做個寶塔頭。要偷雲娘的數珠。帶着念佛雲娘。網珠常笑他是個和尙托生的。那知他實實的做了和尚。在觀音堂出家。雖是母子拆散。被屠本赤掠賣。原是他命該成道。不遇了大難。誰肯把兒子送人空門。單表他八歲爲僧。遇着長老收爲徒弟。起了法名了空。這長老不是別人。就是楚雲娘那年上泰山燒香遇見的雪澗禪師。曾慧眼觀見慧哥。雖爲南宮吉結局。却是羅漢一轉。後日該主持正覺。點化他出家。雲娘曾許口爲願。因此雪澗禪師乞化到庵中。接引慧哥。一住了五年。纔得遇合。這是西來大事。因緣不同。小可自那日收了空爲僧。就教他念經識字。拜佛焚香。到了三年。以外了空經法俱解。教典全通。教他習學戒行。或是村市乞化。挑柴掃糞。灌菜汲水。開地鋤田。

了空年紀雖小。隨力苦行。歡喜愛教。這雪澗禪師。就知他是內  
外圓通。戒慧具足的一個羅漢。善果後。因金兵劫殺觀音堂在  
大路傍。不得習靜。就領着了空。習學行脚。如是一年了。空因念  
母親雲娘。沒有信息。未知亂後存亡。雖是出家。不可忘母。要拜  
別師父。回武城縣探信。就如目連救母一般。不盡人倫。焉能成  
道。雪澗禪師。因了空年纔十二歲。如何出得門。只得再將錫杖  
。僂了空。擔負衣鉢。一路又到本菴。那知大兵屢過。燒得大殿皆  
空。把一尊大士風雨淋漓。浸蓬蒿二尺餘深。成了一片荒地。那城  
東有一善居士。王杏菴。專好行善濟人。修橋建寺。他因捨了地  
與岑姑子。建毘盧菴。栴檀佛的功果。未成。經着大亂。這須尼僧  
支持不住。岑姑子死後。幻音幻像。俱各處散了。香火全無。又招

不出個僧來。那日雪澗禪師使了空挑着衣鉢到他門首。化齋王杏菴正在門首。見禪師雙眉垂雪。一頂圓光領着個小頭陀。赤脚挑着經擔。蒲團衣鉢來得有須道氣。就請進客廳。廳傍齋間。道禪師自何方來。禪師道無來無去不定何方。王杏菴見長老說話不俗。有須來歷。家童捧出一盆白米蒸飯。兩個大油餅。四碟小菜。甚是精潔。禪師盤膝坐于蒲團之上。二人用畢。又是茗茶淨口。正待問訊。作別。王杏菴請問佛法從何入門。雪澗長老合掌當胸而說法。曰。凡學佛者。先恭戒定慧三學。

- 一受持戒法。迷心爲惑。動慮成業。由業感報。生處無窮。
- 二受持定法。欲除苦果。先除苦因。業分善惡。功無起滅。
- 三受持慧法。塵去鏡明。天空自照。業盡惑除。情忘性顯。

長老說三學已畢。居士又問何爲四變。雲澗禪師又爲合掌而說法曰。釋氏之門。以衆生廣度爲報佛恩。而說四變。

一佛之慈悲。變衆生之暴惡。

一佛之喜捨。變衆生之貪吝。

一佛之平等。變衆生之冤親。

一佛之忍辱。變衆生之嗔害。

長老說四變已畢。居士又問何爲漸次。長老說曰。從漸入頓。從次入圓。功到自成。瓜熟蒂落。又問何爲四斷。答曰。

不去淫斷。一切清淨種。

不去酒斷。一切智慧種。

不去盜斷。一切福德種。



不去殺斷一切慈悲種

長老說四斷已畢居士又問何爲坐禪長老合掌而說偈曰  
心光虛映體絕偏圓金波匝匝動寂常禪念起念滅不用  
止絕任運滔滔何曾起滅起滅既望現大迦葉坐卧住行  
未常閒歇禪何不坐坐何不禪了得如是是號坐禪

長老說坐禪已畢居士又問何爲心觀長老合掌而說心觀曰  
楞嚴云諸法所生惟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  
靜欲言心有如箜篌聲求不可見欲言心無如箜篌聲禪  
定卽响不有不無妙在其中

又說偈曰

說佛從心得解脫心者清淨名無垢且道鮮潔不受色有

解此者成大道

長老說法已畢居士五體投地願拜弟子受戒因說此處有一  
毘盧菴自經兵火無人居住情愿留師供養就在村前大樹林  
邊請老禪師隨喜這雪澗長老仗錫前行了空後隨出了村不  
上半里地果然一座草菴但見山門倒鎖有雲封香積荒殘無  
月照王杏菴取鎖匙開了門只見前殿韋馱中殿毘盧佛檀香  
像還沒完工前廚後園菜畦井水十分方便雖方丈燒灰尚可  
整理王杏菴說如果弟子有緣老師肯住情愿把家財捨了修  
完佛事向佛前韋馱龕神參拜了居士又替長老問訊皈依也  
是了空的舊愿雲娘捨了那一百八顆明珠在此該了此善緣  
自然佛力護持韋馱接引還來毘盧菴修行這王杏菴傳起舊

日檀越衆善信男女知道招了一位有道德的高僧在此那舊日在的幻音因菴上無人往城裏主姑子菴去了。正愁無人看守佛事一聞此信大家送米麪油薪又招了一個道人做火頭。這長老和了空不消三日打掃得前後潔淨如新開園種菜掃地焚香閑來和了空講法傳宗不題却說這泰定自東京尋雲娘不見回來了又到臨清間上問汴梁來的官船全沒有信。過了一日纔知是金兵從山東下來要截船槍這官人因此改了路從小河由湖蕩上淮安去了。想是大娘在船上不得上岸又隨着官船上了南京又沒個信音往那裏找等幾時問這官船的信幾時到淮安好往南京一路我將去。且在宅子裏打混着東問西問再不得個真信。那日要尋幻音問問大娘幾時和他

分手走到毘盧菴來。準的山門。只見個老和尚在地下。晒須臾。菜一個小沙彌在殿上掃地。收拾得光淨淨。纔知道這菴子。另招了和尚。不知幻音那裏去了。見了長老。問訊了問道。這菴上原是尼姑。如今那裏去了。長老回道。俺是新到的。沒見甚尼姑。只是個空菴子。說着晒。全不理他。忝定走得乏了。在前殿臺基上坐着。要口涼水吃。長老叫了空。取碗水與走路的居士。那了空用盤子捧着碗水。送到忝定面前。忝定接來吃了。了空着眼上下看。忝定像有須認得。忝定也看這小和尚。有須熟認不出來。問道。老師父。原是那裏人。這小師父說話像這裏人聲。音長老說道。貧僧是西川人。在泰山後石洞住了四十年。來這城東五十里外觀音堂捨茶。俺這徒弟就是這裏招的。忝定又

問道他是那裏人了。空在傍笑着道：「你管他做甚麼。長老道也。是你貴縣人。從前年金兵搶城。和他母親失散了。着個人送到我菴裏來。再記不得那個人是誰。他年紀纔七歲。那裏記得去。他說母親姓楚。父親是千戶官。不在了。是大人家。今年十一歲。常要去找他娘去。只這一句話。纔提起南官家官職失散的原由。忝定忙上前一看道：「你不是慧哥麼？」空失散時七歲。忝定日口背他也還畧記得模樣。上前一看。你不是忝定麼？兩人抱頭而哭。這纔是主僕相逢。佛力大。亂離重遇。世間稀。長老見他主僕悲泣。甚是慈悲。喜他是主僕重逢。高聲念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替他焚了一炷香。了空忝定拜佛已畢。就問母親并細珠的信。忝定細說一遍。說往東京去。我你不見。又回不得家鄉。

在給孤寺住了二年。幸遇高太公送了盤費。搭着送太后的船上來。不料金兵要截船。不敢到臨清。只半路上就上小河口進淮河。往南京去了。這又是半年。打探不出個信來。這是岑姑子家。你就忘在這方丈住了一月。那了空道俱不記得了。只記得你背着我躲兵。和那走路的人不知姓甚麼。你不見了他。就把我送在菴上。這裏各訴衷情。悲而且喜。不題天色已晚。忽然狗叫。有兩個人投宿。都是背着褥囊雨傘。遠行的光景。長老問他是那裏來的。原來是兩個南兵的打扮。從南京下文書。要上山東去。因來村裏訪朋友不在了。天晚沒處去。來菴裏尋個宿處。長老道。俺新到的。不敢留衆。沒有甚麼款待。權住在這韋馱殿裏罷。兩人說道。俺自有乾糧。只吃口熱水。這裏宿極好。就住下。

了。泰定和他坐着。閑問道：這皇帝在南京，不回汴京了。那人道：如今還嫌南京近。怕金人過江，要上杭州建都哩。還敢回東京麼？泰定又問道：東京孟太后不知幾時到南京。這裏金人立了皇帝張邦昌，還回東京來麼？那人道：一到就貶了，押着往江西去。還怕不得乾淨。將來有拿問的意思。我們就是張老爺座船上的兵。如今俱發在鎮江水營裏。是都統制韓世忠老爺鎮守。好不利害。如今奉將爺的令來山東下文書，又聽得金兵有過江來的信，不知虛實。這泰定纔想起雲娘的信。此人必定知些。去向忙問道：那東京送太后的船上，官人們極多，還有許多載帶的婦女們，後來到南京麼？那人道：只到了清江浦關上，把官船上官人們點了名冊，一切閑人，俱趕上岸。怕帶過好細去。那

去書容他上南京都在淮安府各人另寫載船罷了。只這幾句奉定和慧哥喜之不盡道。這是實信麼。那人道。我們奉將爺的令。親上船把這須塔載男女們都趕下來的。怎麼不直兩人各自宿去了。這裏奉定慧哥商議。要上淮安府探信。不過一千里。的路如今哥又出了家。我帶起個道士包巾來。和你帶個木魚。那裏不化了去。只化着飯吃。就我出信來了。大家歡歡喜喜。宿了一夜。了空次日稟知雪澗長老道。弟子蒙師父數年誘出迷津。點歸覺路。真萬劫難逢。本該追隨法座。圖報師恩。奈一時聞了母信。寸心如焚。又逢旧人。急欲一尋萬望。師父慈悲。放行勿留。雪澗和尚笑道。因緣也到我。怎麼留得你住。但你此去。要過愛河。慾海。必須牢牢把持。倘逢冤藤孽葛。定要一一芟除。然後



龍珠會合佛性光明。我有八句偈言。你須切記在心。自有應驗。因說道。

明月誰伴蘆花獨尋。衲破珠還海潮有音。虎穴見佛。鴛帳止淫。消愆釋罪。蓮淨梅心。

了空聞言不覺心地灑然。因再拜領受。卽忙拜了菩薩。別了師父。拿了木魚。忝定也將藍布二尺。做個道士包巾。挑着一個道士滿圓兩件舊衲衣。一主一僕。一路而去。正是世亂年荒。有路但來。憑夢寐蓬飄。梗斲無家。何處問庭幃。不知母子何日相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淮安城下萍飄寡婦泣窮途

青浦舟中星散離入驚會面

詞曰

世事浮雲行踪飛絮。天南地北悠悠似春花秋燕落葉與孤舟任造化顛來倒去。一憑他行止沉浮。江湖春歸期難定。白了少年頭。韶華能幾日。山長水遠到處牽愁。看白蘋。上紅蓼。磯頭垂楊外。數聲橫笛。驚起沙鷗。何處問三。箇漁父。盡付與東流。

右詞滿庭芳

單表那世上悲歡離合。人生不幸到了亂世。越發是飄蓬斷梗。

一樣忽然而聚，忽然而散。偏是想不到處，又有機緣，卽如雲娘原爲尋慧哥，悞聽了信上東京流落在給孤寺中，幸虧高秋岳念舊資助盤費，又與他搭了大船上的艙口，順路到臨清馬頭。上回武城縣來，算得是極停妥的。那知這金兵從山東搶下來，要截船上的官人，只得改路由黃河口上淮安去了。雲娘在那大船上如何敢上岍，只得相隨而去。真是由不的人，一個寡婦領着一個使女，雖是還有高秋岳送的幾兩銀子，不身邊知上那裏去好。獨自沉吟在船上，不多兩日，過了黃河，是淮安地方到了關口，只見江南一道青意下來，說是金兵有信南犯，恐有奸細過河，只將東京送的官人點名上冊，一應帶的閑人，不論男婦，俱赶上岍，不許放過一人。使官兵過船，把雲娘一起搭載。

男女一齊趕逐。幸虧那管船的太監認得高秋岳，把雲娘包袱都送上岸。其餘別人還有空身趕上岸的好不苦楚。這雲娘和細珠離了官船，守着個包袱孤孤悽悽，却往那裏去好？又沒個熟人問路如何往山東回臨清。雲娘細珠河上坐了一會天色漸晚，那須大小船隻都坐滿了。雲娘羞慚不敢近前去問使細珠你去河邊問有小漁船咱賃一隻罷。細珠走到河口要包一隻船。土山東那有去的？只見河稍頭停着一隻小浪船。一個七十歲的老船婆在船頭上補破襖。細珠問道：你這船可上山東去麼？婆子道：這船上有淮安張衙裏奶奶顧下上東海燒香的。你要那裏去？細珠道：俺也是兩個女人上山東的。婆子道：沒有男人麼？細珠道：沒有。只我娘兩個兒。要有艙多多謝你。須臾

錢不拘是誰家僱下的就在後艙裏也罷原來細珠隨着姑子  
幻音上東京坐了一遭船外邊走了二年也就有須江湖的老  
氣道就是糴米都講在一處罷。婆子道我家老公上城裏接張  
奶奶去了等他來商議說不多時只見一個老船家領着一個  
後生挑着一擔行李望船上來了。近前見細珠和婆子搭話問  
是做甚麼的。婆子道是僱船的。我說張衙裏僱下了他說是兩  
個婦人要順路回山東去。好不好帶在船艙上也多賺幾錢銀  
子。添着好糴米。老船公又問細珠道你只有兩個人帶在後艙  
做三兩銀子罷。還添上一斗米細珠道多了。連米做二兩銀子  
罷。說了半日細珠怕天晚了道添上五錢銀子到那裏上船。  
公道過了海州是青口地方起早是顧脚水路是有船去的。細

珠圓來和雲娘說道是一個奶奶僱下燒香上東海去的。又沒  
個男客。咱一路搭着他。好不方便。只講了二兩五錢銀子。咱今  
夜就宿在船上。老艚公兩口兒。到老實的雲娘歡喜。卽同細珠  
攜着包袱被囊。上了船來。原來是一個席棚搭着四艙。後面是  
鍋籠艚。公白日在岍上扯絳。黑夜在船頭上膳。這小後生守着  
行李收拾了後艙。給雲娘細珠安置包裹。一宿晚景不題。却說  
盧家燕從那年嫁了張衙內。陞在台州府。後來因南宮吉女婚  
梁才去拐騙他。被張通判將衙內趕回原籍。真定府因遇金兵  
大亂。不敢北回。後來張通判故了。公子只得在淮安府與了一  
處宅子住下。一亂三四年。盧家燕生了一子。叫做安郎。不幸衙  
內去歲感了時症。五日而亡。止撇下盧家燕和安郎。年已五歲。

因許下海州清風頂三官殿去還。原賃了船在清江浦等候。那  
時天緣相湊。雲娘在此相遇。也是雲娘平生賢惠待衆。妾有恩  
言愛此一番接濟。這都是他的積德絕處逢生。到了次日天晚  
只見一頂小橋。一個了衆騎着驢兒。盧二舅抱着安郎從嶼上  
來。這小後生教着下了橋。搬上行李。盧家燕進艙。下了前艙的  
簾子。天已昏黑。後艙使蘆葦隔斷彼此不得見。這雲娘只道是  
秋水片帆孤雁宿。那知道月明千里故人來。到了第二日這小  
後生纔和盧家燕說這船上艄公又搭了兩個婦人在艙後。不  
知是那里人。也要往山東去。盧家燕也不言語。這船由清江浦  
開口到了安東縣水又寬。風又大。扯不得纜。到夜裏大雨如傾  
盆。一般上邊蘆葦濕透了。下邊船板透水。把墊船的草都濕了。

到了三更點起燈來。婦女忙成一塊。只管往外盪水。這雲娥  
艙高叫細珠起來看看包袱。休要漏濕了。盧家燕半夜聞聲叫  
細珠聲音好熟。早已把艙後的盧蕭揭起。方纔見面。忙叫大姐  
姐。你怎麼來到這裏。雲娥說了一驚。細問方纔認得是盧三姐。  
一不覺抱頭大哭。正是一葉浮萍歸大海。人生何處不相逢。

世亂年荒逐亂蓬

佳人流落思無窮

繁華過眼皆全改

兒女牽腸恨不同

海畔難期千里外

天涯重聚兩聲中

誰言岐路愁歸處

猶有孤雲伴塞鴻

盧家燕和雲娥哭罷多時。纔問怎麼沒有慧哥。雲娥聽說放聲  
大哭。纔把金兵進城。母子拆散。上東京。找了一年不見。高秋岳



一家送我回臨清。不料官船又不走臨清。由黃河進了淮安。因此要趁船回山東去。姊妹們得遇着一處。這也是天幸了。雲娘又問盧家燕道：「因何穿孝家燕纔把張衙內父子俱亡的話說了一遍？」叫了安郎來給雲娘磕頭。雲娘一見想起哥哥淚如湧泉。想道：「有兒沒兒了？沒兒的到有兒了？世上的事那裏想去？這裏姊妹同牕而宿。不及一日到了海州板橋口。雲娘要僱船上山東去。家燕若留不肯住。恨不得一步到了家。找兒子的信。那顧得荒亂使盧二舅先上嶧去問問山東的門路。那店家說如今金兵得了濟南府。立了劉豫爲王。不日大兵南侵。休說是兩個婦人。就是一隊軍也不敢走。說得雲娘面面相覷。一聲兒不敢言語。只是揩淚。這盧二舅也在傍力勸說道：「姐姐休錯了主意。」

如今人家還往南躲亂。你兩個小女嫩婦的要走一二千里路。兵慌馬亂的。俱身子保不住。今日遇見就是一家了。回去淮安城裏兩個寡婦一處做伴。南北大路少不得有了。東昌府的人來往。稍信給泰定來接你。在這裏還只怕慧哥和泰定又不知在那裏找你。理正是遠的隔一千近的隔一傳。將來母子相逢。和今日一樣一個船上。不着下雨。還認不出來。理盧家燕也勸雲娘道。依二舅說的是。不如咱一路進了香。回淮安去。等待安穩了。常有山東人來往。先稍個信去也好。雲娘聽了無奈。只得依言道。只是打攪了你。你如今也是一灣死水了。盧家燕道。姐姐說那裏話。想着當時同起同坐一鍋吃飯。從來不曾錯待了我。就是到了張家。也沒忘了姐姐的恩。今日天叫相逢着咱姊妹。

們做伴這淮安湖嘴。上還有幾間房子。每月討着租錢。公公和他爹的靈柩。寄在湖心寺。還有兩頃水田。穀咱姊妹們用的。只這等還尋不出個伴來。說着把船灣在黑風口裏。過了海州城。一路上雲臺山清風頂。來僱了兩乘小轎。幾個脚驢。盧二舅抱着安郎。早望見雲臺山三官大殿。好不巍峩。但見

高峰突兀巨海汪洋。黑風口浪捲千層。雪人度孤帆白石。渡潮湧幾家村僧歸古寺。倒座崖觀竒名刹。延福觀元始天尊。蒼松古柏。掩映金闕銀臺。瑤草琪花。恍惚蓬萊。蘭苑南北。磊古洞齒深。十八村賢人隱迹。四面靈山。福地外千家烟火。蜃樓中。

原來三元大帝天官。主福祿官位財星。魁官主壽夭。功罪幽冥。

生死水宮主四瀆五嶽風雨雷電之事。與人消災增福。鹹謂叫  
得應。响上元中元下元。爲他降生之日。當日兄弟三人在此出  
家成道。得了天仙之位。因此四海九州來進香不絕。這盧家蔭  
和雲娘上得山來。先叅了伽藍。計了脚力。上得南天門。只見客  
層層松竹雲烟。真是洞天福地。上得大殿高臺。俱是白石玉柱。  
雕作盤龍法身。高大有二丈餘。前後兩層。迴廊圍繞。經樓香閣。  
高出雲霄。二人不敢抬頭。拜畢。焚了香紙。盧家燕道請姐姐討  
籤。雲娘捧籤筒在手。暗暗祝誦。若是母子再得重逢。求個上上。  
跪下。幾搖得一搖。早有一籤跳在地下。細珠拾起來。是上上第  
十一籤。

君是人間最吉人

由來陰德可通神

明珠會合終須有 紫竹灘頭一問津

盧家燕也跪下討一籤。是中吉八十二籤。兩人謝了籤。就有道人請去客堂齋飯。已畢。捧過緣簿。求二位娘子布施。盧家燕留下二兩香資。不肯叫雲娘另費。雲娘不肯。留下了五錢銀子。下得山來。買了幾個鬼頭兒紅棒槌。貨郎鼓。給安郎耍。又買了兩張雲臺山十八村出賢人的圖。那鋸樹留鄰耕牛護主的故事。件件俱有。伏轡上了原船。回淮安來。不一日到了清江浦。因開口不開船走。慢換上兩乘小轎。飛也似到了淮安。原來住在竹巷一帶河邊。進五間門面三層房子。後兩住房。傍一個小小閣子上。供着觀音菩薩。雲娘進去和細珠拜了佛像。卽收拾了。閣子下一間給雲娘宿卧。自此姊妹二人同心一氣。過其日月。

盧二舅自去湖上。做小買賣。討和錢。不題。不知將來雲娘母子  
何日相見。正是。天長地遠。誰能盡。明月蘆花無處尋。且聽下回  
分解。



第二十一回

花閣營有女傷秦

汴河橋無心遇舊

詩曰

彩雲開處見仙人

莫把仙人便認真

柳葉自然描翠黛

桃花源自點朱唇

手中扇影非爲扇

足下塵生不是塵

如肯參禪乾屎橛

須知糞溺有香津

按下雲娘在淮安暫且棲身不題。却說水氏紅繡鞋與使女紅香只因得南宮吉之罷作了許多淫孽。報應不爽。罰紅繡鞋托生在鮑指揮家爲女。改名丹桂。罰紅香托生在卞千戶家爲女。改名香玉。因同是在京武職官。遂做了乾親家。不上五六歲俱



已定了婚姻。丹桂許了侯指揮之子。香玉許了王于戶之子。後來徽宗靖康年間。金兵搶進關來。童貫上了一本。把京營武職官兒都調在邊關外。北守做了營頭。一時間各將家眷領兵赴身。各守汛地去了。鮑指揮是山西居庸關叅將。卞千戶是真定府遊擊。不料靖康六年。金兵轉離不南侵。鮑指揮奉着延安府經畧科師道的令箭。管西路札營。不消金朝大軍進來。只前哨就殺了個乾淨。衆軍望風而走。鮑指揮自刎而亡。那卞遊擊守真定府。只有守城的老弱兵馬。不上一千。先一次到城下就降了。不料金兵受幣講和退去。被神經畧查失去城池。把這些降將正了軍法。一槩斬首。他兩家武官人。一破流落在本管地方。寡婦孤女。一貧如洗。或是績麻紡線。無聊生原只望平定。

了。僱輛車回汴梁來找尋舊日家業。誰料金兵得了中原。宋高宗南渡。一亂就是八九年。女兒漸漸長成了。又不知那公婆女婿存亡下落。就是下鮑兩乾親家。隔了河北山西數年間。那得個信息。兩家在外窮苦無依。如飄蓬落葉。不消細講。到了建炎二年。宗澤守汴京。立下營寨。拜曲端爲大將。收了王善百萬人馬。招撫逃民。開屯復業。這須在外窮民盡回東京。如水歸相似。却說鮑指揮娘子。因丈夫不在。又嫁了一個姓阮的守備。是汴梁人。年紀七十歲了。因有個十二歲兒子。又喪了妻子。没人看管。聽見說鮑指揮娘子是汴梁人。要娶他續絃。鮑家娘子纔四十三歲。也愁外鄉難住。揀擇不的年紀。沒奈何就接了首帕。胡亂成了夫婦。這丹桂姐年已十四歲了。生的比花花解語。似玉

玉生香。原是京城打扮。又纏的山西大同的小脚兒。真是風流絕代。因家貧沒甚麼粧束。天然雅素。但見他。

面皮兒不紅不白。身端兒不瘦不肥。紅鵝覆的朱唇。香生春色。碧澄澄的青眼。光轉秋波。動人處。天香國色。只堪雅淡梳粧。照影時。月魄冰心。不厭尋常。包裹盤頭水作油。浮水遊魚沉不見。對面花爲鏡。採花蛺蝶見遲疑。

這阮守備聞得宗元帥招撫逃民。趁此機會。就僱了兩輛鬼頭車兒。載了這十二歲的兒了。和這隨娘改嫁的女兒丹桂姐。一路回汴梁。來說不盡風餐水宿。到了自己住的剪子巷。我尋他的子姪。都不知搬在那裏去了。一所舊房。被官改成造盛甲的廠。那裏還有家裏沒奈何。負了三間房。在花園營裏。臨着汴河。

使家人李小乙開個冷燒酒店。老守備在門首坐着上賬。鮑桂自和母親在屋裏做須針指。替人縫衣做鞋。得須錢來度日。阮守備這個兒子。年雖十二。甚是痴呆。吃飯穿衣。不知道東西。南北。厨。菜。湯。尿。也要人領他去。順口叫做憨哥。鮑家母女好不嘔氣。這裏按下不題。却說這汴梁。自宗澤安下營寨。整練軍馬。不消半年。兵馬錢糧。件件俱足。城池寨堡。整舊如新。把金人連敗了二陣。拔營而去。不敢近河北來。宗澤連連上本。要定日過河。與金兵決戰。恢復失去城池。以報二帝之仇。不料朝裏汪黃二相。力勸高宗。要與金人講和。州宗澤。過兵。惹動金兵。再開了江南邊。屢疏不聽。收得王善人馬。請旨封賞。俱不准行。把士氣大沮。宗澤憤氣。生出背疽。一月而亡。臨死大叫。過河三聲。其

氣方絕。因此人心解體。幸得東京大將。圍端鎮守了幾年。人民  
歸業。畧有太平光景。這汴梁原是繁華之地。士女極是奢侈。好  
遊春看景的。雖經了大亂。那風俗到底不改。遇着佳節。都要出  
城外汴河之上。一般走馬賣解。品竹彈箏。打彈拋球。擊鷹架犬。  
弄百般雜戲兒頑耍。那一時是建炎三年二月清明佳節。但見  
重重烟霧。淡淡風光。輕寒輕煖。佳人初試薄羅裳。乍雨乍  
晴。蕩子其遊芳草地。綠楊外秋千對對紅粧。雙跨鳳青林  
邊。獵騎紛紛錦襖亂飛鷹。彈棋蹴鞠。五陵豪俠藏鈞。撥阮  
調箏。百斗狹斜博。醉柳外青樓。皆繫兩車中。紅袖不垂簾。  
那鮑丹桂年已十六歲。不消說容顏嬌麗。又且絕世聰明。看着  
那陽和天氣。柳葉兒半青。牛黃杏花兒半開。半落汴河上的遊。

人婦女，但是香重寶馬巧樣的釵梳異色的綾羅滾滾香塵，如雲霞相似。自己却穿着一身粗布衣服，清水梳頭，連油也不見一點。慊慊春氣，又沉又困，想到鄰家去打秋千，又沒件衣服，怎樣去。又想到從小的公婆夫婿，不見個音信，倚牕默默無言，不覺吊下兩行珠淚。正是對景傷春，有浣溪紗詞：

燕蹴新泥墮畫梁，海棠紅艷妒羅裳，日斜無事暗思量。  
柳綠春眠無限恨，桃花香燼不成粧，難將心事寫紗牕。

不消說這丹桂姐年少懷春，是女兒家的本等，却說他母親從着鮑指揮時，在京城和這一答女客們當會遊春，何等風流富貴，要笑風騷。夫婦二人原是一對京城裏在行的妙人兒，一時沒奈何，嫁了個老守備，吃的是粗茶淡飯，到晚上的床來，這老

官兒倒下頭一覺鼾睡，直聒到天明，再叫不醒，就是一月間，勉強來奉承一兩遭，一似那殺敗的殘兵，望着城門先拋鎗棄甲，弄了半日，還是根折鎗桿，纔有須氣兒，又滾出來了。這鮑指揮娘子今年四十五歲，是經過大風大雨的，守了一年活寡，見這頭春色，想起富貴時節，在嶽廟林下多少妯娌姊妹頑耍，今日到了這個盡頭日子，看見女兒落下淚來，一面勸道：「我兒，你有了這般人才，怕沒有好對兒，因甚麼悽惶說着不禁也，弔下淚來。」娘女兩個正自悲切，忽鄰舍家一女也有十五六歲，他父親是吳銀匠，亂後起家，開個小當店，常過來與丹桂說話耍子，今上牆來探着半截身子，道：「姐姐，你不去河上耍耍，聞得清明河上柳林裏有三起會，一起是走黃河九曲的會，社下九層門。」

隨人進去再走不出來。一起是團秋千會。只用一個車輪兒。這須婦女扳着短牆。用個滑車。團團轉將起來飛也似。和花蛾一般打的好不愛人。到了半天裏胆小的。還有說出屎來的。又有一起香孩兒會。旗幡竹架。札在半天裏。把人家好俊孩兒。扮做八仙過海。童子拜觀音。蟾宮折桂。唐明皇遊月宮。各樣的故事。這時節誰肯家裏坐着。我母親着我來問阮奶奶。一答兒好去走走。一路也好回來說着話。丹桂姐揩揩眼淚道。就是去我娘女們也沒有衣裳穿。那裏去借。那女兒道。俺今日要請個兩姨妹子。他送了衣裳來。因犯了心疚病不來了。現放着衣裳兩三套。店裏當的簪子珠冠兒環兒。都戴不了。你肯同去。我就送來。丹桂姐點了點頭。那女兒下牆去了。過不多時。只見又上牆來。



送過一個包袱。打開看看。包着四套衣裳。又是一個匣子。盛的  
 銀環翠花。丹桂母女看見。不覺笑上臉來。便道。爲沒衣裳穿。不  
 得出去踏青。哭的眼也紅了。怎麼天假其便的。就有姑娘來請  
 你陪去走走。說不及話。吳銀匠媳婦也過來了。道。阮奶奶。你也  
 忒煞拘緊。姑娘這樣節令。誰家不出去。女兒只管死坐着。憂煎  
 出病來。又看着丹桂道。這樣一表人材。出去着人家看看也好。  
 來提親。常言有珠不露。誰知是寶。你老人家也還是半老佳人。  
 也在這河崖上走走。就回來。也是一年一個清明。這樣大亂年  
 景。知道要上幾遭說畢。阮守備進來。說娘們走走去。大家早回  
 來。我在家裏看門。罷也只爲不得已。借着遊耍。安他久曠的心。  
 老人家娶了少婦。多是如此陪罪說畢。阮奶奶替女兒梳了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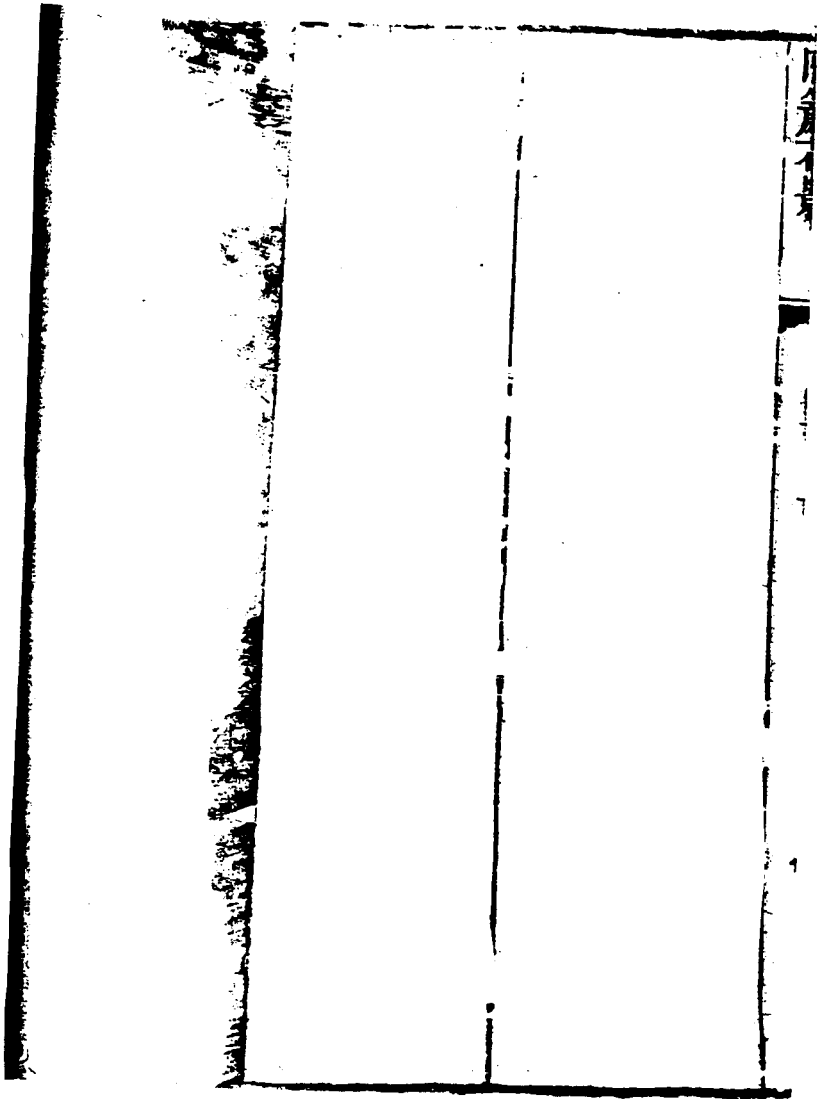
插上釵環珠翠。又檢紅縐紗上好的衣裳。與子桂穿。打扮得十分俏麗。自家也穿戴起來。丹桂還只管對着鏡子收拾。吳銀匠媳婦母子已收拾完。立在門首來催了。丹桂只得跟着娘走出門。大家同沿着河。往柳林中去耍子。纔走不得里許路。早看見桃紅柳綠。桃柳下東一攢。西一簇。都是遊人喫酒作樂。也有吹彈歌舞的。也有猜枚行令的。也有抱着小優兒親嘴狂飲的。也有攜美妓女勾肩搭背的。都頑成一團。耍成一塊。不一時。會來了。更裝扮妖艷風流。亂人耳目。丹桂看在眼裏。先是又羞又愛。後來又喜又饒。不覺心裏跳的肉也麻了。其實按納不下。就是老實女兒。到了這個男女混雜處。還要想到那個滋味處。何況丹桂前生又是鑽骨透髓風騷一個水氏。紅繡鞋。他一靈不昧。

怎麼不現出本相來走了幾處。又有那些走馬的打圍秋千的。走黃河的。天色過午。只得路傍坐在一座亭子上。忽見一輛小車。搭着蓆棚。載着一個婦人。約有四十多年紀。又一個女兒。有十分姿色。車夫也來林子裏歇涼。買了兩個燒餅。兩碗粉湯。送到車上去。給那婦女吃。這吳銀匠媳婦問道。車夫是那裏來的。車夫道來的遠着哩。從真定府直走到了汴梁。有半個月了。說畢。見車上婦人探出頭來。看了一回。又看首阮奶奶。道。你不是鮑嬪子麼。怎麼坐在這裏。阮奶奶一看。纔認得是下千戶娘子。我的十年前。前乾親家。在這路上相遇。不是你看見。我就當面不認得了。婦人連忙下車來。扶着女兒。香玉出來拜見鮑奶奶。母女二人原來香玉丹桂六歲上分別。今已十年。俱是十六歲。各

各長成雖依稀彷彿也認不真。却你見我如花我見你似玉。彼此相愛。十分歡喜。阮奶奶就問道。卞奶奶你既到此。可曾打點下住處麼。卞千戶娘子道。離了多年親戚。都不知那裏去了。住處正要尋哩。阮奶奶道。若沒住處。何不且到我家去。落落腳着。卞千戶娘子聽了大喜道。嬌嬌家若落腳住得。可知好哩。阮奶奶道。自家姊妹怎麼住不得。日已西下。就同去罷。因大家起身。走上路來。到了家門首。吳銀匠家們拜了兩拜家去了。阮守備見丹桂娘們領着兩個婦女進門。問道來歷。阮奶奶說是兩姨姊妹。今日從真定府回來。留下住兩日。好尋他的房子。阮守備看見一個半老佳人。又領着個絕色女兒。又沒個男人。連忙讓進屋裏去。也就動了個不安本分的心腸。借色圖財。附惡念。想

了一想如今金兵亂。後料他沒有親人。我又添土一個女兒。少也得幾十兩銀子財禮。歡歡喜喜去買了須小菜下飯。護他母子坐下。大家飲酒吃飯。久別相逢。歡喜非常。車夫將他娘們的被囊皮箱搬下來。找完了車價去了。丹桂姐把衣服首飾送還吳銀匠家。不題。原來阮守備住的兩進房子。一間門面賣酒。後三間中面供着佛像。他兩口兒住了東間。丹桂姐住了西間。沒有閑房安歇。如今只得自己在中間支起兩根燈子。來自睡。把臥房讓與下千戶娘子。和渾家宿歇。兩個女兒同住西間。這一夜。阮守備也吃了幾盃燒酒。不令動了須那火。睡到半夜裏。那陽物有須生氣。只堆起來淨手。悄悄的摸進房來。用手一摸。見兩個婦人睡在兩頭。把渾家捏了一把。醒來。推下床坐馬桶去。

了。守備扒上床來見卞千戶娘子皮滑如脂，只推睡著，可霎作怪，不知怎麼把陽物一挺就進去了。抽了兩抽，卞千戶娘子久曠如火，慢慢相迎。誰料老陽不剛，一舉而洩，甚覺有趣，甚愧無情，只得親了個嘴，下床自睡去了。想了一夜，怎肯叫他母子別尋房住，恰好牆西有個尼姑庵兒，叫他母子暫借他房住幾日，再作理會。一夜歡喜不盡，那知道京城娘子慣幹這個買賣，原是他渾家定下此計，要添上一條繩子，打發老守備的催命索。正是老陰遇老陽，瓦罐不離非上破。魔女逢妖女，熟油同向煎。中熬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老守備雙斧代枯桑  
俏佳人同床洩那火

詩曰

說到風流浪不禁  
老人空有少年心

牙稀漫羨膏梁味  
耳塞難聽絲竹音

棄裏欲求青鬢寵  
花枝誰贈白頭吟

正堪林下尋仙侶  
細問叅同水裏金

話說阮守備年已七十。娶得一個四十五歲鮑指揮娘子。已是敗軍之將。因何又引一個下千戶家娘子。留在屋裏。和他勾搭起來。住了三四日。弄得個阮守備添上了四件寶。

腰添上帶  
腿添上酸



口添上延

陽添上綿

尋思了幾日。要留他在家裏。沒有住處。隔壁有個法華菴姑子。叫做福清。也是亂後初出家。原是京城劉大戶家的妾。極會鋪絨挑線。被金兵擄去半年。回來沒處歸。落在這菴裏。落髮不上二年。他師父死了。招了兩個徒弟。法名叫做談能。談富。住着法華菴。有幾間閑房子。常有奶奶們來往。着借他二三間來。可以安的他母子來住。也便須。阮守備到了福清菴裏。問下了三間淨室。連門面四間。講了五兩房租。卞千戶娘子兩個搬在間壁。只隔着一牆。時常往來。這香王姐一手好針線。替人做須鞋面。母子們將就度日。或是白日過來。和丹桂頑耍。或晚了就在丹桂房裏同床宿歇。卞千戶娘子比鮑捐揮娘子小三歲。生得白

淨面皮，描着兩道長眉兒，原是個風流的。又守了二年寡，因和阮守備勾搭上了，常常過來和阮守備夫妻兩口兒，一張桌上吃酒吃飯，以姐夫稱之，通不迴避。阮守備時常送須小菜菓子過去，慇懃他。和他在屋裏白日也幹過幾次，只是老陽不與，用手搓捏半日，再起不來，畧一昂頭，卽完了賬。婦人甚不快意。這鮑指揮娘子，從嫁了阮守備，守了活寡，一向到也把心冷了。因見千戶娘子來，和他常在隔壁屋裏坐着，半日不回家來。只說他有心到別人身上去，晚間上床，偏要他來點卯。原是井繩扶不上牆的，又被千戶娘子弄枯了，越發是稀軟的。纔一撮弄反怯戰羞敵，縮到皮袋裏，不知那裏去了。有詩爲記：

細似蜂腰已斲筋，

逃形無計問花神。

前身定是為中貴，後世還當變女人。

作爾春蠶僵半縮，垂頭冬蚓屈難伸。

可憐夜半虛前席，水滿桃源少問津。

原來這婦人再嫁，過了中年的，專要在枕蓆上取樂，一須羞耻也沒有。就是窮也罷，富也罷，吃的穿的俱是小事，上床來這件東西是要緊的。如果不足其意，到明日把臉揚着，一點笑容也沒有，摔匙打碗，指東罵西，連飯也不給男子吃。先是因淫生出恨來，後來因恨越要想出淫來。看着這老厭物，一臉皺紋，滿頭白雪，整日價眼裏流着冷淚，口裏吐的真痰，兩根瘦骨頭，連一身皮也乾了。那個是你糟糠夫妻，來給你送老，睡到半夜裏，倒枕槌床，不住的嘆氣。想道：早死了，還各尋個生路。一頓臭罵，阮

守備只得推聾粧啞，全不言語。從來說：佳人有意，郎君情，紅粉無情。子弟村，這阮守備也是無奈。忽一日，遇了個故人，賣生藥的王韜子。有名的好春藥，顛聲嬌，玩黃圈，鎖陽環，夜戰十女不洩，固精丸，興陽丸，一套兒的淫方。獨自開個小舖，哄這須少年子弟們的錢。拿着五錢銀子，取堆花好燒酒十觔，要煮蝦米，做藥酒賣。阮守備讓到屋裏，問他買燒酒何幹。王韜子誇了一遍，喜的阮守備讓坐，不迭。先篩了一壺五香酒來，和他吃。細細問他：這藥可效麼？王韜子笑道：我這藥若不效，家裏這須老婆們肯依麼？吃到一月上，這陽物發的粗，大出二寸來，連青筋都是暴起來的。這是個海上方，又不費錢，只用須大蝦和海馬，煮了埋在土裏三日，就用。那個婦人當的起。阮守備是個老寔人，就

把自己敗陽的真像，哀告了一遍，要求他的妙藥。錢篋裏有賣  
藥的錢，儘力一倒，還有七八百文，一齊串起，送給王鞞子。只要  
求個擡頭當差的法兒。王鞞子道：「我有好藥，先放在馬口裏，臨  
時洗了，任意行事。如要完，只吃一口涼水就解了。即時解包，取  
出一封興陽不洩丸來，有三十多粒。又取一包揭被香，放在爐  
裏，使婦人發興的。阮守備連忙退回道：「他們發興，我越發了不  
成。這樣不用藥，我還當不起。」王鞞子又送了他一枝騰津，可以  
代勞。笑嘻嘻的出門道：「等煮了酒，還送二觔來。」阮守備拱了拱  
手，送他去了。心裏又喜又怕。喜的是，我有了好方，再不怕這兩  
個人笑我了；怕的是，萬一不效，弄的進退兩難，又是一場受氣。  
又想道：「把他二人哄醉了，大家胡混一場，有須難打發處，還有

這根假東西，使個替身法兒好歹要賣一賣老，難道我就罷了。等不到晚，先把藥放在馬口裏去。買了一隻燒雞，兩碗燒肉，兩段豬灌腸，一盤熟魚，又是點心蒸糕，買了一大盤，擺在床前一張桌上，要請下千戶娘子過來吃酒。鮑指揮娘子已是知道他和王鞞子吃燒酒，討了藥來，只推不知道。你待請誰？阮守備道：這須時沒請下二嫂來坐坐，今夜無事，恁姊妹們叙叙他的酒量，好歹讓他個醉。娘子道：他這幾日不耐煩，等我自己去拉他。說畢，放下針線，過牆去了。原來兩人商議就一路，也有個打發個老厭物的意思。趁這個機會，正好順水行船，試試這藥靈不靈。一到了下二姨家，見他坐在炕上，和香玉納鞋，壓把下千戶娘子拉在一間空房裏，說阮守備今日求了春藥吃了，又買了

好些東西來請你吃酒，要安排試藥的光景。如今咱兩個把他試試好不好？打發他上路說的停當。下千戶娘子道：姐姐先走一步，我洗洗澡就到。只怕你吃起醋來，我就了不成。鮑指揮娘子笑着過去了。下千戶娘子原是京師積年做過暗巢的，一向不得盡興，也指望過來試試。阮守備的藥，即時燒水，用香肥皂洗澡，穿上一套半新不舊的衫裙，也不搽脂粉，笑嘻嘻的從門裏走過來道：打攪得恁兩口兒也勾了天長日久的。又要來請，也不當人子。阮守備也換了一套新衣，忙來接進去道：咱家裏五香酒熟了，胡亂請二姨來嘗嘗，有甚麼你吃。敢言請麼？夫妻二人安下坐，阮守備橫頭，他二人對面坐了。守備自己把酒來斟，要請他小姊妹二人，都過那邊院子裏要去了。一面用了三

簪聯漆茶盃滿斟過五香酒來卞千戶娘子道妹子量小誰使  
的這大東西阮奶奶道大不大姐姐收了罷再換個盃姐姐又  
嫌小了頑成一塊只得接杯在手又取壺去斟敬阮姐夫守備  
不肯送過壺來自己斟了半杯陪着吃了幾口吃到熱處俗說  
道酒是色媒人漸漸說話俱是帶嘲大家笑出一塊三人都有  
七八分酒阮守備有事在心不敢多飲天已半更那藥在馬口  
裏還不見發作那件東西依然垂頭而睡又見這二位臊冤家  
乘着酒歡喜爽快比往日更覺顛狂這藥力不發如何應承的  
下推去淨手用溫水把馬口藥洗去手托着央不動叫不醒粧  
醉推死的臭皮囊長歎了一聲唱一個駐雲飛

堪恨皮囊舊日英雄何處藏好似殭屍模樣美着全沒帳



當日武風狂，何異堅鎗。今日畏縮頭垂，豈敢把門來上。  
尤狗誰能扶上墻。

阮翁備想道：這藥不效，或是用的少了。又將王韜子的藥取出三丸，用口嚼碎，使唾津填入馬口。只見那東西眼淚汪汪，滴出許多津液來，越發不起了。又歎一口氣，唱第二個駐雲飛。

何物堪憐，伏祈抬頭聽我言。畧慙須虛警，休使人輕賤。  
嗟！枉自口垂涎，委曲難前。二指窮筋，變了根皮條線。一滴何曾到九泉。

從來這春藥，扶強不扶弱，濟富不濟貧。少年的人用了，不消半日，隨着人的陽氣，一特就發。這七十的老人，休說真陽枯竭，就是膀胱內邪火，也是冷的。一時間這一點熱藥，放在馬口裏，就

如喫死狗的一般。那裏有點熱氣兒。虧了後來吃了半日五香燒酒。又將溫水將陽物一洗。內外相助。這三九藥一時發作。真個是有脚陽春花再發。無油枯焰火重明。一時間。那個東西昂頭跳腦。就有老將行兵。縱橫如意的光景。阮守備大喜。尋思道。此時不乘機行事。等得藥力發盡。悔之晚矣。連忙進的屋來。卞千戶娘子要回家去。怕香玉女兒一人。在家害怕。守備道。天已晚了。恁姊妹兩人在房裏。我還在外面。天已起更了。還回去做甚麼。依着我說。咱大家打個官舖。混上他一夜罷。卞千戶娘子故意罵了一句道。我們在這裏。撇下他姊妹在隔壁。也不放心。阮守備道。一發叫到這邊來。他姐兒兩個睡在一房也好。說畢。卞千戶娘子纔走起身。叫過丹桂香玉過來。把房門鎖了。院子

門倒闔着。原是一家人，從牆上走熟了的。說着話，房裏點上燈。見他姊妹二人，俱是中衣不穿裙，從短牆上過來。上西間房裏去了。這阮守備還要讓酒，卞千戶娘子吃的有須春心按不住的光景，推是醉了。阮守備也就讓各人安排上床。鮑指揮娘子要和卞千戶娘子兩頭睡。怎當的卞千戶娘子是個頑皮人，有了半醉，單單扒過來，和他一頭，笑道：「咱今姊妹兩人，今夜做個乾夫妻罷。」脫的光光的一口，先把燈吹殺了。阮守備那等的四平八穩，那陽物又粗又大，十分雄猛，也就脫的精光，挨進房門，往兩人被窩裏一滾。卞千戶娘子摸了一把，見直挺挺一件東西，罵道：「好老沒廉耻，哄的我住下，可是要小娘子麼？」說不及話，拉在床沿上幹起。那婦人玉足高蹠，丹心外吐，先已十分熱火。

如燒不覺水滄了七軍把阮守備圍困攻打不一兩陣那點樂力使完不覺一暈酥麻從腦門直到湧泉穴順流而下早已力盡筋輪夾破了腦子抱頭而走又被熱水湧出汨汨有聲把這阮守備的軟皮條漂出門外再休想還有抬起頭的日子了鮑寡婦聽了半日已是難捱摸了一把見濕漉漉軟丟當的繡進皮袋裏去不勾根軟皮條阮守備怕他吃醋別人又吃了頭湯十分過意不去只得勉強奉承那裏抬起頭來被鮑寡婦一把按在床上把白絹擦乾先使手捏後使口吮弄了半日纔得昂頭這婦人淫心酒興一齊發動把那物用手擰了一會纔進得外骨門就如軟蝦相似只是打躬不進婦人用身一伏也就進去了七分又如火燒赤壁那消兩三陣把個阮守備弄的似落

湯雞骨瘦皮毛，都是稀軟的。這老人家一暈昏迷，渾身水冷，大  
叫一聲罷了。我也沒奈何，取出一根三寸長的角先生，替他放  
在腰裏。這婦人還在身上亂搖亂湊，與不可遏。見了這個光景，  
方纔下來，自己用手抽弄半日，險不把一床被濕透了。方纔在  
手，且不說阮守備氣喘口張，兩眼緊閉，生死不保。却說這鮑丹  
桂從那日汴河看見男女行樂，已是春心難按。幸遇着卞家妹  
子香玉回來，兩人每日一床，真是一對狐狸精。到夜裏，你捏我  
摩，先還害羞。後來一連睡了幾夜，只在一頭並寢，也就呷舌親  
嘴。如男子一樣。這一夜，見他兩個母親吃酒醉了，和守備勾搭  
起來，吹滅燈，就把房門悄悄挨閉，伏在門外聽他三人行事。只  
見水聲自床沿流下來，搖的噴噴亂响，淫聲浪語，沒般不叫。兩

個女兒。這腿也麻了。疾回掩上房門。脫得赤條條的。丹桂便對香玉道。咱姊妹兩個。也學他們做個乾夫妻。輪流一個粧做新郎。我是姐姐。今夜讓我罷。香玉道。你休要美的。我像我媽那個模樣兒。丹桂道。他男子漢。有那個寶貝。咱如今只這一隻手。耍個快活罷。說畢。把香玉兩腿擎起。將身一聳。把身子伏下。替他吮奶頭兒。怪癢起來。纔去按納。寶蓋三峯。真是珠攢花簇。一個小指也容不進去。用了唾津。剛剛容得食指。畧作抽送。早已叫癢。摩捏了半日。纔覺津津有味。着香玉叫他親哥哥。丹桂便叫姐姐。妹妹也學那淫聲一樣。香玉用手把桂姐腰裏一摸。那知他先動了心。弄着香玉自己發興。那花心香露早已濕透。流了兩腿。香玉大驚道。你如何流出溺來。丹桂道。這是婦人的臊水。

見了男子，就常是這等流的。你到明日，我管弄的你如我一樣。弄了半夜，身子倦了，抱頭而寢。如此夜夜二人輪流，一人在身上，後來使白綾帶塞上棉花，縫成小小袋兒，和小陽物一般。每夜弄個不了，不知阮守備死活如何。二女子淫奔下落，正是穿花蛺蝶，春風入房來，點水蜻蜓款款，迎風隨浪滾，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淫女奔鄰

託風雨夜作良媒

書生避色

指琉璃燈代明燭

東坡在徐州登燕子樓詞

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

却說鮑指揮娘子。和卞千戶娘子。把阮守備一夜夾攻。七十老人。如何敵得兩口飛刀。連洩二次昏暈。不省。次日遂成了癱瘓。不消兩月。中風不語。嗚呼哀哉。兩個寡婦。原是一路要打發他的。胡亂買口壽器。送在郊外埋了。纔得乾淨。只撇下一個痴子。慈哥。隨着當奴才使喚。兩個寡婦。商議着。就着這個酒店。咱兩家同居。一個鍋吃飯。同丹桂香玉一處居住。省了費錢。又好作



伴。因此兩個寡婦占了一口房。打開福清菴的壁子。使兩個女兒各人住一間。白日黃昏做針線。頑成一塊。打扮得油頭粉面。窄袖弓鞋。就如門戶烟花光景。香玉雖伶俐。還畧老寔。只有丹桂姐十分油滑。口裏學得街市上情詞浪曲。沒一個不記得。整夜和香玉頑着。叫親漢子。親羔子。滿口胡柴。不害一星見羞。這法華菴後面鄰着一個書房。原是一個老學究訓蒙。後來一個年少秀才。姓嚴名正。字好禮。因貧窮家內無處讀書。和這尼姑是個親戚。隔家不遠。就借了一間房。在韋馱殿東邊緊間壁。白日讀書。連夜裏也不家去。家貧無油時常也來佛燈裏借油去讀。至三更還不睡。是一個有志氣的正人。未逢時的君子。此人生得面白唇紅。年方一十九歲。尚無妻室。每日不出書房。有

朋友和他嘲戲的連面腮都紅了。日夜以讀書爲事念的書聲。只是好聽。到了半夜。恹恹楚楚。如泣如訴的。常念到好處。雙淚俱下。這個書房和丹桂姐臥房緊鄰着。屋山頭一邊是習靜好學的書生。一邊是妄想求夫的淫女。這屋壁年久漏了雨。把牆漸漸的欹斜。使一根朽木撐着牆根。又裂了一條斜縫兒。那邊使紙糊了。常常透過燈光來。這丹桂時常用個竹簷兒。通開紙縫窺看這秀才。見他生得一表人材。白生生的和美女一般。恨不得摟在懷中。免得我半夜三更叫着名兒。胡思亂想。指頭不得歇息。白日閒聽得這邊說話。常悄悄的先丟過瓦片來勾搭。後來見他不理。又將自己帶的一個紅紗香袋。連一隻睡鞋兒。隔牆丟去。指望這秀才鑽隙相窺。或是踰牆相從。那知道這讀

書人專心只在讀書上，並沒這個閒情。就是見了這個香袋，睡鞋也。只道是那個朋友撒下的，再想不到鄰家有婦女勾引的事。因此每夜丹桂背了香玉，常常在牆縫裏窺看。見他好似泥塑木雕的一個書生，並無邪視。又伸將一根細細竹竿去，拗弄他。嚴秀才不提防有竹竿在背後拗他，只道是有虎，唬得他把被窩床帳，俱移在中間來。把這一間白晝做書房的，又把牆縫用泥來塞了。從此後，丹桂姐只好聞聲動念，害了個單相思，再不能勾半夜隔牆窺宋玉，西鄰擲菓引潘安也。只好在枕頭上被窩中，悄悄叫幾聲風流哥哥。心裏想着，口裏念着，指頭兒告了消乏罷了。不則一日，那姑子福清常常來下千戶娘子這邊來。央香玉做須針指。因佛堂石榴花盛開了，姊妹二人要粧葺。

上去看花。丹桂有心要細細端詳這嚴秀才，恨不得撞個滿懷。那日同香玉過來，到了姑子房裏，吃了茶，走到韋馱殿傍，一個小門進去，見大紅千層石榴花，開得火也似紅。姊妹二人每人折了兩朶，插在頭上，纔待要走，只見嚴秀才從書房走出來，看見兩個少女，慌得恹恹走回，不敢回頭，一直進去了。這丹桂姐到只管留戀，拈着花兒頑耍，見秀才不出來，各自回房，不題。從來機會相湊，成了好事，沒有緣法，總不相干。那時正是五月天氣，漸漸暄熱起來，忽然連連大雨，就下了三晝夜，汴河水長起來，把人家小房破屋，倒的倒，漏的漏，常是半夜裏大家不睡，怕屋倒壓死。誰想這嚴秀才住的書房，俱是亂後破爛草房，上漏下濕，到了二更時候，聽得忽喇一聲，好似天崩地裂一般，把那

梁破牆，從根下直倒在地，恰好與丹桂姐臥房相通了。丹桂姐  
忙起來穿衣不迭。那時天熱，只穿得個紅紗抹胸兒，連一條中  
衣也找不見。白光光的赤着身子，正然害怕，只見嚴秀才在房  
中間裏看書，還點着燈哩。正慌不迭，把燈盞拿起來，照着收拾  
被窩。這丹桂姐在黑影裏看得分明，不覺淫心動蕩，想起白日  
間折花遇着他，幾番勾搭，再不上手。今半夜無人，姻緣湊在這  
裏，趁着他燈影半暗不明，往秀才屋裏直走，到床前道：哥哥救  
我則個。嚴秀才見一女子忽然走到面前，光着雪白的身子，嚇  
了一跳道：你因何這樣來？甚麼道理？一面說着，這丹桂早鑽入  
秀才的床上帳子裏去了。嚴秀才見他如此，慌忙把燈放在桌  
上，一直走出屋來。外邊大雨如注，那裏站得下一日。一看韋馱殿

裏琉璃燈。還點着。忙忙走入韋馱殿來。以避這。一半男女之嫌。走到韋馱面前。可霎作怪。只見那琉璃燈大响。丁一聲。似爆竹相似。燈光一晃。好似箇明月放光。金盆獻日一般。但見

非黃非白。如月如烟。圓陀陀一點靈光。明朗朗滿空獻彩。濁垢掃開。千佛影中懸寶杵。琉璃。普照八功德裏。湧蓮花。無生無滅。牟尼頂上白毫光。爲淨爲明。舍利珠中金梵塔。

單說這佛法中。不可思議四字。槩盡一部法華世上的事。人人思議到的。都是聰明機巧。伎倆權術。總因妄想生出揣摩。以此去測天量海。那有窺見一斑的。這嚴秀才爲丹桂淫魔。在半夜無人暗室之中。畧有須邪念。豈有不動之理。那少年輕薄子。正要窺鄰竊色。選伎傾家。何況美色女子。脫得赤條條一個現成。

茶飯那有不領受的。只因嚴秀才一點正氣。這須女色從不曾  
看。在眼裏。因見丹桂淫奔。進他臥房。裸體相親。不敢久留。竟出  
門。走入韋馱殿。來只見殿上琉璃燈。忽放出光來。照得滿殿上  
如明月一般。豈不是不可思議功德。這書生又是羞愧。又是驚  
惶。只得在燈光之下。孤孤站立。說得戰戰兢兢。一似那女子還  
趕將來一般。幸得大雨盆傾。一宿不住。又怕屋倒了。打死此女  
在我床上。不能自明。心裏一上一下。真如春杵相似。後人有詩  
贊嚴生正大不苟處。

暗室欺心有鬼神

功名原不付淫人

青蠅未可污金壁

明鏡豈容點片塵

慧劍誰能除妄想

慾河常見陷迷津

風雨沉沉夜

纔信光明大法輪

却說這丹桂見秀才去了。只在床上倚枕而臥。春心如火。慾水如澆。遙指望他去去就來。起來把燈一口吹滅了。今番回來。一把拿住他。定不肯輕輕放空。等到半夜大雨不止。直到天將五更。沒奈何走下床來。回房不題。那知道風雨深夜正是鬼神出沒時候。那半空中夜遊神和雷公電母風伯雨師各樣神靈。看得明明白白。誇道好個嚴秀才。真個見色不迷。一點陰陽。一宅之內。灶君五道一坊之內。土地神祇。次日奏知城隍。申報陰德去訖。後來中了金朝狀元。在後案不題。却說嚴秀才在韋馱殿下坐到天明。兩畧住了纔叫了福清師徒去看看。破塔到了書房門首。見一雙小腳踪兒。在泥裏走得橫三豎四。他心中自明。



不好講得那福清妹子也有須疑感。說嚴秀才書房如何有婦人腳跡。各人懷心都不言語。看了破牆和阮奶奶家通成一處。甚不方便。等天晴了。叫幾個閑漢來。快砌起來。省得兩下不便。這嚴秀才趁此機會。就把那書桌床帳。一時間叫人都搬回家去了。只說是屋破難存。把淫奔之事。一字不肯提起。恁壞了人家。閨門失於刻薄。又恐此女所求不遂。不是懸梁。就是投井。連人命也是有的。因此默默無言。別去尋師取友。讀書去了。後來丹桂的淫孽。自然災禍難逃。志士的清白。自然功名大起。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武城縣壽美傳書

齊王府寶兒得意

汴京詩

幽薊烟塵入九重

貴妃湯殿罷歌鐘

中宵扈從無全仗

大駕蒼黃乏六龍

粧匣尚留金翡翠

煖池猶浸玉芙蓉

荆榛一閉朝陽路

唯有悲風吹晚松

單表富貴無常。滄桑多變。麋鹿薊臺尚作館娃之夢。杜鵑蜀道空聞望帝之呼。虎頭健兒化爲雞皮老翁。卽卽才人嫁作厩養卒婦。况復改朝换代。剝水殘山。魏國江山半是衰草。夕陽漢家宮闕。但見荒烟流水。前八句詩是南宋趙子昂所作。本係宋朝

宗派因南宋爲元所滅。不堪流落。任元爲學士。傷故宮。離黍又  
有一詩

薰下碧梧霜滿天

砧聲不斷思綿綿

北來風俗猶存古

南渡衣冠不及前

首藉總埋宛騷裏

琵琶曾沒漢婢娟

人生俯仰成今古

何待他年始惘然

前後二詩總言汴京大亂二十餘年。朝屬宋朝。暮屬金。國家  
枵腹處處反叛。隨是甚麼人家。這幾年俱已空虛。流移去了。只  
有這須行戶媚妓人家。隨地楊花亂滾。到還有須氣色。此時劉  
豫奉着金主之命。做了河南齊王。原有一位夫人。生得美。被  
金兵先搶去了。就有這須附勢的媚客。和那趨時的兵將。勸他

別立王妃。選取宮女。也要三宮六院。恨不得把那汴梁舊宮。時間充滿。做金元朮的行宮。一面出榜。凡良家女子十六以上。俱要赴開封府報名。娼妓三十以下。俱要赴官中。親選。這汴梁人民。諛得手腳無措。按下不題。且說武城縣柵裏。喬美陳芳。原是有名的樂戶。因喬倩女在幹離不營裏。做了夫人。時常想着陳寶兒。一個好心性兒。還是當年一個美人。如何教他流落了。使喬美傳信上武城。叫陳芳上東京來住。如今汴梁宮殿。做了四太子的行官。凡係北方大都督們。俱有私宅。在東京安頓家眷。把舊口王侯國戚的大宅花園。入了官。依舊修得整整齊齊。齊朱門綠戶。好不齊整。叫陳芳上京。好歹帶挈他個出身的去處。那陳芳在武城縣裏。遇了大亂。連他妹子陳寶兒也不敢接。

客怕金兵擄去。藏在鄉村裏。和鄧三老婆一搭裏住着。連年來極窮。也是合該發跡。陳芳因上城來買菜。那一時山東六府已盡屬金朝。聽劉豫的號令。各處安了官。金兵時常到武城縣養馬。這陳芳纔進得門來。被一個番兵拿去喂馬。一條繩子拴起來。不容分說。叫他挑了弓箭鎗刀。隨身行李。弄了一擔大刀背。打着在馬頭前飛跳。陳芳那裏敢分辨。只得隨行到了察院官廨門首。纔放下行李。又叫他擡馬槽煮馬料。忙到二更天氣。陳芳又沒碗飯吃。那裏尋法逃走。正在切馬草。只見一個兵進來問道。你這蠶子是那裏人。姓甚麼。陳芳答道。小人姓陳。本縣人。在城東村裏住。因上城來遇見老爺們。如今行本已挑了來。馬草俱已切完。望老爺放回。小人去罷。家裏有八十歲的娘。不日

去要餓死了說畢跪在地下放聲大哭那兵道你叫甚麼名字  
陳芳答道小人叫做陳芳那兵笑道你可是陳寶祖的哥哥麼  
正沒處我你哩。得正好。如今有東京幹將爺管裏喬員爺寄  
個字兒與你。你可是他不是他。陳芳驚疑不定待說出真名來  
又怕是金兵着惹他名下。要追出他家妹子來。不是要處待不  
說出來。又見說話有須來。歷萬一有件好事。透出財星來。若不  
肯認。反打開財神。豈不是當面錯過。尋思一會纔答應道。小人  
的哥哥就是陳芳。那兵道既是你哥哥。這裏有封書你稍去罷。  
陳芳問道。這喬員爺是那裏人。怎麼認得小人。這兵道他是你  
武城縣人。前次破城時。在幹老爺帳下收用的。喬奶奶的侄兒。  
叫做喬美。如今我家老爺待他極好。現吃着一個守備的俸糧。

還有一個妹子喬菊姐也做了夫人老爺愛他時常叫進喬舅  
爺去炕上一個桌兒吃飯好不敬重。說一聽十的滿營裏人誰  
不尊他。這陳芳聽了半日纔知是狗欄裏一同當小優兒的喬  
美號喬日新。知他得了地我早該去投他。誰知他到不忘舊情。  
稍信與我。今日這個機會。定然有個好光景。說不及話。這兵早  
去他腰裏取出個皮合包來。一張油紙封着小護封。紅帖兒鈔  
着紅圖書。拆開一看。俱是幾行大字。就有個官宦的氣象。上寫

久別

仁兄不覺數載常念同聲一氣名守門戶樂有十分今忘  
其八矣不料亂中家姑舍妹得遇

大將軍幹老爺收爲側室弟叨光武職暫寓汴京大街寶

楊尚書宅中如一兄肯同。寶姐入京自有際遇。有此

資本何憂窮乏。今托營兵粘木寄信臨書拭目望之。字

寄

茂字陳老賢兄

眷弟喬美頓首

陳芳原因學曲畧識須字。見他來書端整打着兩個圖書一個是喬美之印。一個是別號日新。俱有核桃大字。便知是有了官腔。喜個不了。忙放在袖裏。問這兵道。喬翁如今甚麼官職。那兵道。老爺看他一眼。本上帶個名字。不怕不到大官的地。現今吃着守備棒。十數走馬。跟隨着好不體面哩。陳芳點了點頭道。他叫我去投他。那有這須盤費。那兵道。能用多少盤費。俺這營裏



擺撥的閑馬不住的直擺到東京到了河上又有哨船六把。晝夜三四百里。你如行去。要馬馬上去。要船船上去。喬爺托我。稍信來。知是他親戚。誰敢不送。快叫一個喂馬的人來。取出一壺酒。一大塊牛肉。陳芳吃。叫他該去時。到我這裏來。管幫扶你。陳芳吃了酒肉。滿心歡喜。辭了金兵。走到家中。將書與寶姐看了。大家說。喬日新不忘舊情。打點上京去。好一似梅花香冷。全無信。柳葉春生。又有情。卽如喬美這行戶。倡優至賤之人。知道甚麼道義。到了富貴。還想起舊日一班朋友。要來提挈他。何況這一等正人。想起世路交遊。又該如何。

雁有同行難有儔

呼羣其食各分憂

如何反學烏龜法

一得頭時與縮頭

半月以後。陳芳和寶姐商議。這窮村裏也沒有出頭的日子。既然喬日新得了時。叫咱去投他。不如上京圖個進步。把家裏粗重家伙。一頓賣了。和陳寶兒扮成良婦。先到城裏會了那個金兵。說是要同他妹子上京。怕女人騎不慣馬。得個小船上去。更便。須那兵道這是小事。隨卽去稟了他的將官。當時撥了一隻夜行哨船。又送他二兩路費。兄妹二人連夜上東京而去。不則一日。到了汴梁。在城外先尋個飯店。歇安下。陳芳兒自去城裏問信。找幹大將軍的新府。和喬舅爺的住處。找了半日。有人指着道。駙馬街中心門首。有兩個大石獅子。就是當初尚書衙門的舊宅。陳芳初到京城。說得探頭探腦。那敢亂走。直到了新府門前。好不齊整。但見

三朝滴水朱門百尺凌雲畫棟門前排隊載十萬軍兵  
隨令堂中喧鼓吹幾羣粉黛列笙歌垂楊繫馬銀鞍錦帕  
拴幾多異色驃騮絳葛開尊王碗冰盤說不盡千般水陸  
階下健兒懸錦帳懷中稚子插金貂

陳芳到了帥府前不敢高聲問人。達達姑在門首一個小茶館裏那店主道。老客是吃茶的麼。請進來坐。陳芳故意走進。去坐在側首一副坐頭上。那茶博士送了一壺茶。一盤蒸糕。又是四盤茶食。時菓。陳芳吃了一鐘茶。一塊糕。問茶博士道。這帥府可是幹將軍家麼。那人道。正是大將軍從北京由山東回來。正在路上。不久進京。前日中軍官領了十隊披甲的。迎接去了。陳芳又問道。這府裏有個喬舅爺。你可知道麼。那人道。不知甚麼喬舅。

給他府裏人多時常來我小店裏吃茶莫不是一位喬命極會  
彈唱的個俏人兒。有三十歲了。白淨面皮。像是山東聲音。你找  
他做甚麼。陳芳道。這正是我的親戚。不知他住在那裏。那人道。  
他時常騎着馬兒街上頑耍。一手好琵琶。沒有半日不到府門  
前的。你只在這裏等候。不久也就來了。陳芳等了一會。又將茶  
和糕吃完了。只見茶博士走進來道。這不是你問的那喬員外  
來了。陳芳出得店門。從東一人騎馬跟隨着十數個青衣。俱是  
軍官打扮。大帽罩甲。也有拿着琵琶胡琴的。也有拿着彈弓氣  
毬的。一路上人俱起立兩邊。這少年揚鞭仰面。甚是氣勢。

春花春草自春風

何論深紅與淺紅

綠幘從來誇董偃

錦堂常是狎秦宮

每嫌資格尊文士

免較勳勞列武功

一曲琵琶登上座

鄧通曾也列侯封

却說陳芳望見喬美來得氣象與往日大不相同。也就不敢攔起那舊日行藏。當官的生理只得走到馬前。用那膝蓋兒一灣。輕輕跪倒稟道。喬老爺小的陳芳來投見了。那喬美在馬上看見陳芳跪在馬前。十分過意不去。忙滾鞍下馬。一手扯起道。陳茂宇何必行此大禮。忙拉入茶館中來。方纔作了揖。陳芳又跪謝了。茶博士慌忙擺上一桌茶食。換一壺新茶伺候。喬美搖搖頭。把左右運道了。纔問寶奴今在何處。陳芳說還在城外飯店裏。喬美即使人擡一頂小轎去迎了家裏來。今日晚間就到府裏。和太太說知。老爺不日將到。管取你一場大大的富貴。牽過

一疋空馬來叫陳芳騎了。先使兩個軍漢送他往家裏吃飯去。喬美自人府去見喬倩女。喬菊姐正在後堂裏彈琵琶。打點下飯迎接。幹離不到家。慶賀筵席哩。見了喬美進來問道。可知老爺幾時到麼。喬美說。只在早晚有中軍接去了。就把陳芳和陳寶兒到了京悄悄說了一遍。依着喬倩女要等老爺到家商議。喬菊姐道。甚麼大事。一個自家的親戚來投。叫他進宅來打點幾件衣服頭面收拾打扮。一二日好叫他見老爺。一時問人生面不熟。進得府來。一脚高一脚低。這陳寶姐平日忠厚。這幾年不在柵欄裏。只怕更村魯了。答應不出話來。還得咱指教他纔好。依着我說。就叫他今晚進府裏來罷。府裏養着多少閑人。何爭他一個。卽時就對太太說了。是山東一個親戚兩姊妹子上。

來投親要見老爺的也是一手好彈唱。叫他給太太磕頭。太太允了。卽時叫人往喬舅爺處快搬了來。只說太太要見他。哩喬美卽時回家去了。却說陳芳騎着馬到了喬美宅子裏。見他高樓大廳。四面垂簾。擺設得桌椅鮮明。往來人役奔走不暇。卽時擺出飯來。中間安一張八仙桌子。都是銀盃牙筯。接酒菓菜十分豐富。家人斟上酒來。恰待舉筋。喬美從外進來。從新又扶了坐安席。坐下一面使人城外去請陳寶姐。陳芳飽餐一頓。也不敢久停。連忙同轎夫出城去了。出得城外飯店裏。笑選了飯錢。陳寶姐上了轎子。陳芳隨着進得喬美宅子裏來。原來喬美新娶了一房妻小。也是營裏擄來的。臨清一個粉頭。叫做劉翠兒。從帥府裏賞賜下來。與喬美成了家。還時常去。答應兩三夜不

得出來聽得陳寶姐到了。連忙迎出來讓進屋去炕上安桌兒。吃了飯看陳寶姐將有三十年紀。生得溫柔典雅。一身粗淡衣服。喬美進來和寶姐見過禮。說道姐姐。這一路風塵。你還在咱家將養二日。好進府裏去見老爺。卽叫渾家連忙放開箱子。取出兩套衣裳。疾忙取出牙梳替陳寶姐梳頭挽髻。喬美陳芳白在外廂去吃酒去了。不題。却說幹離不元帥同元朮大子在山東安撫軍民已定。一路由汴梁來。有汴京文武各官都接百里內外。那劉豫率領軍官太監五十里迎接。隔着半日前哨早到。那時汴京初下。以防有變。金兵十分嚴肅。整隊入城。元朮傳令不許妄殺平民。那百姓纔得安業。把那須驚走的漸漸回城。元朮一到汴京。就親入大內故宮。要在艮岳前扎營。把這須帳房



煖幕張掛在內苑。搜取齊日官人一個也沒有。因宮殿空虛。傳下令來。仰齊王劉暉。選取女子婦人。不論良家教坊。入宮打掃。那知兵馬未到。前衆百姓。怕有選取之事。所有婦女。盡逃出城外。附近州縣。藏躲去了。落下的窮破落戶。又没有好女兒。劉暉慌了。只得把自己的女兒。粧梳齊整。先使十名有顏色的女子。隨着送入宮中。以求幸用。要圖個勳戚國丈。那知劉暉女不其美好。兀朮大怒。將送女太監。穿箭遊營。只留了一夜。把女兒送回來了。只得滿城中。遍選歌妓一百名。進宮洒掃。那得個好的。按下此事不題。却說喬菊姐。先使人將陳寶兒。擡進府去。打扮得粉粧玉琢。和當初一樣嬌美。到了天晚。幹離不送兀朮進了官。回家歇息。一班兒女妓們。都來磕了頭。斟上酒來。同太太炕

這須人彈的彈唱的唱琵琶三粒胡琴羯鼓一弄兒奏起  
唱了一套詞

記神京繁華地舊遊踪正御溝春水溶溶平康巷陌綉鞵  
金勒躍青驄解衣沽酒醉絃管柳綠花紅到如今餘霜鬢  
嗟前事夢魂中但寒烟滿日飛蓬雕闌玉砌空餘三十六  
離宮塞笳驚起暮天雁寂寞西風

卓說幹離元帥因衆妓歌曲飲酒說起四太子兀朮搜括官人  
要選取良家女子一百名入官一時湊不出來那得有個會彈  
唱的服事得來。况王爺帳裏婦女不少就有須顏色的怕選不  
中意太太便說起今日有喬奶奶的親戚從山東來投他要見  
老爺磕頭只說他會彈唱也是教坊裏出身我看他是好個人

見年紀有二十四五歲。生得細細的個身子。只像是二十來歲。好不嫩少哩。幹離不忙叫快請過來相見。那陳寶兒在喬菊姐房裏梳頭勻臉。伺候要見。因他們唱到熱鬧處。悄悄聽他。忽聽一聲叫他來見。少不得做出那幾步引人的腔調。從左手院子裏走出來。嬌嬌滴滴。窈窕婷婷。花朵兒一般。到了跟前。撞燭也似磕下頭去。幹離不一看道：「好個妙人兒。來得正好。但見」

裙拖六幅湘江水，

髻挽巫山一片雲。

貌態止應天上有，

歌聲豈合世間聞。

胸前瑞雪燈前照，

眼底桃花酒半醺。

綠綺隔簾挑不得，

春風人似卓文君。

幹元帥看了一會，不覺淫心欲動。他斗土得机來，假在身邊坐。

下取琵琶叫他。和菊姐合唱。兩人原是熟的。幾年來不得聚首。一個琵琶。一個三絃。又唱了一個金落索。扎曲。

新愁無計除。意中冤孽知何處。鎮日苦熬煎。這離情。誰與我傳一句。恨雲鴻。個個高飛。我爲你怕待理琴書。我爲百事。的無心緒。想當初似水如魚。你無情。負却了海神盟。俺有眼。錯認做荆山玉。終日裏短嘆長吁。大睜着兩眼。跌黃河。強支持弱憊。捱白日。可罷了。我！實實的着迷。痴心腸。淚點兒流不住。

幹元帥大喜。連連斟上酪酥。蒙古老酒。不覺一飲而盡。唱到濃處。撲到懷中。和寶姐一遞一口兒吃酒。用手摸他胸前。只見香滑如玉。這太太看見。先已下炕去了。喬倩女喬菊姐不消說是

久帮襯知趣的，也去了。夜至二更，留陳寶姐陪宿。那一夜，把個幹將軍帥字旗，連敗了二陣。陳寶姐是風月中老手，弄得個元帥喜歡不盡。說我將你進奉與四太子，做我的個幫手罷。你萬萬休忘了我的恩情。那陳寶兒又做出百般的嬌態，把個將軍弄得酥麻了。早晨起來，就賞了兩套錦緞，叫裁縫做徹底衣，粧都照金人婦女打扮弄了。三日用一頂花簾大轎，自己騎馬進與兀朮去了。這陳芳押轎而行，豈不是忽然富貴自天而降。幹將軍到了宮中，見了兀朮，因說有個會彈唱的婦人送來答應。王爺兀朮傳令叫進來。陳寶兒打扮得更是齊整。兀朮甚喜，又賞了兩疋緞子，留下陳芳隨營吃錢糧。和幹離不踢氣球。至晚方散。原來兀朮隨營婦女有三四百人，俱是河北燕京臨濟濟

學榜的良家名妓。這陳寶兒一時間那得就。到得兀朮身邊。到了夜晏。那須常常在前的美人們。人人妬忌。個個爭妍。休說一個陳寶兒。就是王昭君也。叫休不得見面。因此陳寶兒只見得一面。就派在開房裏管縫衣服去了。過了一月。再不得兀朮一見。也是他有幸。該出頭享這一場富貴。忽一日。金兀朮傳劉豫人官賜宴。飲到樂處。要賞齊王名馬一百匹。美女十人。這須衆妓們怕陳寶兒進來得寵。就將他爲首。添上九個平常的。湊了十人之數。兀朮每人賞了兩疋緞子。俱用紅織錦搭着頭。騎上馬。往齊王府裏去了。這陳寶兒也只說道。和在兀朮官裏一樣。那知道。劉豫奉兀朮太子之命。賜的美人。那敢輕待。就和公主招了駙馬一般。又怕是四太子疑他二心。使女子來監守的一樣。

因此不敢不尊。將爲首的陳寶兒立爲官妃。錦袍珠帶金屋銀床和皇后相似。又因沒了嫡夫人就以充正寢。那陳寶兒立時尊奉起來。滿府中俱稱爲娘娘。也是陳寶兒一生心腸極好。雖在烟花有此善報。誰知又有一等小人受福不起。徃徃僥倖得來。肆無忌憚。自家尋起死路來。譬如宋小江老婆苗六兒弄死了南宮吉。又騙了他家的本錢。走上東京投女兒宋秀姐藏躲。又騙了高雲峯五百兩銀子。走回臨清。遇着南宮吉女婿梁才。包了女兒。明當起衙院來。後來金兵大亂。母子們擄在幹離不營裏。喜他妖淫得了寵。遇着兄弟宋二狗腿認了父母。富貴起來。豈不是僥倖若是有福的能享富貴。便當愈加謹慎。誰知小人福過災生。因這金將幹離不領兵去取江南。在淮上養馬鹿。

是半年那宋秀姐喬菊姐一羣積年窠娼如何捱得一夜沒有子弟的那幹離不交不在家中內外男女不甚防閑這太太又不曉得這妓女們淫邪隨着家丁兵將們一處頑耍彼此彈唱或是鬪牌賭錢時常頑到二三更晝夜男女混雜這須娼婦們有甚廉耻把這須家丁們一個個都勾搭上了那一日恰當有事太太不在家中這喬菊姐與宋秀姐卽揀了兩個平日知心會幹的番將叫上樓來白日裏一場好幹就有兩個小廝因叫他不着心中吃醋懷恨在樓下不住的探望恰遇着太太回來慌忙走去稟知太太不信自己上得樓來四人正幹在一處還沒歇手見了太太領着四個番將帶刀上來沒處躲閃赤條條穿中衣不迭太太纔知道兩個娼婦把家法淫亂怕幹將軍回



來說他亂了家法。卽時一條繩子把四人拴了解往刑衙門。每人四十板。一夾棍。娼婦一拶。一百鞭子。遂卽綁上天漢橋市口殺了。擡在萬人坑裏。說得喬美一條繩盤死。只走了苗六兒。宋二狗腿。丟了家事。穿上兩件破衣裳。推作夫妻。兩口搭了個臨清客船。一路養漢。擡着盤纏。還頂補了個烏龜的舊缺。直到了武城縣牛皮巷。找尋那舊房。俱已拆毀。只得進了蝴蝶巷外河巢裏。每日坐房過夜。只掙得三五百錢。二狗腿見了人依舊溜房簷。不敢拱手。明當起那個買賣來了。只是堅牢瓦礫。終難免損傷之禍。憤戰將軍也莫逃陣上之亡。且聽下回分解。